

312.8

I943r

(th)



\*0005608000\*

1

0005608-000

312.8-I943r-(th)

歴代閣僚伝

岩崎徂堂・著

玲文社

増訂版

1934 21版

ABC

この著作物は、著作権者不明のため、著作権法  
第67条の規定に基づき、平成12年3月2日付  
けで文化庁長官の裁定を受け使用するものです。



幣原平和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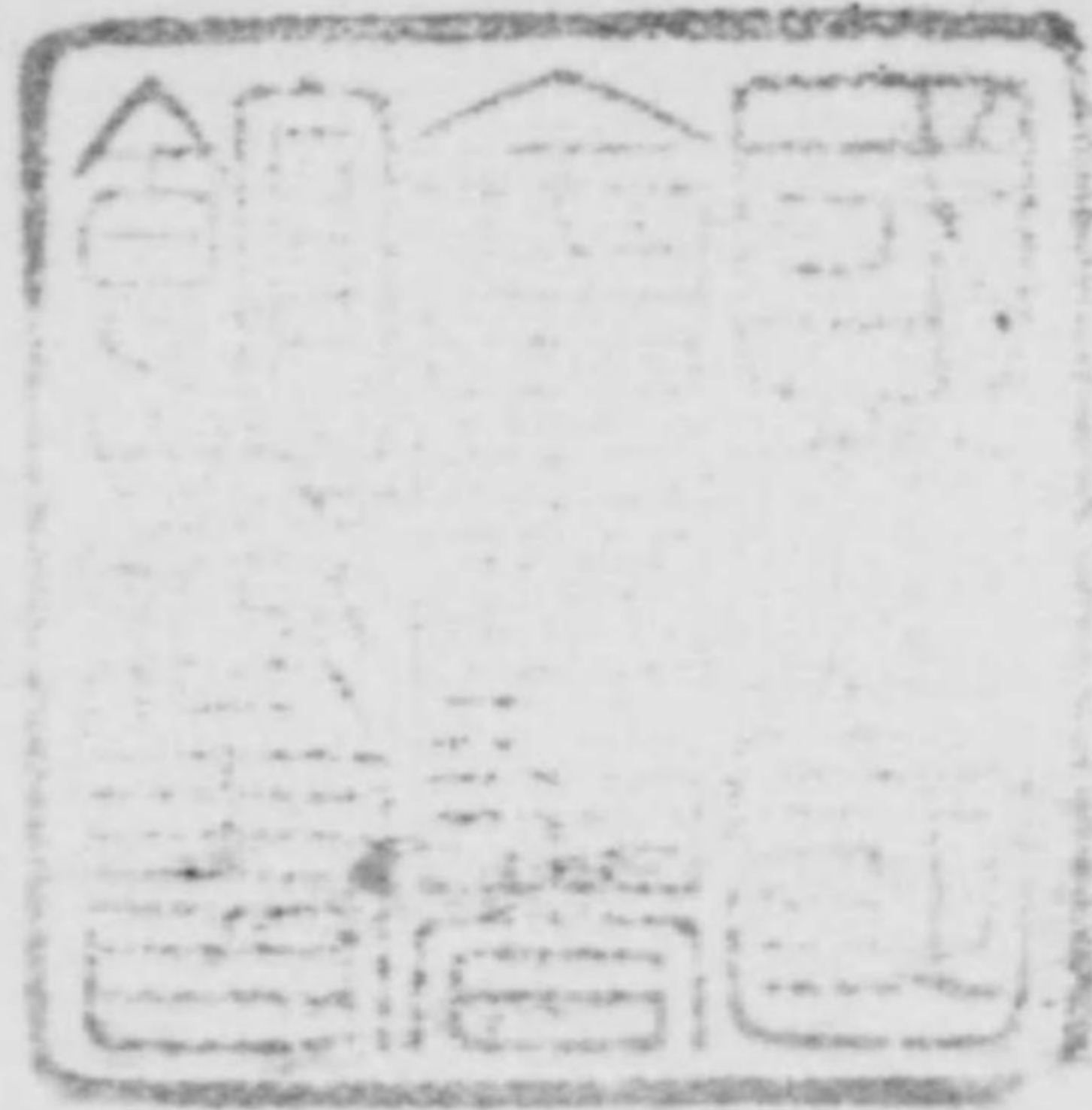


幣原平和財團寄贈

國立國會圖書館



義	正	方	松	吾	奎	浦	清	文	博	藤	伊
信	重	隈	大	望	公	寺	園	朋	有	縣	山
明	高	藤	加	郎	太	桂		隆	清	田	黑



312.8  
I943A  
(th)



501029



大井三井 山條上 巖實馨 板後西山 垣藤郷田 退象從顯 助二從義 品森佐 川野 彌有常 二郎禮民



山本寺高 權內橋 兵正是 衛毅清 加藤原 藤友三郎 敬 田若濱 中規口 義禮雄 一義次幸



己	正	石	大	揚	武	本	榎	助	荒	彌	曾
久	正	田	松	正	顯	川	芳	治	代	己	東
郎	太	堅	子	任	喬	木	大	郎	次	德	西
			金	毅		上	井				



紀	資	山	榊	一	正	山	外	藏	周	木	青
助	之	綱	島	郎	太	源	兒	澄	謙	松	末
光	宗	奧	陸	元	久	方	土	城	千		谷
				慶	二	不	中				



謙敏野河  
 臣種島副  
 範景禮仁  
 新尾濱  
 毅養犬  
 紹茂賀須  
 道信田山  
 廉路小仲  
 郎芳谷阪  
 武兼浦大



實藤齋  
 職長部  
 彦幸瀨楠  
 龍大菊  
 武國邊  
 郎太壽  
 哉康田  
 董菊  
 亨渡  
 六新本  
 林星石



孝純場谷長  
 雄達本山  
 雄行崎尾  
 郎次健田  
 郎德喜木一  
 郎次菊井石  
 定利田前  
 人義田奧  
 造有林  
 平新藤後



助東田平  
 門家田柴  
 養正田堀  
 靖福俊徹  
 村家村東  
 野千岩大  
 一專根白  
 郎太英原松小  
 勝忠海內



久木河 保越野 田安廣 讓綱中 牧謙三 野田土富 仲榮忠時 顯吉造敏 片山 岡縣 岡伊島 直健 溫三郎



松岡高 岡野田 岡敬早 康次 康早 毅苗 本松波大 野多岡 野室野 一敬育 郎致直造 伊野大 集田木 院卯木 彦太遠 吉郎吉





幣原白八郎  
原喜川代  
喜義六郎  
重義六郎

藤市平山  
村來沼內  
義乙一  
朗彦次

江木鈴箕  
木喜浦  
千三勝人  
之郎



荒井松早  
井慶速  
賢四郎  
太郎爾

小川次田  
川竹良千  
平二之助  
吉郎助

岡上井  
市崎  
之邦四郎  
助之



望 月 圭 介 財 村 山 小 松 部 上 本 謙 一 格 二 次 彭 一 郎 町 仙 渡 田 石 邊 忠 千 治 貢 冬



江 勝 岡 木 田 田 翼 計 介 井 原 元 中 上 嘉 田 德 準 嘉 田 五 助 道 肇 一 太 之 成 郎 助 垣 鍊 房 宇 野 原 久



大 角 大 芳  
 秦 田 田 荒  
 前 田 田 鳩  
 吉 謙 澤 芳  
 夫 貞 木 荒  
 郎 一 山 鳩



藤 澤 幾 之 助  
 安 達 謙 藏  
 松 田 源 治  
 小 泉 又 次 郎  
 橋 孫 保  
 小 俣 安  
 田 原 南 櫻  
 中 脩 次 幸  
 隆 次 郎  
 三 郎 雄  
 大 一 種



廣 田 弘 毅  
林 銑 十 郎  
松 本 丞 治



中 島 久 萬 吉  
後 藤 文 夫  
南 弘

河 村 竹 治  
永 井 柳 太  
小 山 松 吉

序

書生／＼と輕蔑するな

未來は博士か大臣か

と唄ふては大道を闊歩する數多の書生さんは、何れも未來の博士大臣を夢み、笈を負ふて郷里を出づるが、其の大願を成就する者果して幾人か、苟くも大臣といふからには、國民の上に立つて天下國家を料理するの大任に與る者、學才識見萬衆

に超越し、奇智才略を縦横無盡に振り廻はす底の手腕と、果斷決行の力に富む一騎當千の傑物であつてこそ、始めて其の地位に立つ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はないか。

彼れ明治以來大正昭和に至る迄、歴代内閣の椅子に座せし諸士、皆當時の逸物と稱へられ、而して又居常言行悉く之れ非凡ならざるはなく、然かも其の間の苦心經營、波瀾重疊、殆んど生死の境を往來して、始めて本望を全ふし得たるもの、又

以て大に味ふべきである。

本書は我國大臣の高位に就かれし諸名士を悉く網羅して、少青年時代の全貌を紹介したので、序てに其の人物の生立、家庭の事情より立身出世の緒を知悉し得るは申す迄もなく、當時の政變世變を窺ふことも出来て感慨無量なる許りか、一面史傳研究の好参考となり他面青年興奮無二の良劑となる。

茲に於てか、著者は一般家庭は勿論、青少年、

教育家も、官公吏も、軍人も將來大希望に燃ゆる  
 あらゆる諸彦に切に本書の一讀を勸める。  
 希くば本書を座右に供して、以て精神修養の資  
 とするあらば、著者の苦心も自ら其の勞を慰する  
 に足るであらう。

四

徂堂 高 敏 識



壯談 歷代閣僚傳

青少年時代編 (目次)

公爵 伊藤博文	………	一
出世に關する世上の辯妄	………	一
父親の失敗に一家離散	………	二
幼くして既に群童を超越す	………	四
伊藤姓を冒したいはれ	………	五
冷飯ぎらひの利助さん	………	六
手習好きの青瓢箪	………	八
恩人來原良藏の感化	………	九
吉田松陰の薰陶を受く	………	二二
濃かなる師弟の情誼	………	二三
木戸孝允の隨員となる	………	二四
成破の盟約と伊藤のお咎	………	二六
壯士的活動のさまざま	………	一八
同士五人が洋行の相談	………	二二
五千兩の金策に苦心す	………	二三
ネビゲーションの祟り	………	二五
航海中難儀のいろいろ	………	二六
赤毛布のしくじり話	………	二八
忽ち變るゼントルマン	………	三〇
タイムスの記事に驚く	………	三一
國事を憂へて急遽歸國	………	三三
葡萄牙人に化けて宿泊	………	三四
英國軍艦で歸國に決す	………	三六
大小を帶して山口に到着	………	三七

御前會議と無法な返答……………三九  
 避難的洋行は御免を蒙る……………四一  
 外國艦隊へ談判の使者……………四三  
 講和の通辯と暗殺の噂……………四四  
 止戦條約と伊藤の折衝……………四五  
 通譯の賞與僅に金十兩……………四七  
 馬關開港説に呪はる……………四九  
 危難を通れた英傑四人……………五三  
 薩長英の三角同盟成る……………五四  
 朝官となつて外人と折衝……………五六  
 公爵 山縣有朋……………五八  
 軒傾ける茅屋に呱呱の聲……………五八  
 一村切つての餓鬼大將……………六〇  
 想起す阿武川の礫合戦……………六一

諒解ある祖母の訓言……………六三  
 雪辱の決心に憤然蹶起……………六五  
 苦學して文武の道を勵む……………六七  
 形勢偵察に京都へ上る……………六八  
 九州各藩の情勢を探る……………七〇  
 藩主出迎への爲出府す……………七三  
 勤王黨の爲に畫策奔走……………七五  
 山縣の建白と馬關の攘夷戦……………七六  
 敵艦飛來して彼を傷く……………八〇  
 諸隊解散の命令を拒む……………八一  
 五卿を具して長府に向ふ……………八三  
 剃髮して素狂と號す……………八四  
 國事奔走と彼の風流……………八五  
 公爵 大山 巖……………八八

非凡な記憶力と讀書好き……………八八  
 大西郷の與へたる薰化……………九〇  
 英艦砲撃と彌助の奇策……………九一  
 江川太郎左衛門の感化……………九二  
 薩長の握手に代表者……………九三  
 鳥羽の戦ひに夜襲の策……………九四  
 剛勇の伊地知恐れ入る……………九五  
 其の名を諸藩に知らる……………九八  
 普佛戦争の觀戰武官……………九九  
 巖の由來と瀑見物……………一〇〇  
 公爵 三條實美……………一〇三  
 公の祖先と幼時の民家預け……………一〇三  
 一流の學者名人を聘して家庭教育……………一〇三  
 勅を奉じ父を塾居に訪ふ……………一〇五

侯爵 井上馨……………一〇八  
 朝廷の爲に屢危地を奔走……………一〇五  
 七卿落と道中の苦行……………一〇七  
 質素勤儉なる彼の家庭……………一〇九  
 嚴格極まる父親の教養……………一一〇  
 窮屈な養家の神佛祈願……………一一一  
 文武の修業と君側の警護……………一一二  
 一風かほつた攘夷論者……………一一五  
 夷人斬殺を斷行する相談……………一一七  
 士藏相模で密議を凝らす……………一二八  
 借金を申込んで大目玉……………一二九  
 奇策を案じて金五拾兩……………一三一  
 井上の機智で又五十兩……………一三三  
 破天荒なる喧嘩仲裁策……………一三五



勅使の諭示に暴挙中止……………一三六  
 伊藤博文と一心同體……………一三八  
 最も誇ある歴史と遭難……………一三九  
 疵を縫ふこと五十幾針……………一三三  
 寢食を忘れて俸の看護……………一三四  
 藝妓の記念で一命を拾ふ……………一三五  
 入牢申附られ切腹の覺悟……………一三七  
 座敷牢から救出された……………一三九  
 博突に負けて一文無し……………一四二  
 伯爵 板垣退助……………一四五  
 温厚な父と貞淑なる母……………一四五  
 姉の晴着を乞食に與ふ……………一四六  
 敬服すべき母堂の教訓……………一四九  
 幼にして自尊心に富む……………一五〇

大人を驚かした彼の機智……………一五二  
 腕白時代悪戯の數々……………一五三  
 世に珍らしき賢い繼母……………一五六  
 活躍の舞臺が開展された……………一五六  
 伯爵 後藤象次郎……………一五七  
 蛇と蕪との投付け合ひ……………一五八  
 不運の孤兒伯父の虐待……………一五九  
 四斗儀對手に角力の稽古……………一六〇  
 十六歳にして妻を娶る……………一六一  
 叔父と共に江戸に上る……………一六二  
 二里餘の山路を通學す……………一六三  
 郡奉行は青二才の小伴……………一六四  
 侯爵 西郷從道……………一六六

武術の稽古と腹釣の夜學……………一六六  
 若狭守夜討の仲間入り……………一六八  
 母の細心と堪忍の訓諭……………一六九  
 侯の兄弟と其姉妹……………一七〇  
 文武兩道の研究に熱中……………一七一  
 鳥羽の戦ひ銃創危き一命……………一七一  
 伯爵 山田顯義……………一七三  
 早くも王政復古の機運を看破す……………一七三  
 山田の快腕に感服した西郷……………一七三  
 子爵 品川彌二郎……………一七五  
 一粒種と父母の教訓振り……………一七五  
 佐々木翁と吉田松陰に學ぶ……………一七六  
 彼が詩吟に長ぜる所以……………一七七

尊王攘夷で大車輪……………一七八  
 トコトンヤレ節の作者とは……………一八〇  
 隊兵の暴發に謹慎の後赦免……………一八〇  
 江藤新平に苦諫と謡曲七鬼落……………一八一  
 熊本籠城中女文字の善戯……………一八三  
 伯爵 黒田清隆……………一八四  
 生家は赤貧洗ふが如し……………一八五  
 貧乏しても五兩位の金はある……………一八六  
 子爵 森 有 禮……………一八七  
 南洲の死地は森の生地……………一八八  
 温厚な父と男まさりの母……………一八八  
 母の教育と先輩の感化……………一八九  
 宜しきを得たる長兄の訓育……………一九〇

時勢の刺戟洋學の修業……………一九一  
 徹夜の苦學と洋行の決心……………一九二  
 名は使ひ其實は洋行……………一九四  
 廢刀論は彼の偉業……………一九五  
 未曾有の結婚式と約條……………一九五  
 伯爵 佐野常民……………一九七  
 少にして俊秀の譽れ高し……………一九八  
 政治家の伴で醫者の婿……………一九九  
 九死に一生を得たる喜び……………二〇一  
 四人の新智識を推薦す……………二〇二  
 日本最初の汽車と汽船……………二〇三  
 國家に貢獻せる彼の功績……………二〇五  
 伯爵 清浦奎吾……………二〇六

貧乏人の伴は下駄屋の丁稚……………二〇六  
 淡窓の塾で漢籍稽古の他は獨學……………二〇七  
 東海道テク／＼浦和に落着く……………二〇八  
 食客から月五圓の小學教員……………二〇九  
 埼玉縣の出仕が出世の端緒……………二一〇  
 子爵 青木周藏……………二一一  
 チヨン齋姿で洋行の魁……………二一二  
 醫學の留學に筋違ひの法政研究……………二二三  
 机上に醫書一冊でマンマと胡麻化し……………二二四  
 子爵 末松謙澄……………二二五  
 彼の父祖と其功績……………二二五  
 村人より神童と唄はる……………二二六  
 幼にして獨立自負の心強し……………二二七

村山佛山の門に就いて漢學の稽古……………二一八  
 十四歳大志を抱いて都に上る……………二一八  
 師範校を放逐され新聞に投書……………二一九  
 馬車中の伊藤に見出さる……………二二〇  
 櫻痴居士の紹介で伊藤に會見……………二二一  
 養子を斷ると娘を嫁に押し付らる……………二二三  
 書記生見習後には大學に……………二二三  
 子爵 谷 干城……………二三四  
 谷家の父祖と逸歴一斑……………二三五  
 夫婦共稼ぎで貧しき生活……………二三五  
 武道の稽古に嚴禁の内規……………二三六  
 江戸に上りて安井息軒の門に入る……………二三七  
 父の見立てた賢夫人……………二三八  
 伯爵 西園寺公望……………二三〇

三歳にして既に從五位下……………二三〇  
 九歳にして右近衛少將……………二三一  
 西園寺は琵琶の宗家……………二二三  
 群書を涉獵し識見を拓く……………二三四  
 説く所斯くの如く卓抜……………二三五  
 紅蘭女史に尻古まさる……………二三六  
 公平無私の立派な態度……………二三八  
 二十歳にして鎮撫總督……………二四〇  
 陣中でも暇あれば讀書……………二四一  
 洋行の一念に官を辭す……………二四二  
 魚の下から藝妓の手紙……………二四三  
 平民的氣分のあらはれ……………二四五  
 危なかつた大村訪問……………二四六  
 外山正一……………二四八

生粹の江戸ッ兒氣質：……………二四八  
 幼名のいはれと彼の勉強：……………二四九  
 十六歳にして開成所の教授：……………二五一  
 年二十にして英國に留學：……………二五三  
 維新政變の爲一行歸朝す：……………二五四  
 辨務使と共に米國に赴任す：……………二五六  
 ミシガン大學の選科生となる：……………二五七  
 二十九歳で大學の教授：……………二五八  
**子爵 兒玉源太郎**……………二五九  
 父は反對派に陥れらる：……………二六〇  
 父の悶死と義兄の入婿：……………二六一  
 正義派の義兄暗殺さる：……………二六三  
 アワヤ群童を斬らんとす：……………二六四  
 懇に諭す蕃根先生の情：……………二六七

**公爵 桂 太郎**

兒玉の家に瑞雲棚引く：……………二六九  
 初陣に於ける彼の膽力：……………二七〇  
 母が勇ましい臆の言葉：……………二七一  
 五稜廓の戦に彼の機智：……………二七二  
 脱隊兵鎮撫の爲め召還：……………二七六  
 空前絶後の異數な陸進：……………二七七  
 門閥高き桂家の系圖：……………二七九  
 父親の性格と兒童教育法：……………二八一  
 小さな頭腦へ深き印象：……………二八二  
 惡太郎時代と私塾入門：……………二八三  
 藤田與次郎右衛門の感化：……………二八五  
 此の母にして此の子あり：……………二八六  
 十三歳で西洋訓練の鼓手：……………二八九

十七歳にして中隊長：……………二九〇  
 銃隊の目覺ましき奮戦：……………二九二  
 西郷と會見襟袢の視察：……………二九四  
 勅諭を拜して急ぎ歸國：……………二九六  
 刺客生擒りの大手柄：……………二九八  
 再度上京して至尊に拜謁：……………二九九  
 鳥羽伏見の戦に戦況視察：……………三〇一  
 援兵の増派を依頼の使者：……………三〇二  
 洋行の當て事が外れた：……………三〇四  
 中隊長絶對服従を命ず：……………三〇七  
 戦功により祿二百五十石：……………三〇八  
 外國語學所を中途退學：……………三〇九  
 私費を以て三年半の留學：……………三一三  
 始めて陸軍大尉となる：……………三一四

**侯爵 松方正義**

維新以前に於ける彼の行動：……………三二七  
 才智と手腕を世に認めらる：……………三二八  
 我國財政のオースリチー：……………三二九  
 紙幣整理と日本銀行創立：……………三三〇  
**伯爵 土方久元**……………三三三  
 遊學の目的で江戸に上る：……………三三三  
 學者の門を叩き意見を聞く：……………三三三  
 息軒の主張を論難攻撃す：……………三三四  
 大橋訥庵が氣に入つた：……………三三五  
 藩主塾居と聞いて大に憤る：……………三三七  
 佐幕派を斬つて藩論一變す：……………三三八  
 七卿の供をして長州に向ふ：……………三三九  
 騒ぎを他所に船中で高駢：……………三三〇

三條の股肱となり東奔西走  
諸卿の爲めに盡すこと六年  
判事で南町奉行の後を襲ぐ  
： 三三三  
： 三三三  
： 三三四

子爵 田中不二麿  
毎日三回足利の像を鞭つ  
田中を見込んだ今小町の戀  
昨日にかはる今日の榮華  
超スピードで官位累進す  
： 三三六  
： 三三七  
： 三三八  
： 三三八

侯爵 大隈重信  
母親一人の善美な庭訓  
嚴正なる放任主義の薫陶  
佐賀藩に於ける過酷の掟  
大義名分の思想を養ふ  
蘭學生として長崎に派遣  
： 三三九  
： 三四〇  
： 三四一  
： 三四二  
： 三四三  
： 三四四

僚友を授くる任侠的氣風  
藩吏に疎まれて選に漏る  
時非にして壯志を挫かる  
明快なる彼の尊王倒幕主義  
諸種の猷策と非凡の識見  
奮然として副島と共に脱藩  
謹慎を命ぜられ親類預け  
大病に罹つて計畫は水の泡  
歐米留學の勸告を拒絶す  
出府して幕府の實情を探る  
捕はれる覺悟で急ぎ歸藩  
閑叟の優柔遂に時機を失す  
長崎で幕臣遁走後の跡始末  
面倒なる外交問題の突發  
外國公使と談判の重任  
： 三四五  
： 三四六  
： 三四七  
： 三四九  
： 三五〇  
： 三五二  
： 三五三  
： 三五四  
： 三五五  
： 三五六  
： 三五七  
： 三五九  
： 三六〇  
： 三六一  
： 三六三  
： 三六四

耶蘇教問題に就て大論判  
怒るパークスと笑ふ大隈  
新日本の人物試験に及第す  
字は祐筆に書かせます  
： 三六六  
： 三六七  
： 三六九  
： 三七〇

伯爵 樺山資紀  
初陣の奮戦に英軍を走らす  
使命を全うしたる彼の膽勇  
戊辰の戦に著るしき勳功  
參謀長の一言千鈞の重み  
： 三七二  
： 三七三  
： 三七四  
： 三七四

子爵 高島鞞之助  
英敏卓識の名藩中に高し  
深創を裏んで直ぐ様奮戦  
西南戦役に殊功を立つ  
彼の出世は堪忍の賜物  
： 三七五  
： 三七七  
： 三七八  
： 三七八

伯爵 陸奥宗光  
高い門閥と偉い父君  
義に勇んで 禍 其身に及ぶ  
侯者の讒に遭うて幽閉の身  
父を驚かした神童の奇才  
一家の再興に幼心を勞す  
放蕩の果てが破門の憂目  
乞食姿で外科醫に強談判  
小二郎の艶福ものがたり  
女郎の情けで二十兩の旅費  
坂本龍馬の知遇を得た  
神戸の海軍操練局に入る  
難を避けて伏見に隠る  
博徒の娘とうれい仲  
： 三七九  
： 三八〇  
： 三八二  
： 三八四  
： 三八六  
： 三八八  
： 三九一  
： 三九三  
： 三九五  
： 三九七  
： 三九九  
： 四〇〇  
： 四〇一

坂本に招かれて兵庫へ向ふ……………四〇二  
 些細な事から海軍所解散……………四〇四  
 龍馬の股肱となつて働く……………四〇五  
 父兄幽閉の報に切齒扼腕……………四〇七  
 小二郎の剛壯龍馬の襟度……………四〇八  
 活躍の本舞臺は開かれた……………四一〇  
 好機を捉へて登龍門を開く……………四一一  
 子爵 曾禰荒助……………四一三  
 洋行中の笑劇鰻掬ひの巻……………四一三  
 三たび大臣となり遂に統監……………四一四  
 伯爵 伊東巳代治……………四一五  
 彼が旗揚の決心と當時の感情……………四一六  
 神戸で外人のボーイとなる……………四一七  
 才略に任せた小刀細工の報……………四一七

嘲つた徒輩と嘲られた彼……………四一八  
 ご飯の種に新聞の原稿書き……………四一九  
 巳代治とおみよの周章狼狽……………四二〇  
 親分のお蔭で見るく出世……………四二三  
 男爵 西徳次郎……………四二四  
 出世したのは閨閥のお蔭……………四二四  
 若い時には全くの不行儀者……………四二五  
 子爵 榎本武揚……………四二六  
 軍艦の註文に和蘭へ赴く……………四二六  
 彼の恭順説遂に容れられず……………四二七  
 官軍を驚嘆せしめた其の軍略……………四二八  
 戦に勝つて蝦夷地の總裁……………四三〇  
 陣中に於ける武將の美談……………四三一  
 降服入獄と赦免任官……………四三二

伯爵 芳川顯正……………四三三  
 親は藍商人にするつもり……………四三三  
 三年の間手習と算盤ばかり……………四三五  
 讀書を教はる宿望が達した……………四三六  
 父は教育の方針を一變した……………四三六  
 城下に出でて修學に勵む……………四三六  
 學資が絶えて仕方なく養子……………四三九  
 醫者などは彼の志望でない……………四四〇  
 老儒者と青二才との激論……………四四一  
 始めて長崎に遊び病に罹る……………四四三  
 二度目の長崎遊學時代……………四四四  
 筆耕の内職で洋學修業……………四四四  
 大臣となること前後七回……………四四五  
 伯爵 大木喬任……………四四七

色男を氣取つて却々強い……………四四七  
 先輩を驚かした少時の著作……………四四八  
 欺かれて却つて發奮興起……………四四九  
 子爵 井上 毅……………四五〇  
 實に不思議な神童の幼時……………四五〇  
 籠の火で車胤もどきの勉學……………四五二  
 孝養を盡しつゝ藩校に學ぶ……………四五二  
 藩公より稀有の褒詞を受く……………四五四  
 横井小楠の豫言は當つた……………四五五  
 友と困厄を別つ彼の美德……………四五五  
 中江兆民井上を評して曰く……………四五七  
 大石正己……………四五八  
 教員をやめて政黨生活へ……………四五八  
 防殺事件で其名を知らる……………四五九

男爵 松田正久

方角達の修業に歸朝の嚴命  
官を罷めて政黨に加盟す  
教頭から縣會議長となる  
眞に是れ模範的の政治家

子爵 金子堅太郎

武道の薰陶を祖父に受く  
文事に熱心なる父の指導  
悴を激勵する母堂の書狀  
孝の終りを全うし得たり

伯爵 林 董

父は一風變つた有名な醫者  
眞に感すべき母の教訓法

十七歳にして英國に留學  
官軍に降服赦免の後就官

星 亨

彼の素性は果して如何  
賢母の胎内に巨人の卵  
金創や梅毒の膏藥賣り  
醫者を志望し再び横濱へ  
持てあました我儘者  
行方不明となつて大騒ぎ  
蛇は寸にして人を呑むの概  
英語を學んで商館の書記  
大阪へ行つて英語の教授  
陸奥宗光の師匠となる  
紀州藩主の無禮を怒る

男爵 石本新六

流石は陸奥宗光の炯眼  
遂に我を折つて仕官す  
正しい温かい家庭の人  
陸奥のお蔭で英國留學

男爵 菊池大麓

どの學校でも首席で卒業  
通譯の間違で川へザンブリ  
目ざましき其の躍進振り

子爵 渡邊國武

幼時の教育は放任主義  
劍橋大學に於ける最優等生  
學界に盡した彼の功績

侯爵 小村壽太郎

讀書に依つて發憤啓發す  
藩兵を統率して親衛に當る  
大久保内務卿に拔擢せらる  
天孫降下の地に生を享く  
弱い身體に優れた頭腦  
學問修業に長崎へ赴く  
貢進生として大學に入る  
開成學校時代に於ける逸話  
二十歳にして米國へ留學  
粹に碎けた常識的の裁判  
大悟一番不遇の地位を忍ぶ  
氣の毒千萬な彼の窮境  
貧に處する麗はしき舉措

伯樂あつて千里の馬あり：：：：：五二九

伯爵 内田康哉：：：：：五三一

幾何學は級中第一の成績：：：：：五二二

文武兩道を心得たゴム人形：：：：：五二三

小村に認められた彼の手腕：：：：：五二三

子爵 齋藤實：：：：：五二四

父の爲せし嚴格な家庭教育：：：：：五二四

倅の海軍志願に親は反對：：：：：五二五

有志が折角の奔走も効なし：：：：：五二六

何うしても兩親が承知せぬ：：：：：五二七

縣知事を煩はして漸と承諾：：：：：五二九

彼は遂に其志を大成したり：：：：：五二九

子爵 岡部長職：：：：：五三一

彼は大政奉還の先覺者：：：：：五三一

殿様には珍しい活動家：：：：：五三二

楠瀬幸彦：：：：：五三三

學生時代はテイトく：：：：：五三三

長閑の疲弊で彼は出世：：：：：五三四

仲小路廉：：：：：五三五

双璧と謳はれた秀才の兄弟弟：：：：：五三六

司法官増俸問題で大に戦ふ：：：：：五三七

男爵 阪谷芳郎：：：：：五三八

賢母の徳風に教化せらる：：：：：五三九

第一に選ばれた藩の秀才：：：：：五四〇

婿選びに及第した好運兒：：：：：五四一

伯爵 加藤高明：：：：：五四二

足輕の次男に大正の太閤：：：：：五四三

父に代つて祖父に仕ふ：：：：：五四四

加藤家の養嗣子となる：：：：：五四四

東都遊學の念禁する能はず：：：：：五四五

叔父の盡力で初志を貫く：：：：：五四六

ムツツリ屋で詩吟の名人：：：：：五四七

大學時代特性のいろく：：：：：五四八

首席で卒業し三菱へ入る：：：：：五四九

俊才を認められ英國留學：：：：：五五〇

遂に我を折つて三菱の女婿：：：：：五五一

昨日に變る今日の豪勢：：：：：五五二

三菱を出て官途に就く：：：：：五五三

鯉は龍門に向つて進み行く：：：：：五五四

子爵 大浦兼武：：：：：五五五

大浦家は薩摩藩の陪臣：：：：：五五六

薩州人のスパルタ式教育：：：：：五五七

武技を勵み文事に勉む：：：：：五五八

感するに餘りある彼の母堂：：：：：五五九

領主久治の感化を受く：：：：：五六〇

遷卒小頭が出世の緒：：：：：五六一

子爵 濱尾新：：：：：五六三

拔擢された有爲の青年：：：：：五六三

初期の洋行歸りが出世の因：：：：：五六四

犬養毅：：：：：五六六

十四歳にして父を喪ふ：：：：：五六六

自活の爲に寺小屋を開く：：：：：五六七

志を立て、江戸に上る：：：：：五六八

窮すれども一向通ぜず：：：：：五六九

原稿料で慶應義塾に入る：：：：：五七〇  
 學問を抛つて従軍記者：：：：：五七二  
 戦地の活躍と生きた通信：：：：：五七三  
 軍人志願と谷將軍の懇諭：：：：：五七四  
 報知と別れ翻譯文の添削：：：：：五七六  
 義塾をやめて新聞創刊：：：：：五七七  
 塾中で平民のあはれ者：：：：：五七八  
 堂々たる報知の論説記者：：：：：五七九  
 朝野新聞に盡す事八年：：：：：五八〇  
 朝野は没落し民報は廢刊：：：：：五八一  
 侯爵 蜂須賀茂韶：：：：：五八二  
 由緒ある家系と祖先の戦功：：：：：五八三  
 征長の不可なる旨を献言す：：：：：五八四  
 領民の言に聴き内政の刷新：：：：：五八五

ハイカラ殿様大に持てた：：：：：五八六  
 伯爵 山本權兵衛：：：：：五八七  
 父の施せるスパルタ式教育：：：：：五八八  
 機智を發露した喧嘩の仲裁：：：：：五八九  
 糞尿の賣溜金で慰勞の宴會：：：：：五九〇  
 校長を征伐した痛快な喜劇：：：：：五九一  
 小僧の爲に仇を報じた物語：：：：：五九三  
 女郎屋の二階に田舎風の女：：：：：五九四  
 電光石火的に初物の占領：：：：：五九五  
 世にありふれた身賣の経緯：：：：：五九六  
 登喜女連出しの劇的シーン：：：：：五九七  
 四十圓遣つて芽目度く嫁御：：：：：五九八  
 將官の一言に深く反省す：：：：：六〇〇  
 男爵 山田信道：：：：：六〇一

彼れの幼名と國典の熱究：：：：：六〇一  
 幕府から五年拘禁の苦學：：：：：六〇二  
 硬骨が禍して左遷せらる：：：：：六〇三  
 又も牢獄六ヶ年と獄中奇談：：：：：六〇三  
 子爵 河野敏謙：：：：：六〇四  
 其の節を變ぜざる尊王論者：：：：：六〇四  
 同盟を作つた罪で投獄さる：：：：：六〇五  
 江藤新平一味徒黨の裁判長：：：：：六〇六  
 西南戰爭後四萬三千人の判決：：：：：六〇七  
 伯爵 副島種臣：：：：：六〇八  
 幼い時から學問が好き：：：：：六〇九  
 粗末な食物で學業を勵む：：：：：六〇九  
 藩から皇學修業を命ぜらる：：：：：六一〇  
 記憶力に富んだ其の一例：：：：：六一一

食ふ物を節して書物を買ふ：：：：：六一二  
 維新後に於ける其出世振り：：：：：六一三  
 子爵 仁禮景範：：：：：六一四  
 維新の政變には蔭の勇士：：：：：六一四  
 我が海軍の創設に貢献した：：：：：六一五  
 謀を帷幄のうちに運らす：：：：：六一六  
 男爵 白根專一：：：：：六一七  
 王事に奔走して維新後任官：：：：：六一七  
 好色家で金錢には淡泊な人：：：：：六一八  
 内海忠勝：：：：：六一九  
 尊王攘夷の主唱と宣徳隊：：：：：六二〇  
 維新後の彼れと官吏生活入り：：：：：六二〇  
 小松原英太郎：：：：：六二一



幼時太閤記が無二の愛讀書……………六二二

漢學を棄て、英語を勉強す……………六二三

盟約を立て、氣節を砥礪す……………六二三

藩費時代不眠不休の勉學……………六二四

無益の洋學が有益に早變り……………六二六

評論新聞社の編輯長となる……………六二七

意外にも西郷黨の機軸雜誌……………六二八

新聞紙條例に觸れ禁獄二年……………六二九

心身を讀書と修養に傾注す……………六三〇

出獄して山陽新報を創刊す……………六三二

歐米視察を志し官途に就く……………六三三

子爵野村靖……………六三四

品川と共に松下村塾の双璧……………六三五

十八歳の時に既に國事に盡す……………六三五

男爵千家尊福……………六三七

其の名も高き日本一の舊家……………六三七

出雲國造の職掌が變更さる……………六三八

嘉永以後屢次祈禱の勅命……………六三九

神様の權化から夕ダの人間……………六四〇

男爵岩村通俊……………六四二

西南戰役當時の鹿兒島縣令……………六四二

兄弟同時に男爵を賜はる……………六四三

大東義徹……………六四四

父に就て劍道の朝稽古……………六四五

早くも海外に着眼遂に洋行……………六四六

西郷に與みしたとあつて投獄せらる……………六四六

伯爵寺内正毅……………六四七

頗る義氣に富んだ餓鬼大將……………六四八

何事にも其の特性を發揮す……………六四九

御指隊に入りて文武を勵む……………六五〇

第一教導隊を卒業して任官……………六五一

留學を熱望して休職を強請……………六五二

素志を達する見込は絶えた……………六五三

復職して士官學校の一幹部……………六五四

征討軍に加はり戦線に出た……………六五五

敵壘に突進して彈丸に傷く……………六五六

武人金錢を愛する勿れ主義……………六五八

伯爵平田東助……………六五九

成長を危まれた幼時の虚弱……………六五九

父に隨つて修學の爲め上京……………六六〇

幕末騒擾に災されて歸藩す……………六六一

柴田家門……………六七六

洋學修業の建議書採納さる……………六六三

大學南校に入り英學を修む……………六六四

少舎長に任ぜられて大阪へ……………六六五

學制改革を主宰者に強請す……………六六六

舎長の職を辭して南校を退く……………六六七

露語研究に志した彼の眞意……………六六八

北門鎖鑰論と露國留學懇請……………六七〇

先輩の忠告で留學地を變更……………六七二

恩師の一言は彼が終生の箴……………六七二

品川子の高義で恙なく歸朝……………六七四

賣口遠かりし平田ドクトル……………六七五

田中義一と同塾に學んだ……………六七七

活きた學問と身體の鍛練……………六七八

日本の將來を憂ふる大見識……………六七九

藩公の學僕に召されて上京……………六八一

支那行の前提に先づ長崎へ……………六八二

頼る人なく福岡へ引返す……………六八三

心機一轉して大學に入る……………六八四

子爵 堀田正養……………六八五

小さいながらも城持の大名……………六八六

陰謀家で虚名を得るに汲々……………六八六

勤王の浪士に無形の後援者……………六八八

子爵 加藤友三郎……………六八九

樸直剛毅の父と女丈夫の母……………六八九

勝気で強情な友公時代……………六九〇

優秀の成績で兵學校卒業……………六九三

首相となるまでの閱歷……………六九四

男爵 奥田義人……………六九五

上京して大學豫備門に入る……………六九五

試験に病缺して苦悶懊惱……………六九六

江木博士には一步を譲つた……………六九七

友情の厚きに敬服せらる……………六九九

舎監虐めの悪戯手段三つ……………七〇〇

紺袋組と白足袋組の反目……………七〇一

退學處分を受けた事件の顛末……………七〇三

不平が勃發して大變な亂暴……………七〇四

有名な奥田義人の畢丸演說……………七〇五

退校處分と全國學校入學禁止……………七〇六

師弟愛の深き加藤總長の涙……………七〇七

伊藤の炯眼能く奥田を觀た……………七〇八

高橋是清……………七一〇

彼の出世は養祖母薫陶の賜……………七二〇

寺奉公をやめて横濱へ留學……………七二一

隨行員として渡米を許さる……………七二二

冷血漢の米人少年を酷使す……………七二三

奴隸に賣られて憂き艱難……………七二五

歸朝して汗粉屋樓上に潜伏……………七二六

大學小教授から再び學生へ……………七二七

官に就いて大臣となるまで……………七二八

林 有造……………七二九

明治初年に於ける彼の策動……………七三〇

舉兵の陰謀發覺して捕はる……………七三一

波瀾多き彼の政治的生活……………七三三

伯爵 後藤新平……………七三四

父親の人物と貧しい家庭……………七三四

健氣なる母親が内助の功……………七三五

學藝腕白共に群を抜く……………七三六

家運逆轉して後藤は給仕……………七三七

少年時代から斯る勉強振り……………七三八

私は屹度參議になります……………七三九

安場に知られた俊才の好運……………七四〇

青雲の志を抱いて上京す……………七四一

書生に入つて散々虐使さる……………七四二

半煮飯の妙案に主人降參……………七四三

朝敵の子と言はれて大喧嘩……………七四四

恨を呑んで悄然故郷に歸る……………七四五

舊恩に酬うる美はしい情誼……………七四六

僕は醫者になるのはいやだ……………七四七

恩人に叱られて一旦歸郷す……………七四八

苦しい中から慈愛の親心……………七四九

無鐵砲な上京を止められた： 七四一  
 醫學校時代の猛烈な勉強： 七四二  
 ほんとの文字通りの貧書生： 七四三  
 舎長になれとの交渉に應ず： 七四四  
 生徒取締りとなつて月給三圓： 七四五  
 年長者取締りの妙策を案出： 七四六  
 舎長のボロ袴には困ります： 七四七  
 やつと納めた時計と羽織袴： 七四八  
 二十歳で卒業名古屋病院へ： 七五〇  
 驚くべき速力の出世振り： 七五一  
 職を賭して板垣の診療に： 七五二  
 若い病院長に呆れた壯士連： 七五三  
 後藤の診断に安堵した板垣： 七五四  
 醫者にしておくのは借しい： 七五五  
 名古屋で洋學の勉強に熱中： 七五六

男爵 田健次郎

裁判醫學に興味を起す： 七五七  
 後藤の引張風に外人の談判： 七五九  
 若き院長殿の快腕を見よ： 七六〇  
 眞似の出来ない二つの天分： 七六一  
 建議書が因で中央政府へ： 七六二  
 地租改正條例と百姓一揆： 七六四  
 鎮壓隊の組織で男をあけた： 七六五  
 腕の冴えたる青年警務長： 七六六  
 保安條例發布と横濱の混雑： 七六七  
 山縣内務大臣に膝詰談判： 七六九  
 偽計を弄して憲兵を追拂ふ： 七七〇  
 怪傑と寧馨兒の意氣投合： 七七一  
 一木喜徳郎： 七七三

報徳宗の家に生れた麒麟兒： 七七三  
 生真面目だが融通の利く男： 七七四  
 『法令豫算論』の甚大な反響： 七七六  
 彼の講義は悉く金玉の文字： 七七七  
 郡制廢止反對論で大臣格： 七七八  
 子爵 石井菊次郎： 七七九  
 金が欲しさに夫人を代へた： 七八九  
 立派に出世した同窓の人々： 七八〇  
 北京に於て發揮せる快手腕： 七八一  
 次官で男爵大臣となり子爵： 七八三  
 子爵 前田利定： 七八四  
 法學士陸軍中尉で二度大臣： 七八四  
 美辭佳句を連ねた演説振り： 七八五  
 原 敬： 七八六

幼より平民主義平和主義： 七八六  
 紋付に袴の洒落れた服装： 七八八  
 氣丈な母親の性質を遺傳す： 七八九  
 自修的と注入的の兩面教育： 七九一  
 斷然養子の懇望を斥く： 七九三  
 硬軟兼ね備ふる其の性格： 七九四  
 十六歳にして東都に遊學： 七九六  
 原家の境遇と彼の覺悟： 七九七  
 共勸義塾に入り英語の勉強： 七九九  
 學資の杜絶と實家の不運： 八〇〇  
 一日の下宿料二錢五厘： 八〇一  
 學僕となつて佛語修習： 八〇二  
 合格者百人中の第二位： 八〇三  
 法學校生時代の彼の操行： 八〇五  
 大試験には必ず名譽の成績： 八〇六

賄問題の發端は飯の不足……………八〇七  
 原に負けて校長顔色なし……………八〇八  
 退校處分は却つて大幸福……………八二〇  
 月給二十圓で郵便報知記者……………八二一  
 上局の無識を心に笑ふ……………八二二  
 原と藝者芳松との戀物語……………八二三  
 櫻痴の推薦で大東日報主筆……………八二六  
 社員一同主筆に敬服した……………八二七  
 官界に入つて間もなく領事……………八二八  
 長谷場純孝……………八一九  
 譽められた秀才が賊軍の將……………八二〇  
 代議士から大臣になるまで……………八三三  
 男爵 山本達雄……………八三三  
 郷に先覺者なき彼の生地……………八三三

機智に富める大の腕白者……………八三三  
 艱難と戦ひ苦學する事三年……………八三四  
 逆境に立つも勉學を怠らず……………八三五  
 教頭の地位を抛つて三菱へ……………八三六  
 トントン拍子の立身出世……………八三七  
 不明を悔いた一婦人の話……………八三八  
 尾崎行雄……………八三九  
 父は世に聞えた勤王家の出……………八四〇  
 體力を鍛へる爲めに寒稽古……………八四一  
 臆病未練な奴ツと叱られて……………八四二  
 心を籠めたる武士的の訓戒……………八四三  
 高崎の誇たる英學塾に入る……………八四四  
 父親の教育は個性尊重主義……………八四五  
 あの高慢振つた面がにくい……………八五六

沈黙主義で慶應義塾へ入る……………八三七  
 用事の外には斷然物言はぬ……………八三八  
 畏怖心は一變して驕慢の心……………八三九  
 學力を以て教師を征服した……………八四一  
 直截な質問に無責任な答辯……………八四二  
 同船の學友が船員に辱らる……………八四三  
 不埒な船員美事に撃退さる……………八四四  
 お世辭や追従は眞平御免だ……………八四六  
 福澤翁に譽められた其文才……………八四七  
 滿身の努力を注いだる修養……………八四八  
 親知す可らざる智力と辯力……………八四九  
 劍術を應用して毬投の主將……………八五〇  
 先生の諷示に憤り斷然退學……………八五一  
 工務寮豫備門に入學を志す……………八五二  
 數學に精勵して試験に及第……………八五三

吾には働くべき別天地あり……………八五五  
 中途退學し新潟新聞の主筆……………八五六  
 少年の主筆に社員啞然たり……………八五七  
 新潟初縣會の指導役を承る……………八五八  
 官尊民卑の弊風を打破せむ……………八六〇  
 床上の花瓶を縣令の頭上に……………八六一  
 矢野文雄に招かれて上京す……………八六二  
 最初の官界生活は僅に二月……………八六四  
 検査官に憎まれて甲種合格……………八六五  
 氣を吞まれて壯士連退却す……………八六六  
 沼間を動かした國士的態度……………八六八  
 改正條約反對の畫策皆畫餅……………八六九  
 戲談が因で保安條例の發布……………八七〇  
 男爵 松岡康毅……………八七三

男爵 岡野敬次郎

顔に似合はぬ情深き性格：  
男の生地と経歴の一斑：  
父を喪うたる岡野家の不運：  
母親は賢明剛毅なる女丈夫：  
幼い時分から義理堅い性質：  
父は我が子の將來を洞見す：  
父親の英斷で大學豫備門へ：  
大學卒業後更に大學院入學：  
白面の一青年が大學助教授：  
高田早苗：  
學生時代には相當の氣取家：  
卅一の青年で初期の代議士：  
時弊を救済すべく私塾開設：

： 八七二  
： 八七四  
： 八七五  
： 八七五  
： 八七六  
： 八七七  
： 八七八  
： 八七九  
： 八八一  
： 八八二  
： 八八三  
： 八八三  
： 八八三  
： 八八四  
： 八八五

子爵 本野一郎

困難と戦ひ子弟育英に盡す：  
議政壇上に吐く侃諤の所論：  
政界と學界に兩棲四十餘年：  
彼の官界生活は極めて短し：

： 八八六  
： 八八七  
： 八八八  
： 八八九

子爵 波多野敬直

一大貿易商を夢みて成らず：  
相敬し相援くる美しい情誼：  
媒介人から遂にお嫁さんに：  
平和的外交官との令聞高し：

： 八九〇  
： 八九〇  
： 八九一  
： 八九二  
： 八九三

松室 致

試験毎に優等の成績を得た：  
讀書に熱心な篤實謹直の人：

： 八九四  
： 八九五

男爵 伊集院彦吉

學識と人格の修養に専念す：  
嚴正公平にして清節を完す：  
大岡育造：  
虐待された繼母に金一千圓：  
合力を求めつゝ東都に上る：  
悲愴きはまる着京後の境遇：  
代言人として偉大なる名聲：

： 八九七  
： 八九七  
： 八九八  
： 八九九  
： 九〇〇  
： 九〇一  
： 九〇二

男爵 野田卯太郎

初めは海軍志願後には大學：  
威しの利く魁偉なる形貌：  
兩天狗衝突し對支外交失敗：  
豆腐屋の倅が蠟屋の小僧に：  
戦争で儲けた金をば玉無し：

： 九〇三  
： 九〇三  
： 九〇四  
： 九〇五  
： 九〇六  
： 九〇七  
： 九〇八

伯爵 大木遠吉

自由民權の鼓吹から中央政界へ：  
自由教育で深き漢學の素養：  
佐賀の士風を承けた其性格：  
少年時代逸話のいろ／＼：  
若い時から華胄の異り者：  
抱負識見の豊かなる政治家：

： 九〇九  
： 九一一  
： 九一二  
： 九一三  
： 九一四  
： 九一五

男爵 久保田讓

彼は全然落第大臣に終つた：  
大臣の警告も何等の効なし：  
文相の處置に諸教授の抗議：  
諸教授の軍門に降を容れた：

： 九一六  
： 九一六  
： 九一七  
： 九一八

男爵 木越安綱

増師問題の爲め短命な大臣：

： 九二〇

獨帝より成績優良の御褒美身を殺して仁を爲すの性格 ……九三二

**河野廣中** ……九三三

義に勇める父と俠烈な母堂 ……九三三

太閤記は彼が幼時の愛讀書 ……九三五

悪鬼退治の金棒を強請んだ ……九三六

祖母の死を悼める幼き至情 ……九三七

極めて客氣の強い少年時代 ……九三八

河野を感化した先生の人物 ……九三九

將たる心得を説ける貴き驢 ……九四〇

板垣伯の心を動かした熱誠 ……九三一

目覚しき阿武隈河畔の戦功 ……九三二

三春藩政の改革に奏功した ……九三三

思想上大革命を起した動機 ……九三四

彼は我邦公議政治の先覺者 ……九三五

國事を憂へ單身士佐に赴く ……九三六

彼が胸中に懐ける三策の一 ……九三八

第二と第三の策は此の如し ……九三九

警吏に怪まれて京都警察へ ……九四〇

親しく板垣と政見を交換す ……九四一

三春町を自治制度の模範に ……九四二

立憲的教育を施せる諸設備 ……九四三

政府の暴壓手段と三島縣令 ……九四四

自由黨の撲滅は予が使命也 ……九四五

四大縣道の開鑿と住民徴發 ……九四六

好餌を提げ舊藩士を釣込む ……九四七

暴令に反抗して河野の活躍 ……九四八

五名の志士と共に投獄さる ……九四九

捕縛に向ふ五十名の抜刀隊 ……九五〇

楚囚の身となつて感慨無量 ……九五二

意外にも内亂陰謀の罪名で ……九五二

彼の服罪に對し天下の同情 ……九五四

政治的報償は頗る薄かつた ……九五五

**伯爵 牧野伸顯** ……九五六

甲東の性質に酷似して居る ……九五六

熟慮長きに過ぎ機會を逸す ……九五七

駐埃公使時代に立てた功名 ……九五八

**鎌田榮吉** ……九五九

多年教育に盡瘁した功勞者 ……九五九

所信を貫くに勇なる其性格 ……九六〇

**三土忠造** ……九六一

水を呑んで苦學し師範卒業 ……九六二

家庭教師の格で隨行渡米す ……九六三

書記官長時代は全く不成功 ……九六四

高橋に寵愛されて出世した ……九六五

**武富時敏** ……九六六

幼時にして神童と呼ばる ……九六六

政黨熱に煽られて改進黨へ ……九六七

縣會議員から偕は郡長さん ……九六七

**片岡直温** ……九六八

功名心をおさへて貧乏生活 ……九六九

資産も出來大臣にもなつた ……九七〇

政治も商行爲と心得てゐる ……九七一

**公爵 山縣伊三郎** ……九七二

先代の餘光で遷相の椅子に ……九七三

奉られた綽名は「鉛の天神」：：：九七三  
 副統監時代の氣の毒な境地：：：九七四  
 能く己を理解した彼の賢明：：：九七五  
**大島健一**：：：九七六  
 幼い時の勉學と閱歷の概要：：：九七六  
 軍人には珍らしい多藝多能：：：九七七  
**男爵 岡市之助**：：：九七八  
 軍政家的識能に富める秀才：：：九七八  
 正直緻密で苟もせざる性格：：：九七九  
**岡崎邦輔**：：：九八〇  
 彼の父と改姓の言はれ因縁：：：九八一  
 お話にならぬ亂暴者の警部：：：九八二  
 陸奥の秘書で米國に留學す：：：九八三

**子爵 井上匡四郎**：：：九八五  
 運動家にして精力絶倫の人：：：九八五  
 學識豊で抱負經綸にも富む：：：九八六  
 政治家としては上乘の人物：：：九八七  
**小川平吉**：：：九八八  
 廿四歳にして辯護士となる：：：九八八  
 珍妙な風采で滔々たる辯論：：：九八九  
 焼打事件の第一線に立つた：：：九九〇  
 東京府に戒嚴令が布かれた：：：九九一  
 國士の本領を發揮せる舉措：：：九九二  
 大臣慾が出て國士去勢さる：：：九九三  
 先に法相となり後には鐵相：：：九九四  
**床次竹二郎**：：：九九五

維黨から崇拝さるゝ小西郷：：：九九五  
 大學を出て大臣となるまで：：：九九六  
 官僚間に特異の風格を有す：：：九九七  
 貴族院入を避けた其の心事：：：九九八  
**岡田良平**：：：九九九  
 性質相反せる掛川町の双壁：：：一〇〇〇  
 坦々たる順路を踏んで昇進：：：一〇〇一  
 東大の御機嫌取に商科増設：：：一〇〇一  
 遂に文部省の威信を傷つく：：：一〇〇二  
**男爵 田中義一**：：：一〇〇四  
 偉丈夫の父と大きな赤ん坊：：：一〇〇四  
 祿に離れて雨傘の製造販賣：：：一〇〇五  
 傘は賣れたが母は變となる：：：一〇〇六  
 腕白少年の教育に心を砕く：：：一〇〇七

父は怒つて切腹を申付けた：：：一〇〇八  
 母親の執成しでお詫が叶ふ：：：一〇〇九  
 母の病に心を痛めた其至念：：：一〇一一  
 黄金水に浮かぶ棗を喰はす：：：一〇一二  
 柴田家門を水中で半殺しに：：：一〇一三  
 大きな魚の半分を分捕る：：：一〇一五  
 月給六十錢で役場の給仕：：：一〇一六  
 昔忘れぬ美はしい其の心情：：：一〇一七  
 十四歳の兵隊が各地に轉戦：：：一〇一八  
 小學校教師となり月給一圓：：：一〇二〇  
 玄人跣足の講釋振が大評判：：：一〇二〇  
 田中を見込んだ萩物の傑物：：：一〇二二  
 眞男子的教育と體育の奨励：：：一〇二三  
 支那行を勧めた先生の達觀：：：一〇二四  
 先生の意見通りに行動せよ：：：一〇二五

父に激勵されて支那行決行： 一、〇二六  
 長崎に於ける必死の勉強： 一、〇二七  
 田中を薫陶した笠原の人物： 一、〇二九  
 支那行断念と恩師石部の死： 一、〇二九  
 先輩を驚かした漢學の上達： 一、〇三一  
 軍人を志願して東京に上る： 一、〇三二  
 寢食を忘れて數學の勉強： 一、〇三三  
 軍隊教育法の缺陷に感付く： 一、〇三五  
 聯隊長に請うて營内に居住： 一、〇三六  
 田中の小隊は聯隊中の模範： 一、〇三七  
 横田千之助： 一、〇三八  
 慘憺たる生活に激勵されて： 一、〇三八  
 寺の食客から辯護士の書生： 一、〇四〇  
 新聞配達當時の負けぬ氣象： 一、〇四二

三度の食事は焼甘藷ばかり： 一、〇四三  
 星亨の遺骸にすがつて泣く： 一、〇四四  
 荒井賢太郎： 一、〇四六  
 夫婦共同して苦學にはげむ： 一、〇四六  
 石橋を叩いて渡る式の堅造： 一、〇四七  
 男爵 松井慶四郎： 一、〇四九  
 短命で手腕を揮ふに由なし： 一、〇四九  
 外交官中にては出色の人物： 一、〇五〇  
 早速整爾： 一、〇五一  
 水呑百姓の二男坊が大臣に： 一、〇五一  
 生れ乍らにして學問が好き： 一、〇五二  
 二十日間斷食して遊學強請： 一、〇五三  
 十五歳にして無斷家出した： 一、〇五四

華やかなりし彼の得意時代： 一、〇五五  
 夫人への手向けに禁酒禁煙： 一、〇五六  
 江木千之： 一、〇五七  
 三年間に五度學校を變へた： 一、〇五八  
 極めて短期な伴食大臣さま： 一、〇五九  
 弟の哀博士に對する兄の愛： 一、〇六〇  
 鈴木喜三郎： 一、〇六一  
 腕もあり腹もある好政治家： 一、〇六一  
 民法の大家で中々の度胸者： 一、〇六二  
 總選舉に於ける腕の喜三郎： 一、〇六三  
 部下に對する愛情眞に深し： 一、〇六四  
 彼がギヤフンと參つた珍聞： 一、〇六五  
 箕浦勝人： 一、〇六六

男爵 藤村義朗： 一、〇六九  
 劍橋大學の學位を有する人： 一、〇六九  
 木曜會に於ける隨一の策士： 一、〇七一  
 假病をつかつて缺席を勧む： 一、〇七一  
 陋劣と稱すべき苦肉の一策： 一、〇七二  
 市來乙彦： 一、〇七三  
 西南戰爭の爲城下を立退く： 一、〇七三  
 官軍の犬と疑れて危機迫る： 一、〇七四  
 五人の命を救うた貴い言葉： 一、〇七五  
 戦役の災禍に慘憺たる窮狀： 一、〇七七



男爵 若槻禮次郎 …… 一、〇八二

彼の郷地は貧乏士族の集團 …… 一、〇八二

食はんが爲に實用的の學問 …… 一、〇八四

優しい繼母の手に育てらる …… 一、〇八五

小學校時代には漸進的の成績 …… 一、〇八六

十四歳で卓見と能文の發露 …… 一、〇八七

少年時代は大型晩成型の男 …… 一、〇八九

て用教員となり勉學を續く …… 一、〇九〇

友に刺戟されて貧乏に泣く …… 一、〇九一

軍人志願に敗れ法律學校へ …… 一、〇九三

小學校時代の猛烈な勉強振 …… 一、〇八六

嚴冬の候スバルタ式の苦行 …… 一、〇七九

逆境に處して男性的の自覺 …… 一、〇八〇

玄關番から大臣になるまで …… 一、〇八一

男爵 平沼麟一郎

いよく上京して試験準備 …… 一、〇九三

受験者殺到し圖書部も職員 …… 一、〇九四

論語に崇られ官費生に落第 …… 一、〇九五

私費生として入學を許さる …… 一、〇九六

法科の特待生として終始す …… 一、〇九七

大學時代には柔道の三段 …… 一、〇九九

立身出世の第一關門に立つ …… 一、一〇〇

本を讀んで偉い人間になれ …… 一、一〇二

五歳の時孝經を習ひはじむ …… 一、一〇三

頭のいゝことは全くの例外 …… 一、一〇四

整然なる順路を履んだ經歷 …… 一、一〇五

松田法相に拾はれた好運兒 …… 一、一〇六

山之内一次 …… 一、一〇七

男爵 幣原喜重郎 …… 一、一〇九

梅檀は嫩葉より香し …… 一、一〇七

鰻上りの出世 …… 一、一〇八

小學時代から拔群の成績 …… 一、一〇九

外交家としての手腕と妻の引力 …… 一、一一一

男爵 白川義則 …… 一、一二二

彼れが大臣になる迄 …… 一、一二三

男爵 八代六郎 …… 一、一二三

幼少年時代の惨ましい生立 …… 一、一二三

家庭は嚴格兄は維新の志士 …… 一、一二四

海軍兵學校に對する大野心 …… 一、一二四

廣瀬中佐と義兄弟の血誓 …… 一、一二五

義と禮とに厚き紳士の典型 …… 一、一二六

江木 翼

酒屋の小粋から遂に大臣に …… 一、一二八

彼が成功した理由を擧れば …… 一、一二九

官僚臭味の黨人として活躍 …… 一、一三〇

法理典例に拘泥する癖あり …… 一、一三二

勝田主計 …… 一、一三二

大學時代は登鼓の尤なる者 …… 一、一三三

文學好で法律はそつちのけ …… 一、一三三

官海游泳術に達した輕薄兒 …… 一、一三四

岡田啓介 …… 一、一三五

愛他心の深く立派な人格者 …… 一、一三六

次官時代水際立つた腕の冴 …… 一、一三七

井上準之助 …… 一、二三八

實際の役に立つ人間となれ …… 一、二三八

屈託のない性格を持つ秀才 …… 一、二二九

學友高山樗牛の豫言に曰く …… 一、二三〇

年若い銀行家の牙えた腕前 …… 一、二三二

國際金融學のオソリチー …… 一、二三三

日銀内部改革と權威の發揚 …… 一、二三三

人材内閣に入り立派に合格 …… 一、二三四

政界から財界次で教育界へ …… 一、二三五

金解禁の立役者たるを快諾 …… 一、二三六

原嘉道 …… 一、二三七

商法の學識は當時の巨擘 …… 一、二三七

相撲が何よりも一等好き …… 一、二三八

濱口雄幸 …… 一、二三九

偉人武市平平太を崇拜した …… 一、二三九

感すべき行動に兩親の嬉涙 …… 一、二四〇

劍客濱口義立翁の婿えらび …… 一、二四二

お眼鏡に叶つた蠻カラ學生 …… 一、二四三

意中の學生は果して誰ぞ …… 一、二四三

養子の懇願に舅の直接談判 …… 一、二四四

以心傳心二人の心相通じた …… 一、二四六

合縁奇縁の芽出度き新夫婦 …… 一、二四六

秀才揃の中で特に群を絶す …… 一、二四七

出身高校間で互に點取競争 …… 一、二四八

劍道に熱心で二段まで進む …… 一、二四九

吾輩は政治家になるんだ …… 一、二五〇

相互に理解した幸福な家庭 …… 一、二五一

方々から引張帆の新法學士 …… 一、二五三

公私の別を亂さぬ其の一例 …… 一、二五四

鐵拳一下秘書官を殴り付く …… 一、二五五

高遠な態度に驚いた後藤伯 …… 一、二五六

又復た大出世をことわつた …… 一、二五六

三顧の禮に酬いて遞信次官 …… 一、二五八

少年時代から極めて沈黙家 …… 一、二五九

無口が崇つて思掛けぬ散財 …… 一、二六〇

熱心な讀書家で頭腦は冷靜 …… 一、二六一

ニツク・ネームのいはれ因縁 …… 一、二六二

元田肇 …… 一、二六三

九歳にして書經を誦し能く詩を作す …… 一、二六三

幼時の孝心と遠戚古原の眼識 …… 一、二六四

熱心通じて再び元田塾の學僕となる …… 一、二六六

中橋徳五郎 …… 一、二七一

竹溪の息直氏に見込まれる …… 一、二六七

物集と共に上京就學の前後 …… 一、二六八

直氏の厚遇に感じて元田姓を冒す …… 一、二七〇

大學を出たが學士ではない …… 一、二七一

官を罷めて大阪商船の社長 …… 一、二七三

彼は豊富なる新智識の持主 …… 一、二七三

宇垣一成 …… 一、二七四

稀に見る貧家に生れた彼と苦行嘗艱 …… 一、二七五

オツ付け教員じやウダツが上らない …… 一、二七六

上京軍人志願から彼の多趣味の経歴 …… 一、二七七

水野鍊太郎 …… 一、二七八

學界に盡した著しき功績 …… 一、一七九  
 我國自治制のオーソリチー …… 一、一八〇  
 極めて正直な陰性的政治家 …… 一、一八一  
**久原房之助** …… 一、一八三  
 母の信仰と深き孝友 …… 一、一八三  
 慶應義塾へ入塾と其平常 …… 一、一八三  
 根氣に感じ森村組で採用 …… 一、一八四  
 厳格な叔父藤田翁の許に精勵 …… 一、一八五  
 五十萬の功勞金で一擲乾坤 …… 一、一八七  
**望月圭介** …… 一、一八八  
 十九にしては出來過ぎだ捌 …… 一、一八九  
 義士傳一點張の任侠な母堂 …… 一、一九二  
 彼は如斯にして大成した …… 一、一九三

子爵 上原勇作 …… 一、一九五

野津大將の書生となつて苦學 …… 一、一九五  
 優等で卒業に望遠鏡を下賜さる …… 一、一九六  
 累進して遂に顯著高位に就く …… 一、一九七

山梨半造 …… 一、一九九

三度大臣の椅子を獲得 …… 一、一九九  
 少尉さんとなる迄と其後の彼れ …… 一、二〇〇  
 豊富なる彼れの経歴と勳功 …… 一、二〇一

財部 彪 …… 一、二〇三

彼れの幼時と兵學校への入學 …… 一、二〇三  
 權兵衛大將に其才幹を見込まれる …… 一、二〇三  
 廣瀬中佐に縁談可否の相談 …… 一、二〇四  
 權兵衛の引立に一層の運勢 …… 一、二〇六

**村上格一** …… 一、二〇七  
 村上の小倅は將來威い奴になるぞ …… 一、二〇七  
 少尉の正服で巾を利かす …… 一、二〇八  
 大臣となる迄の彼れの経歴 …… 一、二〇九  
 次官に縦容されて即座に刎付く …… 一、二〇九  
**山本悌二郎** …… 一、二一〇  
 獨逸の兩大學を出たる秀才 …… 一、二一一  
 臺灣製糖の創立に盡力した …… 一、二一二  
 糖界の功勞者千萬圓の長者 …… 一、二一三  
 品行方正と嗜好は刀劍骨董 …… 一、二一四  
**小松謙次郎** …… 一、二一四  
 彼の郷家は佐久間衆山發祥地 …… 一、二一五  
 司法省の役人から遞信省畑に入る …… 一、二一五

いよく大臣の素地階梯を作る …… 一、二一六

町田忠治 …… 一、二一八

縣令の女婿たる名譽を逸す …… 一、二一八  
 新聞記者から銀行員に轉換 …… 一、二一九  
 山口銀行理事たること二十餘年 …… 一、二二〇  
 實業界を去つて政治生活へ …… 一、二二二  
 役人となれば威張散らせる …… 一、二二三

仙石 貢 …… 一、二二三

藩費を終へて上京大學に入る …… 一、二二三  
 政界の影武者と浪花節一節 …… 一、二三四

子爵 渡邊千冬 …… 一、二三五

幼時は病身で而も腕白もの …… 一、二三五

論文を出せと教師に迫る： 一、二二六  
 學生時代既に政治家の素質： 一、二二七  
 宛然野武士的意氣を發露す： 一、二二八  
 酔つて暴れること件の如し： 一、二二九  
 汽車貨迄も遣ひ果して： 一、二三〇  
 彼の執筆せる内外の金言集： 一、二三一  
 日佛銀行専務としての手腕： 一、二三二  
 華族中には稀に見る苦勞人： 一、二三三  
 藤澤幾之助： 一、二三四  
 腕白小僧が二十歳の時代言人： 一、二三五  
 品行正しく老母に教養を盡す： 一、二三六  
 安達謙藏： 一、二三七  
 熱心と努力二信條を持す： 一、二三七

佐々克堂の眼識過またず： 一、二三八  
 時事の概鶏林八道を巡視： 一、二二九  
 結婚式に於ける噴飯的物語： 一、二四一  
 閔妃事件に座し幽囚三ヶ月： 一、二四三  
 松田源治： 一、二四四  
 凡ゆる苦學をした少年時代： 一、二四四  
 茶目つ氣澤山な無邪氣な男： 一、二四五  
 大臣學研究の効ありて拓相： 一、二四六  
 小泉又次郎： 一、二四七  
 十三にして小學校代用教員： 一、二四七  
 利かぬ氣の少年が陸軍志願： 一、二四八  
 熱心に政談演説傍聴に赴く： 一、二四九  
 書物や筆を棄てて大親分に： 一、二五〇

親分から政治家の第一歩へ： 一、二五一  
 財産は悉皆弟に譲つて了ふ： 一、二五二  
 彼の身上は反官僚的の素質： 一、二五三  
 小橋一太： 一、二五四  
 拔擢を蒙つて東都に遊學： 一、二五四  
 常に彼に首席を奪はる： 一、二五五  
 大學を出て官階に游泳： 一、二五六  
 文相在任僅かに一ヶ月： 一、二五七  
 俵孫一： 一、二五八  
 役人となつて巾を利かさん願望： 一、二五八  
 政黨入りで思ふ壺に箝る： 一、二五九  
 男爵 安保清種： 一、二六〇

養父は我國海軍の創設者： 一、二六〇  
 大石と綽されたる好男子： 一、二六一  
 優秀な砲術の技倆を認めらる： 一、二六二  
 彼のハイカラ振りと隠し藝： 一、二六三  
 風彩と金と地位の三つ揃ひ： 一、二六四  
 田中隆三： 一、二六五  
 父の嚴格と彼への思ひやり： 一、二六五  
 高等中學時代から大學時代： 一、二六六  
 役人から實業界に夫より政黨入り： 一、二六六  
 原脩次郎： 一、二六七  
 法學院を出て臺灣巡查： 一、二六八  
 實業界に入りて臺灣關係の會社： 一、二六九  
 さあ／＼大臣横取り： 一、二六九

南 次 郎 ……一、二七〇

大分出身人物の仲間入り ……一、二七〇

上京の際胸間に東京行の木札 ……一、二七一

乗馬にかけては劫々の巧者 ……一、二七二

大正の曲垣平九郎も糞を喰へ ……一、二七三

氣の入つた丸鬚姿の結婚式 ……一、二七三

櫻内幸雄 ……一、二七四

豆腐屋の小僧具さに辛苦を嘗む ……一、二七四

成功譚を讀んで奮起上京 ……一、二七五

新聞の種取りで駆け廻りはり ……一、二七六

雨敬に借金申込み断はられて發奮 ……一、二七六

大金を採つた言はれ因縁 ……一、二七七

前田米藏 ……一、二七八

大志を抱いて決然東都に上る ……一、二七八

判事から辯護士亦も書生に逆戻り ……一、二七九

岩崎の後楯に急速度の幸運 ……一、二八一

法制局長官で正に満點 ……一、二八二

前田に變りはない閣下は撥せ ……一、二八三

鳩山一郎 ……一、二八四

母堂の娘時代嫁入後の功績 ……一、二八五

スポーツ大理解の文相 ……一、二八六

鳩一落せの標語 ……一、二八七

秦 豊 助 ……一、二八八

快腕果斷の一面に情誼篤き人物 ……一、二八八

主張を曲げぬ意氣の強さ ……一、二八九

此方から御免と辭表を叩き付け ……一、二九〇

順風に帆を揚げ ……一、二九〇

選舉民の歡喜と大禮服の祝物 ……一、二九一

荒木貞夫 ……一、二九二

毅氣剛直何者も怖れず ……一、二九三

チャキの江戸ツ子と小學時代 ……一、二九三

優等續けの成績に教官も一驚 ……一、二九四

とん／＼拍子の躍進出世 ……一、二九五

其至誠と日常の修養 ……一、二九五

大角岑生 ……一、二九七

彼れの性格と其信望 ……一、二九七

閉塞隊で偉勳東郷の覺え深し ……一、二九八

大將の嚴父と少壯時代 ……一、二九九

少尉から此の如き鰻上り ……一、二九九

芳澤謙吉 ……一、三〇〇

其手腕を認められて榮進 ……一、三〇一

聯盟各國の委員も驚嘆と信頼 ……一、三〇一

柔能く剛を制する彼れの特長 ……一、三〇二

機會到來犬養を義父に持つた彼れ ……一、三〇三

永井柳太郎 ……一、三〇五

彼の雄辯と太陽主義の生活 ……一、三〇五

侯大隈に見込まれる ……一、三〇六

落選演説に大衆感涙 ……一、三〇七

赤い花は戀のシンボルと聞て冷汗 ……一、三〇七

雄辯の秘訣と彼れの抱負 ……一、三〇八

小山松吉 ……一、三一一

彼れが幼時と其志望 一、三二  
 旭日登天振りの出世 一、三三  
 男爵 中島久萬吉 …… 一、三四  
 此父にして此子あり 一、三四  
 其日常と多趣味 一、三五  
 怪傑宗光は彼れの叔父 一、三六  
 後藤 文夫 …… 一、三七  
 山本が入閣の時條件 一、三八  
 先手を打つて此方から御免 一、三九  
 神童から酒喰ひの怠け者 一、四〇  
 ローマンス彼の夫人は加納子の令嬢 一、四二  
 川村竹治 …… 一、四三

其の郷里と家庭の暮し向き 一、三三  
 拔群の成績に喧嘩を挑まる 一、三三  
 二度と聴くまい机の下で一睡り 一、三四  
 秀才でジョツバリ 一、三六  
 母が嚴格な教育振り、十歳の小學教員 一、三七  
 親子決意の劇的情景 一、三六  
 希望は到来いよ／＼東上 一、三〇  
 英數教授の内職の傍ら此苦學 一、三二  
 大學を出てから急速度の出世振り 一、三三  
 南 弘 …… 一、三三  
 此神童が出生地 一、三三  
 中學時代から政治家肌を發揮 一、三四

正義なストライキの發起人 一、三五  
 親官からドシ／＼累進 一、三六  
 廣田弘毅 …… 一、三八  
 此母にして此子ある 一、三八  
 羞恥を賣つての此苦學 一、三九  
 「浩浩居」の神隨同人からの尊敬 一、四一  
 此秀才と此佳人との結婚 一、四二  
 彼れの榮達と續ける不幸事 一、四四  
 林銑十郎 …… 一、四六  
 其幼時と母の寢物語 一、四六  
 銑ちやんニヤ／＼と冷笑 一、四七  
 白装束で御沙汰を待つ獨斷專行居士 一、四七

汽車中電報の取遣り 一、四九  
 大將が一世一代の面目と大孝行者 一、五〇  
 松本 丞治 …… 一、五一  
 自轉車で通學と母の戒訓 一、五一  
 三年間特待生で恩賜の銀時計組 一、五二  
 商法の權威者で文學に拔群 一、五三

## 公爵伊藤博文

微々たる百姓の家に生れ、歳十二にして仲間奉公に出るやうな境遇に陥つたが、明治維新の風雲は此麒麟兒に活躍の機会を與へて、彼は遂に我國最初の總理大臣となり、最初の貴族院議長となり、更に最初の樞密院議長となり韓國統監となつて、正二位大勳位公爵の榮位に上つた、彼は日本の産める大偉人、否世界的大偉人として永に青史に其名を垂れた。

### 出生に關する世上の辭妄

古來微賤より起つて、位人臣の榮を極めた偉人の出生については、種々の異説が續出するもので、菅原道眞は梅の樹の股から生れたとか、又は或る寺の庭に天降つたとか、豊臣秀吉は筑阿彌の子ではない、間夫の子であるとか、或は時の天子の御落胤であるとか、徳川家康は駿府の宮の前町の非人の子であると言つて、いろ／＼の説があるのと同じく、日本の大偉人、否世界的大偉人である伊藤の出生についても、種々揣摩臆測の説があつて、或は貫胡子であるとか、或は棄子を拾つたのであるとか、又は坊主の子であるなどと言つて、或る新聞の講談には

坊主の子であるといふ事を面白く仕組んでゐるが、是等は悉く嘘である、所謂虚構の事實である、今一ツ眞實らしく傳へられてゐるのは、伊藤が六部の子であるといふ一説である、その説によれば、攝州伊丹の六部夫婦が、日本廻國のため周防國熊毛郡を遍歴して、東荷村へ來ると女房が俄に産氣づいて、男の子を生み落した、旅中の事ではあるし、誠に困つてゐるのを同村の或る慈善家が貰ひ受けて育てると、伊藤の父親が自分夫婦の間に一人の子もないから、どうか其子を下されと申込んだので、是れは恰度幸ひの事であると言つて、直ぐに話が纏つたと云ふのであつて、何人の捏造かは知らぬが、なか／＼巧く作つたものだ、伊藤は決してそんな生れの人では無く、林十藏夫婦の間に生れた獨り息子なのである。

父親の失敗に一家離散

伊藤は父を十藏（後に重藏）母を琴子といひ、天保十二年九月二日、周防國熊毛郡東荷村に生れた、同村の故老が語るところによれば、十藏と琴子が結婚して、三年も経つたけれども子がないので、村の鎮守の天満宮に日參して、どうか男の子を授けて下さるやうにと祈願を籠め

て、其効験であつたかどうかは分らないが、遂に懐胎して伊藤が生れたのだといふ。

伊藤は幼名を利助と云ひ、次に春輔又は俊介と稱へたが、國事に奔走の際には越智斧太郎、林字一、或は花山春輔、吉村庄藏等の變稱を用ひて居た、家は同村の百姓ではあるが、決して水呑百姓ではない、相當の資産もあり村役人をも勤めるくらの資格のあつた家で、苗字は林と稱へたのであつた、さうして十藏の本家が東荷村の庄屋を勤めてゐた縁故で、十藏も其下役の昨頭を勤めてゐたが、粗放な性質で、金錢には無頓着であつたと見えて、遂に引負が出来た、引負と云へば所謂官金費消だ、ところで何うしても負債の始末がつかない、已むなく本家に泣き付いて事を治めたが、又復た同じ失敗をやつたので、今度は本家が承知しない、親類の人と三人で哀訴敷願したが、頑として聽かぬのみか、本家分家の縁を絶つとまで言ひ出したので十藏は怒つて、面目ないから他村へ引移る、跡の始末は宜しく頼むと、妻子即ち伊藤と母親の二人を、琴子の里方秋山長兵衛に託して、十藏は萩の城下へ出て行つたのである、時に伊藤は年甫めて六歳だつた。



幼くして既に群童を超越す

母と共に秋山家に預けられた伊藤は、村の寺小屋三隈勘三郎といふ人に就いて、手習を稽古してゐたが、此時他の子供と遊んだときの逸話が二ツ三ツある、伊藤は何時も友達を集めてそれを二手に分け、軍ゴツコをやつて遊ぶのに、自分は必ず一方の大將となつて、年上の者を指揮してゐた、或年初冬の頃、例の如く自ら一方の大將となつて敵と戦つて居ると、敵の勢が却々強い、そこで伊藤は一策を案じ、敵を枯葦の中へ誘き出して、その遁け路を塞いで置き、風上から火をつけた、それゆゑ敵は遁げるには路なく、風に向へば煙に咽ぶのでマゴ／＼して遂に火傷をしたものが大分出た、負傷者の父兄は大に憤つて、秋山家へ談判に來たので、秋山家では平あやまりに謝つて、やつと事が済んだと云ふ事である、又或時他家の子供達が秋山家の庭へ遊びに來てゐると、俄に大雨が降り出した、子供等は雨水の流れを留るといふので、各々堤防を築いて、その堤防が崩れないのを手柄とすると云ふことにした、伊藤は其時比較的高い所へ堤防を築いて、雨水が一ぱいになつて溢れんとするときは、その堤防の下に小さな孔

をあけて、それから水を漏らして水勢を殺ぎ、水が減るとその孔を塞ぎ、又水が溢れようとするとその孔をあけるといふやうにしたものだから、どうしても堤防が崩れない、他の子供はと見れば、水が溢れようとすれば、ます／＼土を運んで堤防を高くするから、水がますます激して、遂にその堤防は皆崩れてしまつたさうである、七八歳の頃から凡童と異つてゐた所が、之に依つても親ひ知られる。

今一ツ面白い話は、伊藤は他所へ遊びに出てゐても、大便の氣を催すと、如何に遠方でも急いで宅へ歸り、決して他家の廁へ這入つたことがない、或人が何故遠方からわざわざ宅へ大便に歸るのかと尋ねると、伊藤は他家の廁ではどうしても大便が承知しないと答へたので、聞くものが皆笑つたといふ話がある。

伊藤姓を冒したいはれ

萩の城下へ出た父の十蔵は、二三年の後藏元附の仲間となつて、身を立てるの基礎が出來たものだから親戚に預けてある伊藤と母親とを萩へ呼び迎へ、こゝに一家團樂の生活をするやう

になつた、時は嘉永二年、伊藤が九歳の春であつた、それから伊藤は琴平神社の社坊で、法光院といふ眞言宗の住職に就いて、讀書習字の稽子をする事になつた、住職惠運は伊藤と従兄弟の間柄になるので、その縁故で弟子となつたのだ。

恰度その頃、十藏は伊藤武兵衛といふ仲間から懇望されて、其家の養子として妻子諸共乗込むことゝなつた、その時伊藤家の親類共は異議を唱へたけれども、武兵衛は之を聞き入れず、「十藏は飄輕玉ではあるが、其子の利助と云ふ者は賢い男で、將來望みがあるからそれで養子にするのだ」と云つて、十藏を養子にしたのである、そこで十藏は伊藤姓を冒すことゝなり、役目も庭手子又は量り役といつて扶持米を量る役にかはつた。

冷飯ぎらひの利助さん

伊藤は父の縁故で兒玉といふ士族の家へ奉公し、買物や使ひなどをする傍ら、讀書習字を教へて貰つてゐるが、どんな買物をさせても決して勘定を間違へたことがない、時々主人が「どうも此の買物の勘定は間違つてゐるやうだから、もう一度調べて見るが宜い」と言ふと、伊藤は

言下に「イヤ決して間違つては居りませぬ」と拒む、それで主人が自分で能く調べて見ると、成程一厘一毛の間違ひもないので、その頭の好いのに感心してゐたとか、それから井原といふ六百石取りの大身の家へ奉公したが、此家でも矢張り買物使や主人の供をする若黨だつた、ところが伊藤はどうしても冷飯を食はない、女中が冷飯の這入つた飯櫃を差向けると、否とも云はれないから、食ふた風をしてソツと飯櫃を片づけてしまふ、それが度々のことだから、同じ奉公人の前田といふ女中が氣の毒に思つて、内々暖い飯を入れて差出したさうである、伊藤は後年その恩を思つて、前田に相當の扶助を與へ、且つその子を東京へ呼出して世話してやつたといふ話だ、それから伊藤は久保五郎右衛門の松下村塾へ通學するやうになり、大に習字に勵んだ、五郎右衛門は常に其妻に向つて、利助といふ子は他日豪い者にならうと思はれるが、若しも出来そこなつたら、それこそ始末におへぬ奴になるぞ、と言つてゐたさうである、こゝでも凡童と異つたところが澤山あつたのであらう。

手習好きの青瓢箪

伊藤は生れつき習字が好きであつたと見える、彼が主人の供をして、他家の玄關で待つてゐるときは、何時も指頭で砂上へ熱心に習字をしてゐた。井原へ奉公したときも、所謂住込みでなく夜は必ず自宅へ歸る、歸ると直ぐ薄暗い行燈の前で手習をはじめ、母親が「モウ利助寝ても宜からうぜ」と言つても、一切聞き入れずして定めた時刻までは手習をして、手習の終ひには必ず人形を書いて、これが太閤秀吉であると云つてゐた、さうしていつも習字の終ひには屹度同様の人形を書くのが習慣になつてゐたといふ。

伊藤は幼少の頃には虚弱であつて、顔色も好くなかつたので、手習傍輩が「利助の瓢箪、青瓢箪、お酒を飲んで赤うなれ」と言つて嘸し立てる、しかし伊藤は一向それを氣にもせず、怒りもしなかつた、彼は少年時代にも愛嬌があつて、人に可愛がられて、憎しみを受けたことなどは無いさうである、と云つて随分利かぬ氣もあつたと見えて、伊藤とは一ツ年下の、十三歳になる吉田といふ手習傍輩があつたが、共に久保五郎右衛門の塾へ通つて、常に通心寺境内の

天神社へ日参し、手習が上達するやうに祈願を籠めてゐたが、或日参詣の途中で口喧嘩を始め歸り途にもまだ喧嘩が止まぬ、伊藤は自宅の前まで来ると、内へ這入つて竹垣の中から頻に喧嘩を吹きかける、吉田は竹垣の外でそれに答へてゐる、すると伊藤はヒツソギ竹を出して「分らないことを言ふと之れで突いてやるぞ」と言つたから、ヨモヤ突くことは出来まいと思つた吉田は、「突くなら突いて見ろ」とやつたら、突如そのヒツソギ竹を垣間から突き出して吉田の上唇を突き刺した、サア大變、早速醫者を頼んで上唇を縫つて貰つた、其疵痕が吉田が老年になつても存してゐるので、伊藤が後年位人臣の榮を極めて萩に往つたとき、竹馬の友なる吉田が「公餘には此疵を御覚えあるか」と言つたら、伊藤は「ウン能く覚えて居る」と言つて、大に笑はれたとか。

恩人來原良藏の感化

伊藤は十四歳前後まで他家へ奉公などしてゐたが、嘉永六年六月、米國の水師提督ペルリの來朝と共に、二百有餘年の太平の夢破れて、人心恟々、江戸全部は恰も鼎の沸くが如き有様と

なり、これより天下の形勢に一變を來したので、伊藤の如き偉人の卵が長く僻村に蟄伏するを許さず、遂に福州警備地へ赴く事となり、世間に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たのであつた。

安政元年、長州藩は福州警備を命ぜられ、來原良藏といふ人が警備事務所なる御備場の役員となつた、さうして安政四年に伊藤は來原から呼出されて相州に趣いた、彼は來原の從者といふ格で行つたのだが、此人には非常に世話になり、嚴重な教育も此人から受けた、伊藤も常に來原は予の恩人であると語つて居たが、來原は名を盛巧と云ひ、弱年の頃萩の明倫館で修業した人、誠に勉強家で、殊に廣く歴史を涉獵し、字句などに拘泥せずして、大義大旨のあるところを酌み取るといふ風で、其爲人を言へば豪爽鋭敏、人に屈することが嫌ひの勝氣な性質、而も文事のみならず、槍術に長じ、殊に西洋銃陣に熱心な人だつたから、長州の兵制改革には主として盡した人物、伊藤を教育するにも随分嚴重な仕方、朝は自分が役所へ出る前に伊藤を叩き起し、裸蠟燭を點け、又は騎馬提灯の光りで、書物を教へると云ふやうな有様で、人間は決して薄志弱行ではいけない、思ひ立つた事は何處までもやるが宜い、と云ふ意氣を始終吹き込んでゐた、來原は後に至り國論を誤つたと云つて、立派に自殺して其罪を謝したと云ふくら

ゐの、氣骨稜々たる武士氣質の人だつたから、伊藤が武士道の感化を受けたのは、全く來原の最初の教育が、與つて大に力あるやうに思はれる。

安政四年中は來原に附隨してゐたが、翌五年の初め故あつて一旦萩へ歸つた、その萩に歸らうとする時、來原は伊藤に向つて、萩へ歸つたなら吉田松陰の門に入つて教を受けるが宜い、と云つて添書をくれたので、伊藤は吉田松陰の門下生とはなつたのである。

吉田松陰の薰陶を受く

伊藤は松陰の門にあつて勉強しつゝも、窃に意を天下の事に用ひてゐた、當時伊藤が同門中最も親交を結んで居たのは吉田榮太郎といふ人で、松陰が特に屬目してゐた程の餘程の英才であつた、吉田の住宅は伊藤の近くであつたから、互に往來して、伊藤は吉田から常に書物を借讀してゐた、吉田の父親は、其子の書物がだん／＼無くなるのでどうしたのだと尋ねると、あれは利助に與へました、私は一度讀めば後は不用ですから、その不用物で利助の如き人物が益を得れば、此上もないこととすと答へたさうである。

此頃の松陰は如何なる主張を有つてゐたかといふに、彼は幕府が朝廷の勅諭を奉ぜざるを慨し、開國論より攘夷論に變じたのである、即ち幕府に反抗する態度をとりはじめたので、伊藤も亦斯様な論旨を以て松陰の薫陶を受けたに違ひない、此時長州藩からは中村道太道を京都に上らしめ、且つ輒卒の中より氣骨があつて役に立つ者六人を選出して、これをも京都へ上せることとし、伊藤は其中の一人に選ばれた、これは當時井伊掃部頭が多數の船を琵琶湖に泛べて萬一の時は風聲を彦根へ奉ずる積りであつたので、若しもそれが事實であつたなら、長州有志の京都に居るものが相謀つて、兒島高德の行動に倣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ふ策謀からであつた、而して是れ實に伊藤が政界に足を踏み出した初舞臺である。

濃かなる師弟の情誼

伊藤等六人は京都に上つて、中村道太郎などの紹介で、梅田源次郎、梁川星巖、頼三樹三郎等の有志に面會して其意見を聞き、且つ中原の形勢を視察して、暫く京都に滞在の後、安政五年九月歸國復命し、その翌月伊藤は松下村塾を去つて長崎へ行くこととなつた、それは曩にお

咎めを受けて萩へ歸つて居た來原良藏が、其罪を許されて御手當方御用掛といふ役目で、西洋銃陣直傳習のため長崎へ派遣されることとなつたので、伊藤は其隨行員となつたわけである、其時松陰は肥後の同志なる森武兵衛と云ふ人に贈る手紙を書いて、伊藤に託し、どうか長崎へ往く途中肥後へ立寄り、之を森に渡してくれと言はれた、其書面の末尾に伊藤を森に紹介してゐる、其文面は。

「此生伊藤利助と稱す、輕卒ではあるが、吾輩に従つて學んで居る者で、才劣り學は未だ幼稚で、質直華無く、僕頗る之を愛して居る、此生曩きに或る事に付て上京したが、數日以前に歸つて來て、又再び來原良藏に従つて長崎へ行くことになつたから、道を迂けて貴藩へ行くからどうか一面會下され、且つ御教訓下さるならば、誠に有難い」

と云つてゐる、斯様に松陰は伊藤を以て才劣學稚と云うてはゐるが、こは畢竟自分の門人を他人に紹介する時の禮儀から出た言葉であつて、松陰が伊藤に望を囑してゐたことは、僕頗る之を愛すの一言でもわかる、その證據には、伊藤が長崎へ出發する數月前、即ち此年の六月に松陰から久坂玄瑞に送つた手紙の中には、自分の門下生を品評してゐるが、其文に提山坊主大

に進む、利助も亦進むなか、周旋家になりさうなと書いてある、此周旋家といふのは、即ち政事運動の出来る才を有つてゐるといふ意味で、他日政界の一人物になるであらうと云ふ松陰の見込みが、この言葉の中に籠つてゐる、伊藤が長崎へ往くことになつたのは、松陰の勧めに依つたのであらうが、來原は相州警衛以來伊藤に望を囑してゐたから、來原も從者として伴ひ往くのを望んだ、かたぐ往くことになつたらしい。

ところが伊藤の不在中、松陰は幕府の嫌疑を受けて安政六年五月江戸へ護送せられ、十月二十七日遂に刑場の露と消えてしまつた、伊藤は其年八月頃萩へ歸つたのだから、遂に再び恩師の音容に接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かつたのは、如何にも遺憾極まる感があつたらう、しかし間もなく江戸へ出て、松陰刑死後の遺骸を埋葬することに盡力し、多少自分の心を慰めるところがあつた。

### 木戸孝允の隨員となる

伊藤が長崎から歸つたときは、恰度木戸孝允が江戸から萩へ歸つてゐたところであつたが、

木戸は又再び藩侯の命を受けて江戸へ往くこととなつた、その時來原は木戸に向つて、この利助といふ男は將來見込みのある人物だから、どうかおまへの手附として、江戸へ伴れて行つてくれと頼んだ、そこで伊藤は又木戸の隨員として江戸に往くこととなり、此年九月五日萩を出發し、十月二日江戸に着いた、木戸は江戸に着くと、直ちに櫻田の藩邸に住むやうになり、有備館の御用掛を命ぜられた。

この有備館といふのは、江戸に勤番してゐる藩士の文武修業場として、天保十二年に建てられたのである、木戸は萬延元年四月、來原良藏の後を承けて館長となつたのであるが、木戸の隨員たる伊藤は、有備館に住居することとなつて、文武共に此館で修業したに違ひないが、武藝の方は餘り好むところでなかつたから、熱心に稽古をした様子は見えぬ、唯だ暇さへあれば、書を読み字を習ふのに熱心であつた、後年伊藤が雄勁の筆を揮うたのは、其時からの素養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る、又彼は木戸の從者であるから、外出の時には大抵供をして行くところから、その縁故で天下の諸有志と交りをつぶ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る。

成破の盟約と伊藤のお咎

此年の八月、木戸孝允と水戸藩の有志との間に成破の盟約といふのが成立した、これは今日の急務として第一に横暴極まる幕府を改造しなければならぬ、即ち賢者を進め奸物を退けるのであるが、しかし尋常一様の手段ではとても出来ないから、先づ決死の士を募つて當路の大官を刺殺し、そして幕府に恐怖心を起させて置いて、其機に乗じ長州の如き大藩が幕府に進言し速に奸物を退け賢能を進め、朝廷の命を奉ずるやうにしなければ、幕府の支持は到底出来ないと言つて迫れば、幕府も餘儀なく承知して、幕閣改造の實を擧げるであらうと云ふ譯で、つまり一方では破壊の仕事をし、一方では成就する仕事即ち毀した後の始末をつける、成すと破るの両方が相待つて事を成さうといふ盟約である、そして水戸は破る方を受持ち、長州の方は成す方の仕事を受持つと話が決つた、そこで安藤對馬守が一番要路に立つてゐるから、あの男を一ツ刺殺さうではないかと、愈々死士の募集に取掛つた。

この募集について、木戸は水戸の西丸帯刀や岩間金平などと頻りに往來し、伊藤は木戸の従者

だから何時も供をしたり、又は手紙の使ひ扱して志士と懇意になつたのである、ところで文久二年正月十五日、阪下門外で安藤を襲撃することとなつたが、かの井伊掃部頭の變事に鑑みて老中などは大に警戒してゐたから、僅かの傷を負はしたのみで逃げられてしまひ、六人の死士は悉く其場に討死した、すると死士の一人に加はつてゐた水戸人河邊佐治右衛門(變名内田萬之助)といふ男が、どうした譯か時機に後れて、現場に臨むことが出来なかつたので、深く之を遺憾として木戸孝允に其意中を打明け、且つ後事を託して、然る後自殺するといふ決心で、長州の櫻田藩邸へやつて來た、其時恰度木戸が不在であつたが、暫くして歸邸し、事の由を聞いて、自殺を思ひ止まるやう慰撫したけれども、少しの隙を見て到頭切腹してしまつた、伊藤も其時何處かへ散歩に行つて不在だつたが、歸つてみると此騒ぎ、それから藩邸の役人が評議の結果、幕府に届け出ることにしたが、勿論好い加減の文言を書いて届けたのだが、之れが爲に木戸と伊藤は幕府の嫌疑を受けて兩人は屋敷へお預けといふ身分になつた、さうして北町奉行所へ二度呼出されて糾問されたが、邸内の人々は兩人の身上を非常に心配し、いろ／＼奔走してくれた結果、長共雅樂が老中に説いて、遂に兩人の糾問も餘り追窮せず、三月十八日に至

り御叱りと云ふやうなことで事が済んだ、木戸の方は「屹度叱り置く」伊藤の方は唯だ「叱り置く」の軽い申渡であつた、申渡の全文は左の通り。

桂 小五郎 若 重  
伊 藤 俊 輔

其方儀主人留守中相越候書生體之侍者、水戸浪人内田萬之助と申すものに而御曲輪内おゐて重き御役人え狼藉および候爲類之趣に有之處、其儀は不存候共、主人歸宅迄待居候旨申聞候連、名住所等も不相糺學問所え相通置、終に右之者儀自殺いたし候仕儀に至り候段、右始末不念に付叱置。  
此一件が無事に済んだのは、全く長井の力で、實に危険な所だうまく通りぬけたものだ。

壯士的活動のさまざま

それから伊藤は攘夷の志士と交際して、筑波山事件といふのに關係したり、木戸と共に京都へ上つて、開國論者の長井雅樂を暗殺しようといふ企てに荷擔したり、彦根の偵察に越智斧太郎と變名して大に活動したが、それから又江戸へ下つて、十二月には御殿山の外國公使館を焼いた連中に加はつた。

これより先、高杉晋作、久阪玄瑞、志道開多（井上馨）等の同志十一人は、武州金澤で外國公使を斬り殺さうといふ企てをした、ところが謀漏れて、長州の世子長門守から此暴舉を制止された、然し高杉等は是非百折不撓の精神を以て、攘夷の實を擧げねばならぬといふので、自分等の團結を御楯組と名け盟約を結んで、各々花押血判した、當時幕府は攘夷の勅を遵奉しやすと奉答に及んで置きながら、外國の公使館を御殿山に建築しつゝあるは不埒だ、是非一ツあれを焼拂つてしまつて、金澤一舉の失敗を償はうぢやないかと言ひ出した、これに賛成したのが高杉、久阪、志道と伊藤など合せて十二人、焼弾でもつて焼拂はうといふので、長州藩邸の御用達である二軒の藥種屋から、硝石と硫黄とを買取り、藥研も借り出して、硝石と硫黄を細末にして掻き混ぜ、それに桐炭の粉を混合して、紙で一塊りに包み、それに導火線を附けたものを拵へた、其當時品川の妓樓土藏相模は、高杉、志道などの會合所であつて、何か密事を議ることがあれば、何時でも此土藏相模に登樓して相談したもので、かの外國公使斬殺の件も此處で相談が極つたのであつた。

さて十二月十二日の夜、愈々焼拂ひをやらうといふので、焼弾を土藏相模へ運んで、それが



ら役割を定め、伊藤などは建築係の役人等が出たときは、それを斬り殺す役目であつた、此時英國公使館は略ぼ落成してゐたが、佛蘭西の公使館は普請最中だつた、伊藤は品川邊で一朱か二朱かを買つた鋸で、柵を切り破つて中へ這入り、志道などの放火役は焼弾に火をつけた、サア火事だといふので、方々で半鐘を打つ、消防組が出る、伊藤等はうまく遁けて高輪の引手茶屋に寄り、それから土蔵相模に歸つて、御殿山の火事を見ながら、愉快々と叫んで酒を飲んでゐた。

それから伊藤は福原乙之進と共に横濱焼討を企てたり、幕府の隠密宇野東櫻を櫻田藩邸内の有備館の二階で殺すのを手傳つたり、國學者の鳩次郎を殺すのに立會つたり、様々な壯士的運動をしてゐたが、此年も暮れて明くれば文久三年の正月となつた、その五日に吉田松陰の遺骨を小塚原から今の荏原郡若林村の大夫山に改葬し、又來原良藏の遺骨をも松陰の墓側に埋葬した、それから種々の用務を帯びて二三回京都に上り、或は江戸に下つたが、その時京都の形勢は尊攘論が非常に盛んであつて、壯士などは無闇に反對派を斬り殺すことが流行した、此際に於て伊藤は志道聞多、野村彌吉、山尾庸三、遠藤薩助四人と共に洋行することとなり、伊藤は

輕卒から擧げられて、士屋となつた、其辭令は、

山下新兵衛組

春 輔

右先年吉田寅二郎に従學せしめ、兼而尊王攘夷の正義を辨知し、心得宜敷に付、身柄一代名字差免、士御履被爲準候、委細前廉被仰出候御仕法之通に候事

これで伊藤は始めて士籍に列せられたのであるが、此時伊藤は、吾輩は輕卒でも匹夫でも何でも宜い、強ひて士にならなければ、天下の事が爲せぬといふことはないから、此沙汰を辭退しよう、周布政之助の所へ行つて其意を述べると、周布は大に怒つて、貴様が有志の士であつて、役に立つと云ふので、殿様の思召で、士屋にされたのである、その思召を無にするやうな奴では、忠孝の心がないのであると嗚鳴られたとか。

### 同志五人が洋行の相談

當時長州藩は尊王攘夷一點張りで必ず之を實行するといふ意氣込みであつたが、しかし攘夷といふことを永遠にやるなどは決して考へてゐない、將來は開國の方針をとつて外國と交際

せねばならぬ、その時に於て外國の事情に通じた者がなければ十分な條約を結ぶ事も出来ぬ、それで有爲の士を選んで洋行させたいが、幕府の禁令を破つて公然洋行することは到底不可能な話、仕方がないから脱走の姿で洋行させようといふ事に定つて、前に書いた志道、野村、山尾の三人を選抜し、山尾は豫て懇意な仲となつてゐた英國公使館の譯官ガワルといふ人に頼んで、いろ／＼の準備に取りかゝつた。

此年の二月、伊藤は、或る用務で江戸へ下り、再び京都へ歸る途中、志道聞多と道連れになつたが、志道は、吾々は洋行の志を起してゐるが、お前も吾々と一緒に持つてはどうかと勧めたところが、伊藤は或る用務をもつてゐるからそれを済ました上でなければ確答は出来ぬと答へた、すると志道は、それくらゐの事はどうでもなるから、承知したら宜からうと頻りに勧めたので、伊藤もそれならば、自分も望むところだから一緒に行きたいものだと思つて、京都へ歸つてから洋行連中に加はつたけれども、既に内命が三人に下つた跡だから、伊藤は最早内願をして許可を受ける暇がないので、己むなく脱走して行くことに決心した。

ところが木戸孝允は伊藤に向ひ、今度攘夷をするについては、歐羅巴の器械を買入れなければ

はならぬが、江戸に一萬兩許りの金が残つてゐると思ふから、あの金でもつて、横濱で買へるだけの器械を買はねばならぬ、貴様江戸へ下つて、其事を藩邸の奥平、波多野などと相談して買入の取計らひをしてくれ、と頼んだので、宜しうござると引受けて京都を立つたが、其時は最早脱走で歐羅巴へ行くといふ決心であつたから、同行の志道と野村に宛て、グヅ／＼せずと早く出立してくれといふ事を書き残して、自分一人で先發したのであつた。

前にも書いた如く洋行の事は、山尾がこれまで主としてガワルと交渉してゐたので、内命が下つた以上は一日も早く行きたい、就ては自分が先發して、ガワルと交渉の結局を附けるといふので、五月朔日に江戸へ着し、續いて志道と野村、それに遠藤謹助の三人も江戸へ下つて來た、遠藤は伊藤と同じく脱走の姿で洋行する男だつた。

### 五千兩の金策に苦心す

さて山尾が世話人のガワルに聞いてみると、洋行費用は一箇年の滞在費を合せて、一人前兩はかゝるといふ、然るに内命を受けた志道、野村、山尾の三人は、一人前僅に二百兩づゝし

か貰つてゐない、三人前合せて六百兩に過ぎないので、大に當惑して、どうしたら宜からうかと相談した、ところが伊藤は武器買入の爲に下つたのであるから、俺が其金を取出して、武器を買はずに流用するならば出来ぬこともないけれども、それでは跡の納まりがつかぬと言ふと山尾は、ナニ構ふ事があるものか、それをお前が取出してしまつたら、吾々が何人か引出して小田原あたりで殺し、その顔の皮を剥いて、伊藤は金を盗んで逃げて、小田原で殺されたといふことにすれば、それで始末が附くぢやないかといふやうな話も出たさうだが、色々評議をしても何うも金の出所がない、そこで大黒屋の番頭佐藤貞次郎に相談して、出帆期日が迫つてゐるのに國許からまだ旅費が届かぬ、どうか一時五千兩だけ立替へて貰ひたいと、主人六兵衛を欺かして、證書一本を入れて、やつと金策が出来たものだから、爲替はガワルに頼んで倫敦へ振出す事にし、洋服もガワルや佐藤などが心配してくれて、これで支度も整ふたので、五人は頭髪を剪つて、之をどうか故郷への遺品としてくれと言つて、藩邸に居た村田藏六に頼んだ、此時志道は、洋行するについて志道家へ離縁を申込み、井上家へ復歸して井上聞多と名のるとよなつたのである。

ネビゲーションの崇り

五人は五月十二日の夜、キロセツキ號といふ汽船へ乗つたが、其時は幕府の税關官吏どもが船中へ出張してゐるので、それ等の目に觸れてはならぬところから、暫時石炭庫の中へ還入つてゐて、間もなく船が出帆して夜明け方には大島沖へ乗出したので、最早安心なりと石炭庫を出て、下等室の客となり四五日経つて上海へ着いた。

上海へ着いて港内の様子を見ると蒸汽船だの帆船だのが、澤山碇泊して、其中には軍艦も居り、船の出入は頻繁で實に繁昌を極めてゐる、此船などが一時に日本へやつて来た時分には何うして防ぐことが出来るだらう、之を見ると攘夷々と騒いだとて、決して實行し得るものでないといふ事を此時初めて感じたとか。

伊藤等五人は上陸して汽船會社の支店長に面會したが、双方言語が通じないからまるで啞と啞との應接その儘、一つも譯が分らない、ところが支店長が頻に英語でもつて手眞似を混ぜ、話をするのを見てゐると、お前達は何の目的で洋行するのかといふやうな趣に見えるので

井上聞多が、我々の洋行の目的は海軍の積占をするのである、といふ意味を表示するが爲に、ネビゲーシオンと答へた、此の英語は航海術を意味する言葉で、海軍を意味する言葉ではないが、井上は藩書調所の辭書によつて、此のネビゲーシオンといふのは海軍を意味するものと誤解して、此一語だけは覚えてゐたので、それで其意味を表明するが爲に此一語を發したところが、支店長の方では、ハハアこれは船乗りになりたいたのだなと考へて、其意思で五人の者を處置することとなり、伊藤などは航海中水夫の取扱を受けて、非常に難儀をしたさうである。

航海中難儀のいろいろ

此時上海から倫敦行の帆前船が二艘あつて、其二艘へ五人の者を分乗させることになり、伊藤と井上は先發のベケジス號といふ四百噸程の小さい船に乗込んだ、二艘共支那茶を倫敦へ運送する貨物船で、船客を乗せる船ではないのだ、ところで伊藤と井上はまるで水夫扱ひで上海から印度へ出るまでは島が多くて、従つて風の方位も頻に變はる、其變はる毎に帆の方向も變へねばならぬ、其時はあの綱を引張れ、この綱を引張れと云つて追廻はされ、それから甲板の

掃除やらポンプの使用やら、全くひどい苦役を強ひられて、而も食物といへば下等のビスケットと鹽漬の牛肉、さうしてブリキ製の罐で茶を呑むのだが、其又茶に混ぜる砂糖は赤黒い最下等品であつた。

伊藤等は客人の心得で乗込んだ者であるから、こんな酷い扱ひをされるのは、實に不平不満に堪へないが、さて之を船長に訴へようとしても言語が通ぜぬ、仕方ないから水夫等に追使はれてゐると、水夫等は益々輕蔑して、伊藤と二人を呼ぶにジャニー／＼と云つてゐた、これはジャバニスといふのを略した誠に輕侮した言葉である、こんな難儀をなしつつ、印度洋から喜望峰へ向つた途中などは、非常に波が高くて、初航海の伊藤などは大に弱つた、話相手は唯二人きり、夜は甲板に出て故國の事を話し、吾々同志の士は攘夷を實行すると云つて騒いでゐるが、今頃は果して攘夷をしてゐるだらうが、其結果は如何なる有様となつただらうか、或は敗北に終りはしないか、或は誰彼は討死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と言つて、種々なる憂念を起して、時には暗涙に咽んだこともあつたといふ。

ところで最も困難したのは伊藤が下痢に罹つた一事である、此船には水夫用の便所等といふ

ものはないから、船側へ出てゐる横木に捉まつて使用を達すのであるが、却々波が激しいから、うっかりしてゐると波の爲に身體を攫はれるやうな危険がある、そこで井上は伊藤の身體を綱で縛つて、其端を帆綱に結びつける小柱にシツカリ括りつけ、さうして自分が其綱を持つて、伊藤の身體を保護したといふ譯だが、何分下痢症で便通の度が激しいので、誠に困難を極めたといふ、斯くて此船は四ヶ月と十一日かゝつて漸つと倫敦へ着いた、直ぐ税關の官吏が出張して、荷物の出入口へ錠前をおろした、船長以下悉く上陸して、残れる者は伊藤と井上の二人だけだ。

赤毛布のしくじり話

船長が上陸する時、伊藤と井上に向つて、後刻汽船會社から迎ひに来るからと言つたが、正午を過ぎてても普沙汰なし、まだ朝飯も食つてゐないから空腹に堪へられぬ、そこで一人が居残つて一人が食物を買ひに行かうといふことになり、折柄忘れ物を探しに来た船の二等士官に案内を頼んで、井上が一人船から出て見ると、港内には軍艦商船が寸隙もなく碇泊し、市中には

大厦高樓が軒を並べ、工場から吐き出す煙は中天に棚曳き、其繁盛の状況には肝を潰す程で、攘夷の念慮などは何時の間にか無くなつた、井上は、斯ういふ繁華な土地を一人で歩いては道に迷ふから、これは先づ道の方向を手帳に記すが宜いと思つて、士官の跡から附いて行きつゝ手帳を出して頻に道筋の方向を記してゐたので、人の來るのも氣につかず、突當つて叱られた事が度々あつたさうで、暫く行くと今の士官が或る食事店へ連れて行つて、此人に食事を與へて呉れと頼んで立去つた、井上が食卓に就いて見ると、鹽豚と乾からびたパンと半熟の玉子くらゐで、誠に下等な料理であつたけれども、空腹の時だから實に滋味に感じた、それから伊藤の爲に一人分を買つて其店を出たが、サア方角が分らない、そこで前の手帳を逆さまにして、斯うして辿つて行けば分るといふつもりで歩いてゐると、到頭道に迷うて税關に飛込み税關の官吏にひどく叱られたから、實狀を物語つて歸路を尋ね、船に戻つて見れば伊藤は持ちかねて飛立つ姿勢、直様肉匙をとつて舌鼓を打つてゐた、間もなく會社から迎ひの者が來て、馬車に乗せられてアメリカカンステル町の旅館へ行つてみると、野村、山尾、遠藤の三人は既に先着してゐたので、嬉しくて堪らず、互に抱き合つて歡喜の情を表されたといふ。

忽ち變るセントルマン

倫敦着後の有様について、五人組の一人たる山尾庸造の語るところに依ると、上陸してコックの案内で馬車へ乗ると、或る大きな立派な家に行つた、是れが汽船會社長の宅で直ぐさま社長に遇ふたけれども、言語が不通で何を云つても分らないから、唯手を握つたりして懇親の意を表したのみ、それから又馬車に乗せて行くから、何處へ行くのかと思つたら又大きな家の二階へ連れて行つた、さうすると是が洋服店で、物差を持つて皆の寸法を取る、それが済むと此家を出て又立派な家へ連れて行つたが、能く見ると理髪店で、そこで頭髪を刈つてくれ、それから又復た立派な家へ連れて往つたが、これが湯屋であつたと見えて、お前は此處へ這入れ、お前は其處へ這入れと云つて、一人一人別の風呂に入れてくれた、船中では時々海水を汲んで身體を洗ふ位なものだつたから、此の入浴は眞に愉快なものだつた、さうして遂にアメリカンスクエル町の旅宿に投宿することとなつて、一二日經つと其家の主婦が大きな革靴を三ツ持つて來て、これがミストル山尾、これがミストル野村といふやうに、三人に分けてくれて手眞似

でそれを開けて見よと言ふから、開けて見ると洋服が一切揃へて、シャツまでも入れてあり燕尾服も揃へてある、そこで主婦は三人に着換をさせて、其脱いた衣服を、下へ持つて行くと下婢に命じると、下婢は汚ながつて二本の指でつまんで持運んだ、主婦は三人の顔を眺めながら、これでゼントルマンになつたと言つて笑つたと云ふことだから、後れて着いた伊藤と井上も矢張り同様な有様であつたらうと思はれる。

タイムスの記事に驚く

それから伊藤と野村遠藤の三人は、大學教授のドクトル・ウイレムソンといふ人に托されて其家に寄宿し、井上と山尾とはガール町のクーバーといふ人の家へ寄宿することとなつて、共に英語の修業に勵んだのである、さうして暇ある毎に大學生のキャンペトルといふのが五人を案内して諸官省だの博物館などを見せてくれ、又は市街の遊覽、陸軍の練兵見物杯をしたが、見る物聞く物皆心を驚かさばかりで、互に相會合して話す時には、本國では操夷とか何とか言つてゐるが、此有様を見ては到底操夷など出来るものではない、實に目が覺めたといふ様な事

を話し合つてゐた、さうして英語も段々習熟して来て、宿の夫婦と、日本から持つて行つた英和辭書とを頼みにすれば、新聞ぐらゐはどうか斯うか讀め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或時タイムスを見ると、英國は例の生麥事件からして、竟に艦隊を鹿兒島へ向けて軍をしたといふ事が書いてあり、又馬關でも其以前から數回外國船を砲撃して戦争に及んだといふ事も折々見える、それで元治元年の春になると、馬關の問題は餘程八ヶ間敷なつて、外國政府では、江戸幕府が斯様な亂暴をする長州藩を懲罰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ならば、各國が同盟して軍を進め、長州の罪を問ふの外仕方があるまいといふやうな事が論じてある。

此記事を読んで伊藤などは大に心配した、吾々が當國に来て海陸軍の精銳なるを實見したから考へても、とても日本人などが敵對の出来るものでない、それ故長州が攘夷の戦を續けると、遂に敗北して、其結果は鉅萬の償金を取られるか、廣大な土地を割られるか、悪くすると滅びるかも知れない、吾々が海外へ来て海軍の研究をしたところが、郷國が亡びた時には何の得にも立たぬではないか、それよりは就學を中絶して一旦歸朝し、君公並に當路の人々を説き、攘夷の方針を翻して開國の方針を取らせるやうにしようではないか、長州一藩を開國に

變ぜしむれば、従つて日本全國も開國の方針を取るやうになるかも知れぬ、併し攘夷論の旋渦中に投じて開國論を主張するのであるから、一死は固より覺悟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ふ話になつた。

國事を憂へて急遽歸國

そこで伊藤と井上の兩人が歸國しようといふと、他の三人も、君達が歸るのなら僕等も同行したいと言ひ出したが、伊藤と井上は之を止めて、君等は從來の目的を達する爲に滞在して、十分の修業をしてくれ、吾々は一命を賭して目的を達するつもりであるが、しかし罷り間違へば殺されるかも知れない、其時こそ君等が其後を繼いで、吾々の志が徹底するやうにしてくれ五人一度に歸つて一度に殺されては、後繼がないではないか、といふと、三人も之を諒として思ひ止まることとなつたので、二人が愈々歸國することに決し、汽船會社々長のマツチソンに其意を通ずると、彼の胸中では、何の小癪な、こんな青年等が歸つたと何の役にたつものかと思つたのが、お前達が今攘夷の最中に郷國へ歸つて行つては、或は一身を犠牲にするとい

ふやうな危険も無いとは云はれないから、どうか今までどほり勉強して、さうして歸國の時機を待つ方が得策であらうと、懇ろに諭したけれども、兩人の決心は牢乎として動か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で、是非とも歸ると言つて承知しない、そこでマツヂソンも、然らば歸るが宜からうと漸く納得してくれた、兩人は急ぎ族装を整へて、三月中旬倫敦を出發し、喜望岬を廻つて、大難風に惱まされつゝ、六月十日無事横濱に着いた。

葡萄牙人に化けて宿泊

二人は、直さま例のガワルに面會して、吾々は斯ういふ趣意で歸國したのだと詳しく物語ると、ガワルはそれは尤もの思ひ立ちではあるが、今や英佛米蘭の四ヶ國は、聯合艦隊を組織して下關を襲撃する事になつてゐると話したので、二人は愈々驚いて、それでは吾々が歸國して外國の形勢事情を報告して、攘夷の方針を翻して開國の方針を取らせる積りだから、どうかそれまで出帥の期を緩めて貰ひたいものだと言ひ、ガワルは委細承知して、早速英國公使館の譯官サトーと相談すると、サトーも同意で、然らば私が英國公使に面會するやうに紹介の勞

を取らうと言つてくれた。

けれども兎も角も宿屋を定めなくてはならぬが、日本の宿屋へ泊つては長州人といふことが直ぐ知れるから、外國人の泊るホテルへ泊るのが宜からう、日本人に能く似てゐる葡萄牙人と稱して泊りなさいと、二人を横濱のホテルへ案内した、それからサトーの紹介で、人目を避ける爲に夜中英國公使館へ行つて、オールコック公使に面會し、前にガワルに話したと同様の物語をして、下關襲撃の延期を強請すると、英國公使は、何分艦隊派遣の事は、四ヶ國公使の協議で決したものだから、獨斷では返答が出来ない、因つて早速他の三箇國の公使と相談の上確答致さう、暫くの間待つてくれといふから、伊藤と井上はホテルへ歸つて來た。

すると其ホテルのボーイなどが頻りに二人の悪口を言ふ、甲が、今度來た葡萄牙人の顔附は、日本人に似てゐるて利口さうではあるけれども、誠に吝嗇な奴で、金錢を使はないのには驚くではないかといふと、乙が、初めて日本へ來たものだから、金錢を使ふ道を知らないのだらう、併し葡萄牙人も最下等の貧乏野郎と見えるなどと、公然と大きな聲で話してゐる、これは伊藤と井上の二人を全く葡萄牙人と信じ、日本語を解せないと思つて居るのだ、こんな輕侮を受



けて實に腹が立つが、どうも仕方がない、或夜の如き、蚊が出るから蚊帳を一つ吊つてくれといふと、此毛唐人め、何を贅澤な事を吐かしやアがるか、穴のあいた紋帳でも吊つてやれと言つた調子、斯様にして二三日滞留してゐると、英國公使館から迎ひが来た。

英國軍艦で歸國に決す

此度も人目を避けて、夜中窃に公使館へ行つて見ると、長州藩主が悔悟して、攘夷の方針を變ずるならば、艦隊派遣も中止するといふことに、各國公使の話が纏つたから、貴方は至急歸藩して十分に盡力して貰ひたいといふ、尙ほ英國公使は語を繼いで、若し貴方が國へ歸つて十分解説しても、それが用ひられない時は、再び英國へ渡航する考へであるかと尋ねたので、伊藤等は、吾々は死を決して歸つたのであるから、熱心に君公を始め要路の人々を説いて、攘夷論を抛つて開國の方針に一變させるつもりである、然し若しも其れが用ひられない時には致し方がない、攘夷軍の先鋒に進んで討死する覚悟だと答へたところ、オールコック公使は手を拍つて讚嘆したといふことだ。

それから公使は伊藤等に歸國の旅程を尋ねたから、伊藤は、吾々は此場合長州人としては危険であるから、仲藩人と偽つて仲仙道より美濃路に出で、それから山陽道を歸る積りだから、凡そ三十日ぐらゐはかゝると思ふと答へたところ、公使は驚いて、そんなに日數がかゝつては困る、四ヶ國公使の事情に於て斯る猶豫は許さぬところである、どうかモウ少し早くしてくれ、る方便は無いかといふので、伊藤は日本の交通不便の事情を述べると、然らば英國の軍艦で送つてやらうといふことになつて、そこで四ヶ國公使の連署で、毛利藩主へ送る手紙を渡した、其手紙には、長州藩の敵對行爲を責め、攘夷の實行すべからざるを説き、歸朝したる二名の留學生の願望を容れて、開國の途に出でよ、然らずんば日本は列強の公敵となりて、遂に滅亡するに至らんとの意味を長々と書き連ねたものであつた。

大小を帯して山口に到着

伊藤は英國公使と交渉の上、確答期間を十二日と定め、英國東洋艦隊の水師提督クーパー中将の指揮せる艦隊中の一艦バロサ號に乗つて横濱を出帆した、其時英國公使からクーパー中将

に送つた手紙は次の如きものであつた。

長州公の黙許を得て先年遊學の爲五名の青年を英國へ渡航したのであるが、其内二名は僅に四ヶ月間留學してゐる内に、彼等の君公が外國船に向つて砲撃を加へたので、如何なる危険が長洲公に及ぶかも知れぬといつて深く憂ひ、遂に歸國した、彼等は親しく英國の富力を實察して、其結果を長洲公に上申し、外人に向つて敵對行動を續けるのは極めて不得策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を陳述せんと希望して居るのである、それで本職は、双方に於て斷然敵對行動を始める前に、先づ長州公と直接に平和的交渉を爲すのには、此好機會は逸せられぬと考へた、本職は、若し是等の青年が幸ひにして毛利公の城下たる山口へ到達する事が出来たならば、毛利公をして本職等の平和的提言に傾聴するに至らしむる事が出来るのは、決して不可能の事ではあるまいと思ふ、本職等は讐敵たる長州公をして竟に良友、否同盟者に變ぜしむることは望む所である、故に本職等は此の目的を達せんことを希望すると同時に、斯の如き好機會を逸せざらんことを努むるのは最も至當であらうと思ふ、本職の同僚等も皆同一の意見を持つてゐるので、是非此自任辯和使を差遣することは急務であらうと考へた。

パロサ號は六月二十三日の夜八時頃姫島へ到着した、二人は直ぐさま上陸して其土地の庄屋古庄寅次の所へ往つて、吾々は長州へ歸るのだから漁船を一艘心配してくれといふと、伊藤等の洋服姿を見て、これは外國人だと思つて容易に承知しない、仕方がないから一旦立去つて、横濱で買求めた和服に着換へ懇々と諭して到頭大きな漁船を借り、翌二十四日の朝其船に乗つて正午頃富海に到着し、それから三田尻へ行つて代官湯川平馬に面會し、吾々は斯ういふ次第で歸つたのだと話した、ところが湯川は伊藤等の風體を見て、目下長洲全藩は攘夷に熱中し婦女子と雖も短刀を懐ろにするとか、或は白鉢巻で薙刀を振り廻すといふ時だから、そんな風體では危険でござるぞと、羽織袴や大小まで與へて呉れた、そこで服装を更へて三田尻を出立し、湯川から貰つた鑑札で無事に勝阪の關門を過ぎ日没頃に山口に着いて、堅小路といふ町の豪商萬代利七の家に宿つた。

御前會議と無法な返答

伊藤と井上は即夜直目附の毛利登人の宇を訪ねて、突然歸朝するに至つた經路やら、英國公

使と交渉の顛末を語り、是非御前會議を開いて國論を一定する様に心配してくれと申込んだ、然し四箇國公使の書面は握り潰して出さなかつた、といふのは彼等は夷狄の使であるとか、夷狄の爲に遊説して國論を變じさせるのであるといふ如き考へを起さしめ、諸人の感情を害して却つて自分等の意思を透徹する妨害にならうと思はれたからである、けれども伊藤と井上の二人が歸國して、開國論を唱へるといふことが、追々一般に知れ渡り、士民は大に激昂して、此の賣國奴を殺して攘夷の血祭にすべしなどと稱へ、伊藤等の身邊は頗る危険となつた。

二十七日には、井上の請求に依つて御前會議が開かれ、毛利侯父子を始め家老以下の役人皆列席した、此時井上一人出頭して伊藤は不参した、井上は其議席で、熱誠を籠めて終日辯論したけれども、決議に至らずして散會となり、其翌々日になると直目附の毛利登人が伊藤等の宿所へ來て、今日の場合到底開國の政策に變ずる事は出来ない、假令防長二州は外敵の爲に焦土と化しても、人心の歸趨する所に從うて攘夷を遂行するの外致方がないといふ、君侯の決意を述べた、伊藤等は之を聞いて覺えず長太息を發し、毛利登人にいろ／＼難詰した結果、毛利は今一度評定するからと言つて歸つたが、七月二日に復た毛利がやつて來て、藩議は斯ういふや

うに決したから、此訓令の趣旨を以て、姫島へ行つて應接してくれと言つて渡した書面を見ると、今より三ヶ月、即ち九月中まで待つてくれ、それが出來なければ致方がないから一戦に及ばうとの趣意である、こんな勝手極まる虫の好い返答があるものか、斯る不條理な訓令で、人間の皮をかぶつて行かれるものかと、井上は大に憤つたが、伊藤は、お互に死を決して歸つて來たのだから、やる所まではやつてみようと、遂に二人で姫島へ行くことになつた、出發の朝君公より伊藤に金拾兩、井上には拾五兩をくれた、これは英國より歸朝して、此度報告の次第については、一方ならず苦勞をしたからと云ふのであつたが、多少は御機嫌取りの氣味もあつたらしい。

避難的洋行は御免を蒙る

山口から三田尻へ出て、漁船を雇うて姫島へ着いたのが十三日目の晩で、十二日の約束より一日遅れてゐたので、英國の軍艦は翌朝出帆しようといふところであつた、そこでサトーに會つて、甚だ遺憾であるが仕方がないと言つて、前の返答を申し述べると、サトーは然らば最

早致方がない、今度は弾丸の中でお目にかもらうといふやうな話で、別れを告げて歸り藩公に復命した。

ところが一藩の人士が伊藤等に對する悪感情は益々甚だしくなつて、彼は賣國奴だ、夷狄の間諜だ、斬つてしまへといふ聲が愈々高まつて來て、然も君側に居る諸臣と、内外相應じて伊藤井上の二人へ攻撃の聲を浴せかけ、さうして藩府へ迫つて、藩府に於て若し彼等二人を斬罪にすることが出来ぬならば、已むを得ず吾々が斬殺してしまふといふやうな勢ひで、藩侯も大に氣遣はれ、毛利登人をして此後の進退は何うするつもりであるかと尋ねさせた。伊藤等は、吾々は毛利家と存亡を共にする決心だから、別に進退を決するの必要を認めぬと答へた、すると毛利は實は殿様の御意見として、兩人の身の安全を計るには、再び英國へ行つて海軍の學術を講究するのが最善の策だと思ふから、その旨を兩人に勸めて見よとの仰せであるといつたので、伊藤等は慨然として、暗殺の難を逃れるが爲に再び洋行するやうなそんな卑怯未練の行爲が武士として出来るものかいと勿ねつけた、其後間もなく兩人は萬代利七の宅から湯田の瓦屋といふ宿屋へ轉じたのであつた。

外國艦隊へ談判の使者

此頃長州人は、主人の冤罪を雪ぎ且つ朝議を挽回するといふので、續々近畿へ集り、世子長門守も人數を、引連れて京都に上つた、その時伊藤と井上は、今に外國艦隊が攻めて來るのに、無暗に京都の方へ人數を出して、兩方面に大敵を受けるの不得策なるを痛論したけれども、遂に採用されなかつた、さうして藩府にては、若し聯合艦隊が來たならば、長州で攘夷をしたのは、朝廷幕府の命令であつて決して専斷でないといふ趣意を述べて、馬關の開戦を避けるべく伊藤を馬關に派遣して、外國艦隊が來たならば其趣意で應接させるといふ議を決したが、井上が不同意を唱へて、それよりは伊藤等を江戸へ遣つて、四箇國公使へ直接談判をさせる方が宜いといふので、伊藤を江戸へ遣ることに決した、然しそれより前に京都へ行つて、京都でも戦をしないやうに留めて貰ひたいと頼まれて、伊藤も承諾して、早駕籠で備前の岡山まで行くこと京都の方は遂に戦争となつて長州軍惨敗との報を得た、そこで一旦山口へ引返したが、此時外國艦隊が二十艘ばかり横濱を發して馬關へ襲來するとの報があつて、早速三田尻で會議を開い

た席上、伊藤と井上は藩府當路者を完膚なきまでに攻撃痛責したが、遂に姫島へ行つて馬關の製米を止めるように、外國艦隊に應接する命を受諾した、然し事既に遅く、外國艦隊は皆黒煙を立て、馬關の方へと進んで行く。

媾和の通辯と暗殺の噂

外國艦隊は二分隊に分れて、長州の砲臺に向つて火蓋を切つた、さうして大激戦の後、長州の砲臺は沈黙してしまつた、陸戦隊の方も敗軍に歸した、其時伊藤と井上と高杉晋作の三人は既に開戦した以上は、士氣を振興して何處までも奮戦すべしと主張し、毛利候も其議を容れて小郡に出張し、そこで色々評議をしてゐる内に、どうも是れは戰を續けると大變不利益だから、和議をしたら宜からうといふ議論が起つて來た、すると井上が非常に怒り出して、當路者の無定見無節操を罵り、憤激の結果腹を切らうとしたのを、高杉が宥めた、世子長門守も亦井上を呼んで、國家の爲であるからどうか和議を講じてくれと頼んだ、井上は、長門守に念を押して、和議成立の曉には専ら力を一方に用ひ、二洲を賭して幕兵と戦ひ、幸に勝利を得たなら

ば、幕府を倒して大政を王政に歸するといふ方針かと確め、高杉を一番家老の穴戸備前の養子と稱して正使と爲し、それに二人の副使を命じ、伊藤と井上は通辯の任に當ることとなつた。第一回の談判が済んで、井上は大砲引渡しの立會人として馬關に残り、高杉と伊藤は船木へ歸つて長門守や當路の役人に、談判の次第を報告してゐると、船木の代官久保松太郎が、伊藤と高杉を別室に呼んで、壯士等が君達二人を暗殺しようといふ企てを企てゐるといふから、高杉は大に怒つて、吾々に此大任を負はせながら、吾々を殺すといふやうな暴客を制馭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うやうでは、到底駄目だから正使は御免を蒙つて、これから脱走しようと言ひ出した、久保もどうか一時身を潜めてくれぬと困るからと云つて、兩人に百兩づゝの金子を與へたので、伊藤と高杉は夜中逃げ出して、船木管内の一村の百姓家に潜伏した。

止戦條約と伊藤の折衝

其翌日は即ち第二の談判日である、然るに媾和全權大使の高杉と通辯の伊藤は行方不明、藩府では大に狼狽して、毛利登人を家老の毛利隆雲と稱せしめ、井上に通譯を頼んで談判を終へ

た、井上は船木へ歸ると、早速長門守の面前へ高杉と伊藤からの手紙を出して、今回の和議は世子の命を受けてやつたものなるに、吾等三人が世子に勧めたかの如く誤解せられ、暗殺の企てをなすものありとは實に言語道斷なりと申出で、重臣及び君側の人々へ實情を諭されることになつて、伊藤と高杉とを使者を立て、迎へしめられ、是非従前の如く和議に盡力してくれるようにとの直命があつて、此度は宍戸備前を始め一行十五六人で、十四日の正午に一同軍艦に乗り込んだ、其談判中一番難題であつたのは、償金の一事で、高杉は償金は幕府から取るのが至當だと云ひ、伊藤は其間に立つて全く困つた、それで内々サトーに相談して見ると、これは何うしても折合つて貰はねば困る、後でどうでも話のつけやうもあらうと思ふから、今日和議談判をする眼目の簡條は、是非承知といふことにしてくれと云ふ、そこで伊藤は高杉に向ひ、自分とサトーとの間に以心傳心の次第もあるから、抗拒しない方が宜からうと説いたので、遂に承知することとなり、茲に止戦條約は締結された。

其條約の簡條は、第一今日より以後外國船艦が馬關通航の節は懇親に取扱ふ事、第二石炭食物薪水其他船中入用の品は賣渡す事、第三馬關海峡に於て風波の難に遭ひし時は障りなく上陸

する事、第四新規に臺場を整へる事は勿論古き臺場を修繕したり大砲を据ゑたり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事、最後に馬關町より初めて外國船に向つて發砲したに依つて此度焼拂ふべき筈であるが、焼拂ひは止めるから其償金を出す事、其外に軍の雜費を出す事の二簡條は、江戸で四箇國の欽差が決定するから其段は承知して居つてくれる事といふのであつた。

通譯の賞與僅に金十兩

既に止戦條約も済んだので、藩主は親書を發して和議を結んだ次第を諭し、馬關の市民へは外國人に相當の價で物を賣渡せ、決して暴利を貪つてはならぬといふ御布令も出た、さうして外國艦隊へは家老の根來上總を遣はして、色々の進物を贈つた、是等の事は皆伊藤が通譯の勞をとつて、其間を取繕つてゐる、亞米利加の艦隊へ行つた時は、伊藤にピストルをくれたりなどして、まるで前日と打つて變つた親善の間柄となつたが、茲に一つの難題といふのは償金の一件である。

償金の事は條約の末條にあるとほり、四箇國の欽差が江戸で決定するから承知することゝあ

つて、其文句は曖昧だが、到底其要求は免れないから、寧ろ此方から先鞭をつけて、其要求を緩めるか、又は金額を減ずるかの二つに對し、豫め手をつけて置くのが得策であらうといふ議になつて、修交を名義として、使節を横濱へ遣ふことに決した、伊藤は通譯として之に加はることになり、償金一件に關してうまく交渉せよとの訓令を受けた。

修交使節の一行は九月十日の夜横濱に着いて、英國公使館に公使オールコックを訪ひ、修交の爲に主名を帯びて來たと申述べ、外國の船舶砲撃の事などについて色々釋明をした揚句、愈々本題の償金一件に及ぶと、先方は案外にも、あの償金は幕府へ督促して幕府が承知したから最早其事は長州に關係無しと、斯う言ひ出したので一同はホット一呼吸ついた、元來修交使節とは表面のこと、裏面では償金を避けるといふのが眼目なのだから、先方の話を聞いて大いに安心したのである、即ち幕府は償金二百萬弗を年賦で納めるといふ契約をしたのであつた。

伊藤は藩府より金十兩を賜つて、其勞を賞せられた、三百萬弗の償金を防いだ御褒美としては、餘りに輕少で頗る不釣合だが、これが當時の慣例であつたのだらう、夫から伊藤は馬關に滞在してゐると、井上聞多が刺客にやられて大負傷をしたといふ變報に接し、直ぐさま山口に

駆け附けて井上を見舞ふと、井上は數箇所の重傷を蒙つて、床の上で呻吟してゐる態は慘狀目も當てられぬので、伊藤は覺えず悲涙に咽んで、其落涙が井上の顔へバラ／＼と雨の如く降りかゝつた、それで井上は目を開いて、伊藤の顔を見ると微かな聲で、僕は此通りやられたから、君も此地に長居をするなと云はれて、伊藤は大息して井上の宅を出た。

馬關開港説に呪はる

當時幕府では、長州人の京都に於ける行動を以て犯闕の擧となし、朝敵として征討の帥を起したが、長州の藩論は主戦と恭順の二派に分れ、伊藤は力士隊の長官となつて、主戦派の仲間に入つてゐた、長州では此主戦派を稱して正義黨といひ、恭順派を稱して俗論黨といつた而して此兩黨は内輪の大戦争を始めたのである、正義黨は高杉晋作を隊長として、諸所で戦つた結果、俗論黨は終に屏息した、そこで藩論も一定したから、高杉は諸隊を防長の要地々々へ配附して、幕府の再び攻め來る時の防備をやつた、そうして高杉は、これから防長が獨立して天下の事を爲さうと思へば、どうしても海外の形勢事情を詳かにして居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と云

ふので、洋行の志を起して伊藤に同行してくれと頼んだ、伊藤は早速同意して共に行くことになつたが、此事が漏れては面白くないといふので、極秘密にして、井上聞多と前原一誠に相談すると、留守中の諸隊の世話も受持つてくれるし、三千兩の旅費も調達してくれた、勿論藩府では公然と洋行を許すわけには行かぬから、高杉と伊藤は、英學修業且つ事情探索の爲横濱へ差遣はすといふことにした、そこで二人は馬關を出發して長崎へ行つて英國の商人グラバに面會した。

此グラバといふ人は、伊藤が横濱で交際したことがあつて、懇意の間柄であつたから、洋行の事を打明けて、どうか船に乗る心配をしてくれと頼んだ、其時横濱の領事ラウダといふのも来て居たので、ラウダとグラバが相談して言ふのには、英國の新駐日公使パークスが来る途中であるが、此人は却々のやり手だから、此人と相談して馬關を開港してどうか、馬關を開港したならば、長州の爲に莫大なる利益があらう、君等の洋行は時機でないから、それよりは馬關開港の事に盡力してはどうかと云つた、高杉も伊藤も、馬關開港の底意があつたものだから、如何にも左様でござる、然らばパークス公使に贈る書面を作らうと云つて、其書面を作

りパークスが、見えたらば之を渡してくれと頼んで、引返すこととなつたのだ、馬關へ歸つて見ると、其時應接掛として井上聞多と楊井謙藏が滞在してゐたので、馬關開港の事を相談して見ると、兩人も如何にもそれが宜からうといふことで、井上が内々藩府へ相談して見ると、藩府も其議を容れることとなつて、高杉と伊藤にも應接掛を命じ、馬關に駐在することにした。ところが如時となく此の開港説が世間へ漏れた、其頃はまだ攘夷熱の餘炎も醒めず、伊藤等に對する藩士の感情もまだ融和してゐないところだつたので、非常に攻撃の聲が昂まつた、さうして遂に高杉伊藤井上の三人を打殺してしまへといふ騒ぎが起つた、そこで高杉が言ふには實に分らない奴等だ、斯る頑冥不韙の徒に圍まれて吾々の志を成すといふことは、到底不可能な話だから、暫く避けて他國へ潛伏し、傍ら天下の形勢も探り、時機を待つて盡す方が宜いといふので、脱走することに一決した、それで高杉は名を變へて馬關を脱し、讃岐へ赴いた、井上も腹掛半纏で人足姿になり、豊後の別府へ逃げてしまつた、又伊藤は對州へ脱走し、それから朝鮮へ渡るつもりでゐた。



危難を遁れた英傑四人

高杉と井上は馬關を逃けて、伊藤一人が寝て居ると、報國隊の壯士が十四五人伊藤の宿へ押掛けて来て、是非伊藤を殺すのだといふ、從僕の源太といふ者が玄關に居ると、主人の伊藤は家に居るかと思つた、此源太といふ男は膽力のある者で、イヤお留守でござると答へると、嘘を吐くなどいつて詰るから、嘘と思ふなら座敷へ上つてお調べになつたら宜からうと言ひきつた、其時伊藤は奥座敷に潜んで居たので、上られると大變であつたが、源太がハツキリと言ひ放つたものだから、それでは稻荷町へでも遊びに行つたに違ひないと言つて立去つた、そこで源太は奥へ来て、今斯様々々な次第でございましたから、早くお逃げにならないと危ないと言ふので、伊藤は後から出て、裏手の山を踰え裏町へ出ると、そこにも報國隊の壯士が四五人居たけれども、薄暗い所で伊藤といふことを知らない様子であるから、伊藤はヨシコノ節か何か鼻歌を歌つて、其前を通り過ぎて、對州へ行く船問屋へ潜伏してゐた、さうして對州の船便を待つて居ると、そこへ木戸孝允が歸つて來た。

どうして木戸が歸つたかといふと、最初京都の變動で長州兵が破れた時、三條の橋の下で非人となつて、菰を被つて一週間位も暮したが、其時京都の町人で大黒屋某といふのが、朝晩橋上を通りかかると、ソツと袂から握飯を落してやつたといふことで、それから其橋の下を忍び出て、但馬の出石へ行つて廣江孝助といふ者の宅に潜伏してゐた、孝助は嘗て木戸の從僕をして居つた者だが、木戸は但馬に潜伏中、長州の藩論が回復されたといふことを聞いて、孝助を使として馬關へ寄越したのが、伊藤等がまだ長崎へ行かぬ前で、即ち二月のことである、そこで高杉や井上等が評議して、それでは是非木戸を呼返せといふことになつて、木戸の妾の松子を孝助と共に迎ひにやつたので歸つて來たわけである、木戸は馬關へ着くと直ぐさま伊藤の在所を尋ねつけて、どういふ次第かと聞かれたので、實は斯様々々の有様だと一伍一什を物語る、と、そりやあいけない、然らば自分も脱走するから、共に逃げやうではないかといふやうな話もあつたが、長州の方では、木戸の歸國するのを大早の雲霓を望むが如くに待つてゐて、長府の家老なども木戸を深く歓迎した、それで木戸は長府の家老などに談じて、貴藩の士が高杉伊藤井上の三人を殺すといつて騒いで居るさうだが、一體誰がそんな無謀な事をするのかと聞く

と、其首領は野々村勘九郎であるといふから、そこで木戸は野々村を呼んで懇々説諭を加へ、以後左様な不心得のないやうにといつて、野々村をして伊藤の所へ謝罪に寄越さした、それで伊藤も潜伏所から出ることが出来た、木戸はそれから召命で山口へ出で、當路の諸員と共に將來の方針を談じて、再び馬關へ出て来ると、高杉と井上を迎へにやれといふので、伊藤が手紙を書いて使の者を出した。

薩長英の三角同盟成る

伊藤の手紙によつて高杉も井上も歸國したのだから、それから三人は木戸孝允と屢會合して、どうしても攘夷の陋見を打破して、開國進取の方針を取り、さうして幕府を倒し、大政を王室に還して、日本の統一を圖るより外には方法は無いといふことに、みんなの議論が一致した、しかし是れは到底一藩の力で出来るものでないから、此際従來の區々たる感情を排除して、薩長の二強藩が聯合し、王政復古の大業を成さうといふことになり、伊藤や井上は木戸や高杉の密議に參與して、十分盡力するところがあつた、時恰も幕府が再度の長州征伐をやらう

としてゐるので、之に對抗する爲外國の堅艦利器を買入れるのが急務だとあつて、薩藩の名義を借りて購入することとなり、伊藤と井上は其用務を帯びて長崎へ派遣された。

伊藤と井上は長崎に着くと、阪本龍馬の組織した海援隊の斜旋に依つて、幕府の偵察を避け、薩長聯合の事についても、從來の行きがかりを捨て、意思の疏通を圖るべく大に努力するところがあつた、ところが此際英國公使パークスが鹿兒島行のことがあつて、伊藤は此薩英會盟に長州も是非参加せねばならぬとなし、非常なる活動を試みたのである、伊藤が此會盟を以て國家の大事となす所以のものは、餘程深遠の意味があるので、當時佛蘭西は幕府を助けて諸侯の封地を削小し、幕府の衰勢を挽回せんと圖つてゐたので、薩長の二藩に於ては、英國と親善の關係を開き、佛蘭西の政策を牽制するの必要があつたのである、さうして伊藤等の盡力空しくならず、薩長聯合の成立と共に、英國と親善の關係を開き、恰も薩長英の三角同盟といふやうな形のもが出来て、これよりして幕府を倒し王政復古を圖るの準備が整つた。

朝官となつて外人と折衝

世は遂に王政復古となり、而して幕府討伐の軍は興された、伊藤は其間寢食を忘れて國事に奔走してゐたが、大阪落城の翌日即ち正月の十一日に、一つの外交問題が起つた、それは前年未だに備前藩が、西宮警衛の命を朝廷から受けたので、正月十一日に家老の日置帯刀が兵を率ゐて西宮へ行く途中、外國人二名が其列を犯したので、之を制止すると、其二名は聽かずして路傍の民家へ這入つて、短銃を備前兵へ打掛けたものだから、備前の兵は之に向つて發砲し、前驅の銃隊は其逃ける奴を追撃したので、外國人も軍艦又は居留地から兵を出して之に應戰することになつた、そこで日置帯刀は、これは外交上の大事件を惹き起すといふので、兵を收めて、其次第を朝廷へ届け出た、すると朝廷では長州の交野十郎へ外國人と交渉するやうにといふ命令を下された、交野は早速兵庫へ行き薩藩の吉井幸輔と二人で、英國公使館の譯官サトーに遇つて、此一件は全く一の齟齬から出たの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を陳辯するけれども、サトーは、備前兵へ向つて失禮したのは、佛蘭西の蹶卒である、それを居留地に向つて發砲したのは

實に亂暴な舉動ではないか、それで朝廷では、王政復古をして攘夷の議を決せられたと見るより外は無いと言つて、どうしても聞入れてくれない、此時は英米兩國は兵を出して神戸の兩口を扼し、帯刀者の往來を止め、且つ大村佐賀の汽船が六艘ほど碇泊してゐたのを、悉く抑留してしまつた、此騒ぎのところへ、伊藤が國から上つて來た。

伊藤は直ぐさま英國公使のパークスを訪ねて、どういふ次第かと聞くと、パークスは大に怒つて、朝廷では王政復古と言つて、日本の政府が變つたさうであるがまだ外國へは通告がないから、其方針が如何であるかも知ることが出來ぬ、さうして備前兵の舉動を見ると、朝廷では依然として攘夷の方針を取るものであらうと思ふより外に判斷は出來ぬではないか、と言つて頻りに怒氣を吐き散らす、伊藤は之を慰諭して、どうか三日間猶豫してくれ、其間に私が處置をするからと言つて、直ぐ大阪へ行つて見ると、其時は仁和寺宮が外國事務總裁で、東久世通禧が外國事務取調掛、小松帯刀、後藤家二郎などの人々が之に隨從して居たので、伊藤は是等の人達と面會して、善後策を相談し、急に王政復古の事を外國公使にも布告し、さうして此問題の始末をつけることになつたので、十三日には伊藤は外國事務掛を命ぜられた、是れ伊藤が朝官

となつて外交の衝に當つた初めである。備前兵問題は一家來が罪を一身に引受けて、外國人見物の前で、見事に切腹して、それで鬼がついたのであつた、此月二十五日伊藤は參與職を命ぜられた。

### 公 爵 山 縣 有 朋

幼くして母を喪ひ、女丈夫の稱高き祖母の手に育てられて、村中持て餘しの饑鬼大將となつた辰之助身分低きが故に辱かしめられたるに噴激し、人一倍文武の道に勵んで、天稟の才能は其光りを輝かし、先輩に認められて國家に奔走するに至つて、幕末の風雲は彼をして青雲の志を達せしむるの好機會を與へた、彼は明治三年佛獨露三國の巡遊より歸朝して、兵部少輔に任ぜられ、卅五歳にして陸軍中將となり、明治十八年内務大臣となり、同十二年總理大臣に任ぜられ、陸軍大將、司法大臣、樞密院議長となり、六十一歳にして再び總理大臣となり、元帥となり、日露戰役の功に依り公爵に陞叙された。

### 軒 傾 ける 茅 屋 に 呱 々の 聲

山縣有朋の父有念は、僅に五人扶持といふ身分低いものではあつたが、其正系は決して卑しいものではなかつた、彼の遠き祖先を尋ねて見ると、人皇五十六代清和天皇第六の皇子貞純親

王の御子、經基王に出でたる攝津源氏の庶流であつて、代々安藝國王庄に住んでゐた、然るに永正年間毛利元就の吉田に興るや、毛利に従うて諸所の軍戰に参加し、數多き功を立て、譽は後の世にまでも稱へられた一武士の家で、更に關原の役後、毛利輝元が其封地を削られるに及んで、終に民間に轉々流浪する身となり、中祖山縣七左衛門も亦浪人の悲しき日を送らなければならぬ境遇に立至つた、そこで七左衛門は長州萩へ行つて、兵法等の教授を其日の活計にしてゐたが、嗣子喜兵衛は成人の後、再び毛利氏に仕へて、當主山縣有念の今日に至つたのである。

時は天保九年閏四月二十二日の朝、初夏の麗かな新緑の風薫る、長州萩の片ほとり川島村の軒は傾き壁は落ちたる茅屋に、山縣有朋は呱々の聲をあげた、有念夫妻と、祖母と長女の四人暮しの貧しい家に、更に嬰兒が殖えて一家の生計は誠に氣の毒な程みじめなものだつたが、家族の人達は孰れも手内職に夜を更かし、辰之助(有朋の幼名)の成長を樂みに平和な月日を送つて居た、殊に有念の母は、藩中でも女丈夫と言はれた程の婦人であるから、早く夫に別れて後若夫婦を助けるので、由緒ある山縣の家は、貧しきうちにも村人に蔑まれる事はなかつた。

一村切つての餓鬼大將

山縣が五歳の秋に、ふとした風邪が原因となつて、病の床に就いた母親の松子は、數日ならずして容體革まり、偉いお武士になつて下さいの一言を辰之助に残して、遂に黄泉の客とはなつた、それから辰之助は、全く祖母の手に育てられて行つたが、祖母の愛情は以前に増して辰之助の上に注がれたけれども、それは世の常に聞く盲目的愛情ではなく、愛する裡にも厳しき養育は辰之助の性質に能く合致してゐた、性來が負けぬ氣の辰之助、そこへ女丈夫的な祖母の教育方、辰之助が日常の行動にもそれが能く窺はれるのであつた、然し、それも嵩じて來ると少しく亂暴に過ぎ、腕白少年の本領に脱線して行くのであつた。

遂に辰之助は純然たる腕白小僧と化して、自分より年上の者と喧嘩を始める、亂暴な眞似をする、其腕白振りに向ふ三軒兩隣の噂から始まつて、遂に村中に擴まり、一村きつて有名な餓鬼大將とまでなつてしまひ、山縣の辰坊といへば、誰一人として好く言ふものとはななまに、全く持て餘し者になつてしまつた。

想起す阿武川の礫合戦

其頃我に於ける少年達の、年中行事の一つとまでいはれてゐた、阿武川の礫合戦と云ふものがあつた、それは毎年春から秋にかけて行はれるので、一方は川島、土原等の各部落から、又一方は椿郷、松本の莊などの各部落から、いづれも腕白小僧達が、手に手に得物を携へて阿武川の兩岸に集まり、各自礫を擲んで投げ合ふところの、對岸の腕白者相手に川を挟んでの合戦である、而して其數實に數百の多きに達するとさへ唱へられる程の盛況を見るのであつた。

即ち双方に旗頭があつて、礫の機け合ひの折を見て、餓鬼大將の命令が一下すれば、今まで堤の上に相對して居つた河童坊主共が、一齊に河中に飛込んで、敵方に向つて猛烈な突貫をする、中には竹槍を持つてゐる者もあれば、又根棒や日本刀を持つて水中に躍り込み、追ひつ追はれつ、或は組み合ひ、或は斬り合ひ突き合ひ、敵も味方も血潮を流して戦ひ合ふ有様はさながら少年軍の實戦で、壯絶といはうか、勇烈といはうか、寧ろ危険の極に達してゐる。

此合戦に辰之助は、いつも無くてはならぬ一方の總指揮官であつた、従つて敵方では辰之助

の指揮と見ると、平常餓鬼大將として其勇名を轟かしてゐるから、身分を笠に着て弱い者いぢめしをて歩く奴は、それが如何なる人の倅であらうとも、向ふに廻して喧嘩をする一種の俠氣が、辰之助の人望であり、又憎まれ者になる原因でもあつたのである。殊に彼は身分が僅に五人扶持といふ、仲間小者格の小倅であると云ふのが、敵方の小僧共に取つて、最も好い復讐の口實として「それ、山縣の辰坊だツ、後へは退くな、辰坊をやつつけるツ」と四方八方からの包圍攻撃に出逢ふといふ程、群童中に憎まれ者の傑物であつた、後年山縣が昵近者に述懐して「今考へると随分亂暴な遊びであつたよ、今でも其時の遺物が此の通りぢや」と短く刈り込んだ頭の上に、月形や星形の無数の突傷刀傷の痕があるのを示して「あの時の事を考へると、今の子供等の遊びは、まるで女子の遊戯も同様ぢや、アハハ、ハ、ハ、」

諒解ある祖母の訓言

辰之助の腕白には、一家の人達も相當頭を悩ました、村人の其惡評を聞く毎に、祖母は「お婆さん子だから」と云ふ言葉の交るのを如何に氣に病んだことか、そこで暇があれば辰之助に

腕白の強意見を加へるのであつた、然し其腕白や餓鬼大將は、世の常のそれとは大分異つてゐた、残忍な兇暴性を帯びた腕白ではなくて、少年ながら相當理智のある腕白であつて、而もそれは年と共に漸次明瞭になつて來た。

性來が負ける事の嫌ひな辰之助だから、彼の遊んでゐるのは單に弱い者いぢめのやうな事とは趣を異にし、常に武張つた遊戯を好んでゐた、一本の棒きれを持つても劍術の稽古をするといふ風で、武術の遊びにかゝると、食事時分も忘れて遊ぶといふ有様であつた、其頃長藩の學校である明倫館は、藩士の子弟が學問と武術の唯一な勉學所であつたが、辰之助は常に此明倫館の塀の外に立つて、道場から漏れて來る竹刀の音を聞いて、小さな肉體の血汐は浪を打つて戦くのである、而も明倫館の規則としては、士分以上の者の子弟でなくば入學を許さぬ事になつてゐたので、如何に齒齧みをしてもそれは到底不可能の事だ、それでも彼は毎日のやうに明倫館の附近に出かけて、洩れ來る竹刀の音に、劍道の一筋でも覺り得る程の喜びで、それを聞くのであつた。

斯くて辰之助の亂暴は、次第に武人的又は男性的快瀾さのための、前提であつたことが、祖

母を始め父の憂念にも解つて来た、祖母は非常にそれを嬉しく思つて、

「辰之助や、そなたの亂暴なのに、村の人々が色々に悪しざまに噂してゐる、亂暴も唯の亂暴では、大人になつても無頼漢になるまでです、心あつての亂暴なれば妾は決して咎めませんから、よく心に止めて、妾の言ふことを聞か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ぞ」

と祖母は涙を溢して意見するのである、辰之助も祖母の言葉は誰よりも身に沁みる、子供ながら心に深く決するところがあつた。

月日に關守なく、辰之助は早や十三四歳となつて、昨日まで村人から鼻つまみにされてゐた彼も、今日此頃は其日常の生活が一變して来た、當時長藩の規定として、仲間小者の子供達で十三四歳になると、藩の給仕役を命ぜられるのである、即ち朝早くから夜は遅くまで、御用書類を携へて各所に使ひしたり、或は領内の秘密事件などの探索をさせられるのであつた、勿論秘密の探索をするやうになるのは、少しく年嵩が増してからで、今で云ふ刑事の下働きと云つたやうな職務で、武士としては甚だ卑しい職務の一つに數へられてゐた、辰之助は斯うした給仕同様の職務の爲に、殆ど自分の好きな書物さへ碌々讀むことの自由もない程追ひ使はれた。

彼是するうちに彼も元服して、明倫館の手子として同館に住み込むことゝなつた。

### 雪辱の決心に憤然蹶起

或る暴風雨の朝であつた、辰之助は明倫館の頭目の命令で、御用書の傳達にと門前へ駈け出した、折柄、流行の紋服美々しく着飾つた一人の若侍が、竹刀に擊劍道具を結び付けて肩にかけ、意氣揚々として明倫館に入らうとするのに出會つた、當時藩の習はしとして、明倫館の手子は、士分以上の者に對しては一々土下座をして、敬意を表する事になつてゐたので、辰之助は此若侍に逢ふと早速下駄を脱ぎ捨て、泥濘の中に土下座をしたのであつた、然るに何うした機會にか、泥汁はサツと飛沫を散らして、其若侍の美しい袴の裾を汚した。

若侍は満面に朱を濺いで「無禮者ツ、其處動くなツ」と、佩刀の柄に手をかけて、はつたと睨むのであつた、過失は何れにあつたか分らぬけれども、辰之助は自ら身分の低きを悟つて、「私の粗忽何とも申譯が御座りませぬ、どうぞお許し下さい」と、平身低頭して詫びたにも拘らず、若侍は「唯粗忽では許されぬ、其方の粗忽とあれば両手を突いて詫びよ」と威猛高、日

頃負けず嫌ひの辰之助も、長い物には捲かれる、自分は今重要な命令を帯びてゐるのだと云ふことを咄嗟の間に悟つて、泥濘深き大道の眞只中に両手を突いて謝罪したのであつた、其有様を心地好げに眺めて「ウム、許して遣はず、行けッ」と、若侍は得意らしく大手を振つて明倫館内へ遣入つて行つた。

暫時具後姿を見送つてゐた辰之助の兩眼からは、ハラ／＼と玉のやうな涙が二つ三つ、落ると共に齒はギリ／＼音を立て、鳴つた、完く後姿の見えなくなつた時、彼は初めて我に返つた如く、立上つて「今に見ろッ」と口の中に呟いた、時しも雨と風は復たも一しきり其強さを増して、此可憐な少年の横顔を打つた、嗚呼此の耻辱、人一倍負ける事嫌ひな彼をして、如何に血湧き肉躍り骨鳴るの恨みあらしめたか、身分低きが爲に男子として此上もない耻辱を與へられた、今は早や一日も速に修業成功して、後日具雪辱の時を待つの外仕方がないと、固く決心の跡を固めたのである、それだけに彼の勉強は、尋常の申譯的勉強とは違つて、人知れず絶大な努力を拂つた事が首肯されるであらう。

苦學して文武の道を勵む

武術に對して彼の修業は、殆ど晝夜の差別もなかつた、のみならず彼は文學の道にも精進した、父親の愛念は長藩でも音に聞えた國學者だつたから、貧しい裡にも幾多の書籍を購ひ與へ自ら師となつて彼を教導した、而も常に自分を始め俸が仲間小者として悲惨な境遇にあるだけに、どうかして俸だけは成功させたいと、子を思ふ親心の切情が注がれた、それを知つてか辰之助も又父の教へを心ゆくまで能く受けたのである。

其後静岡衝助、林有聲等に師事して、少年としては造詣却々淺からぬものがあつた、特に書を善くし、又父の教へがあつただけに、幼少の頃から敷島の道には一通りならぬ着想を有してゐた、彼が十三歳の時に詠じた歌に、

窓近き竹のそよぎも音絶えて

月影うすき雪のあけほの

と云ふのが、さうして十五歳の時、劍術及び柔術の免許を得たと云ふから、彼が天稟の



才能を有してゐたと云つても過言であるまい、又槍術は岡部右門に就いて寶藏院流を究め二十歳の時免許を得た。

之より先、藩の規則が稍民衆的に改正されて、足輕の子弟と雖も明倫館に學ぶ事が出来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彼は他に率先して入學したが、多年美望の的であつた明倫館への入學は、彼が畢生間に忘れられぬ嬉しきものゝ一つであつたとか、而して豫て素養ある辰之助は、成績群を抜いて、嶄然頭角を現はしたが、如何せん身分低き者の子弟は、單に明倫館の學生たるのみを許されない、毎朝早く腰に辨當をつけ、郡奉行所へ勤務せねばならぬ、それは幾多の書類の書直しか、又は整理といつたやうな仕事で、今日で言ふ書記 其當時の書役といふ役、却々忙しい仕事で、碌々食事をする暇さへ無いことが多い、此時代が相當の期間續いたので、後年實務的の手腕を發揮し得たのは、實に此時の練習と努力とが與つて大に力があつたのだ。

形勢偵察に京都へ上る

安政四年、辰之助も早や青年期に達したから、幼名を改めて山縣小輔と稱した、當時徳川幕

府の専横は人心をして愈々乖離せしむるに至つた、長藩主毛利慶親は、歴代列祖の遺志を承けて常に勤王の志を懐いてゐたが、現下の時勢を見て大に憂へ、二十六歳の青年吉田松陰を召して意見を聴き、門弟中の心利きたる者を二三京都へ遣はして形勢を偵察せしむることとなり、松陰は伊藤俊輔、杉山松助、伊藤傳之助、岡仙吉の四人を選抜し、更に山縣小輔、總樂悦之助の二人を加へた、斯くて一行六人は安政四年六月京都に入り、諸藩勤王の志士と交際を結んで京都の實情を探つてゐたが、これより先き、入京してゐるものに久坂義助、赤川淡水、中村道太郎などがあつた、彼等は時勢の變動の近きを思ひ、それを待つてゐたので、是等の人々とは屢々會合して、幕府攻撃論に花を咲かせた。

其頃の勤王家の意見は、先づ幕府をして勅命を奉ぜしめ、天下の人心を一新する方策を樹てねばならぬといふに一致してゐた、然るに幕府は勅命を奉ぜず専斷を以て、外國と條約を締結し、江戸、大阪、兵庫其他四港を合せて開港し、江戸に外國商館を設置しようとしてゐる、爲に京都に相會せる諸藩の志士は、愈々悲憤慷慨して、庸人國を誤るとなし、形勢刻々に悪化し、不穩の狀を呈するのであつた。

斯る情況を具さに調べた小輔は、中村道太郎と共に一先づ復命の爲歸藩する事になつたが、其時久坂義助は、

「山縣君、僕が紹介するから、君は歸藩後松陰先生の門に入らぬか」

と勧めるので、山縣にとつては願つたり叶つたりの豫ての希望である。

「イヤ入門をお許し下さるならば、何時でも願ひたい、是非君紹介状を書いて呉れ給へ。」

茲で小輔は久坂義助の紹介状を得て、勿々に歸國したが、先づ一通り藩主に復命をした後、松本村に馳せ行き、松陰を訪うて、いよく松陰門下の一人となつたのである、さうして松陰に師事して、一層心術を磨いてゐた。

### 九州各藩の情勢を探る

由來薩藩と長藩とは犬猿も管ならぬ間柄であつたが、舊來の慣例として、毎年七月には兩藩の家老から、同時に存問の書を贈る儀禮が行はれてゐた、そこで萬延元年七月にも兩藩から此儀式は當然行はれる事となつて、其使者として小輔が選任された、しかしそれは表面の儀式

を名として、實は薩藩が現下の時勢に對して、如何なる考慮を持つてゐるか、又どうしようとしてゐるかを探るための、重大な任務が附帯されてゐた。

ところが薩藩には一つの藩規とも言ふべきものがあつて他藩の者には關門の守備を嚴重にして、其出入動靜を監査してゐた、殊に櫻田門外の事變後は、天下の形勢容易ならずとあつて、諸藩に於て薩藩の行動を注目するが如くに、薩藩でも一層警戒を嚴にして居たのである、それがため小輔が薩摩の國境に入ると、一郷毎に護衛の武士が附添うて、到底小輔をして自由の行動を執らしめない、其態度は護衛に名を藉りて、恰も囚人を護送する様に似てゐる、其上薩摩と長州の事とて、言葉にそれ／＼特色の詭があるから、少しも薩摩藩が天下に對する心情を探る事が出来なかつた、故に小輔は折角の任務も十分に果すことが出来ず、單なる一儀禮の使者たる任務以外には、何物をも捉へ得ずして歸國の己むなきに至つたのであつた。

時代の潮流は到底人力を以て之を阻止するに由なく、憂國の志士は到る處に出沒會合して機を熟するを待つと云ふ有様であるから、幕府の之に對する憎惡の念も亦大きなものがある、即ち凡ゆる手段を盡して、之を壓迫せんとした、小輔は九州各藩の情勢を探るべく文久元年十

一月出立して、先づ豊後の岡藩に其人ありと知られたる小河彌右衛門は、最も勤王家として他藩にまで其名を知られてゐるから、是非共小河と面接して、時勢に對する岡藩の態度を探らうと、時山直八と共に其領地に入込んだが、警戒が却々嚴重な爲に、遂に城下に入ることが出来なかつた、武術修業者と稱して旅宿に着いても、猜疑の眼は到る處に光つてゐて、小河に面會するどころか、あべこべに不審の旅人として捕縛もされかねまじき情勢であつたから、二人は到頭小河に面會する事を断念して、鶴崎に出て船で歸らうとしたが、海上風浪高くして進む事が出来ないで、再び陸上を辿つて歸國した。

この旅行中、山縣は萩原鹿之助と變名してゐたので、偶々別府で親父を得た島維新が、其後萩に来て萩原鹿之助と云つて尋ね廻つたが、遂に其人と面會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かつた、維新後島が山縣に面會の節、互に過ぎ來し方の事件を語り合つて、昔なつかしき話に時の移るもの知らなかつたといふ。

藩主出迎への爲出府す

一方幕府は益々朝廷を蔑ろにして、諸外國と私に貿易を開始するの議を決した、爲に天下憂國の士は各所に蜂起するといふ有様の折柄、薩藩主島津三郎は兵を率ゐて京都に入るべしと傳へられ、此事を知りたる久坂玄瑞は、薩摩と提携して一旗擧げんと考へて、暗中飛躍は刻々に猛烈の度を加へて來た、長藩にても形勢の音ならぬを見て取り、手元役の北條瀨兵衛をして、藩主お出迎へとして江戸に急派することになり、隨行として山縣小輔もそれに加はつた。

久坂等の志士は山縣が隨行と聞くや、

「オイ、山縣、シツカリ頼むよ、君が東上することは、吾々の活動の上に多大の便宜を與へる譯だから、君が江戸に着いたら、同地の同志と相談つて、京都及び郷里の吾々と行動の一致するやうに、偏へに君に斡旋を頼むぞ」

と、同志の面々は既に我事成れりとばかりに、拍手して喜び勇み、山縣の江戸行きを送るのであつた、一行が大阪京都へと入り來るに隨つて、勤王論は當るべからざる事となつて來たのみ

ならず、各地の志士は日を逐うて京都に集り、今や時機の到るを扼腕して待つてゐる。  
二人は旅を重ねて京都を過ぎ江戸に向ふ途中、沼松で長藩の長井雅樂が、江戸から入浴する道中に出會つた、元來長井は公武合體論者で、謂はゞ曖昧妥協派であるから幕府の命を受けて京都に入り、大に公武合體論に努力して、其實現を謀る目的で道を急いで來る途中なのであつた。

長井は斯の如き持論であるから、之に對して今京都大阪及び長藩の事情など物語つて見たところで、それは馬の耳に念佛同様だが、幸ひ一行中に時山直八が居たから、これと會見して、山縣は自分の今日まで見聞した事などを物語り、其同意を求めた、然るに時山は長井の説と自分の意見とを鹽梅して、暫く時機の熟するを待つと云ふ、而して激論の末、アハヤ山縣は時山を斬つて捨て、返す刀で我と我が腹を屠らうとするまでの場合となつたが、時山の誓約と山縣の諒解に依つて、二人は機嫌よく右と左に道を急ぐのであつた。

山縣等の一行は三月廿三日無事江戸に着し、翌日藩邸へ伺候して、此度君公の出迎へとして出府した事を申述べ、當時江戸詰であつた木戸孝尤と山縣は、密に別室で面會して、萩に於け

る有志が結束を固めて、島津の舉に加盟する手筈になつてゐる事や、又京都や大阪の事情等を委細物語つた、すると木戸は諄々として、久坂等の謀が時機に副はず、今暫く待つた方が宜からうと諭された、一方長井は京都に於て盛んに公武合體論を主唱し、聖上にも殊の外御満足にあしせられたとの事だつたが、俄然島津三郎久光が兵を率ゐて上京したので、其志士等の猛烈なる反對に會うて、長井等は一たまりもなく其立場を破壊された、そこで長藩主毛利慶親は一先づ長井をして江戸に還らしめるのが得策と思ひ、人を派して彼を呼び迎へたが、朝廷では至急毛利宰相に上京せよとの口上を長井に托されたので、世子元徳が歸藩する事となり、北條山縣の二人は世子のお供として歸國の途に就いた。

勤王黨の爲に畫策奔走

文久二年四月に着京した島津三郎は、極めて穩健な態度を持して、爲に勤王擁護派は其期待を裏切られたので、血氣に逸る若武者は彼の伏見寺田屋騒動を惹き起す如き有様となり、志士の計畫は一頓挫を來した、そこで山縣等は、京都の事情が餘りに變遷して、期待した島津が

斯んな有様では、到底吾々の素志は貫徹すべくもないと思つて遂に歸國した。

明くれば文久三年正月、幕府は勅命を奉じて攘夷を實行することになつたので毛利慶親は一旦歸國して兵を集める事となつたが、形勢は又急轉直下の形となつたので、山縣は藩政府の命を受けて二月十五日京都に赴いた、其時分京都には諸藩の志士群をなし、洛陽の巷は彼等の横行跋扈に委した、而も彼等は氣風益々荒み、徒に争ひを好み人を斬り、血腥き風は暗澹として京都の街路を吹きまくり、民心一日も其堵に安んぜずといふ殺伐時代を現出した、そうして暗に徳川を諷した所爲として、等持院なる足利將軍の木像を誣り、誅戮を加ふるの書を作つて三條河原に梟首した傍に掲示するなど、徳川幕府を激怒せしめて、守護職の松平容保に必ず犯人を捕縛せよとの嚴命を下すに至つた、さうして犯人は直ちに逮捕されて其罪を糺された。

折しも山縣は京都に居たので、これは由々しき問題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之が爲に勤王の士氣を沮喪さるゝことがあつては、後日事をなす時に大なる支障を來す虞れがあると、赦免に關する長文の建白書を草して、之を朝廷に奉つた、而も其建白書は單に志士の赦免のみでなく、實は斯る暴行の出現は、取りも直さず徳川の信望が地に墜ちた事を物語るものだから、此の際

勅を發して討幕の命を下されるのが、現下の形勢及び人心の動搖を緩和する唯一の手段と存じ奉るといふ旨を諄々と奏上したもので、之に署名したのは山縣小輔、入江九一、土州の書生吉村寅太郎の三名であつた、此建白書は其後如何になつたのか、握り潰しか、主腦部の人の手に残つたのか、杳として消息更に無しであつた。

折柄侍従中山忠光は京都を脱走して下關に至り、思ふ仔細ありとて官位を返上し、父大納言とも親子の縁を絶ち、轉々流浪の身となつて、或は勸説に或は畫策に何事かをなさんとしたのである、是に於て京都の空氣は又しても動搖し始め、形勢頗に險惡の徴を示して來たので、在京の志士は、今日に於て事をなさずんば遂になす時なかるべしとばかり、相會し相謀つて、山縣をして急遽歸藩せしめ、中山忠光の脱走及び藩の有志との打合をなさしめることになつたので、山縣は旅の仕度もそこ／＼に京都を引上げた、次で高杉晋作も又山縣の後を追うて歸藩し萩城の空氣は俄に又緊張して來た。

山縣の建白と馬關の攘夷戦

其頃苟くも國を憂ふるの士は何れも、尊王攘夷を唱へぬ者はなかつた、殊に長藩の如きは、藩主父子を初めとして、藩士一般より農民に至るまでも之を口にせぬは無いから、其勢ひは到底他藩に見る事の出来ぬものであつた、そこで山縣はつらく思へらく、

「どうしても長藩の攘夷だけは、成功は六ヶしい、近隣の諸藩と提携して進むにあらざれば徒に平地に波瀾を起して、失敗の譏りを受けねばならぬ、先づ第一に各藩を説き、同意を得て然る後事を擧げるに如くはない、萬己むを得ざる時には、長防二州だけが犠牲となる決心なくてはならぬ」

と、この趣旨を以て委しく藩政府へ建白した、藩政府でも彼の議論に相當の理由があるから誰一人として之に反對するものはなかつた、そこで藩政府は朝廷に對して、山縣の意見と同様の建議書を作製し、其使者として山縣を京都に急行せしめた。

これに先つて在京各藩の有志は、奇々協議を重ねて、今は詮ないから攘夷の勅を請うて事

をなさんと決議し、若し四月十五日までに詔が下らぬと云ふ時には、決死の有志が密に横濱に赴き、洋館を焼き拂つてしまふといふ程度にまでも計畫は進んで来た。

山縣は久坂等にも面會して、自分が此度上京した次第を委細物語つたが、久坂等志士の方は既に計畫も出来、而も血氣にはやる壯者の事として、山縣等の建策は極めて手緩い事として排斥せられ、在京志士の氣勢は刻一刻と險惡の度を加へつゝあつた、そこへ一日延びて十六日に攘夷の大命が下り、志士の勇氣は正に百倍して、最早論議の場合ではない愈々實行の策に移らねばならぬと、久坂、山縣、高杉等の志士は攘夷戦の準備の爲に歸郷する事になり、廿餘名の壯士は行李を整へて京都を發し、防州宮海に着して其處で方策を樹てた。

斯くて馬關を中心として攘夷戦の火蓋が切つて落される事となり、其策源地を山口に移すと共に、馬關では夜を日についで臺場を築き、大砲を据付ける、防禦工事は眼さましいばかりに進捗し、五月十日の夕、米國商船が馬關海峡を通過するのを狙つて先づ攘夷の血祭をやつた、それから佛蘭米三國の軍艦と砲火を交へ、之が爲に長藩が拂うた犠牲も頗る多かつたが、長藩の士氣は愈々振興され、且つ各藩に對して長藩の威力を示すに至つたのであつた。

敵彈飛來して彼を傷く

元治元年七月、英國の軍艦二隻が姫島に投錨して、書面を以て「如何なる事由の下に先般我國の軍艦に向つて發砲したか」と強硬な談判を持ち込んで來た、之に對して長州では、外艦砲撃は勅命を奉じてやつた事で、藩主一個の私心より出でたものでないと立派に答辯した、すると各國公使は、然らば親しく天皇陛下に拜謁し、事の理非曲直を正さうと頑張つたので、幕府は大狼狽を極め、外國奉行を派して、それは何かの誤解であらう、天皇陛下に謁して事を正す等の事は暫時待つて貰ひたいと申入れた、然し烈國側では、既に協議を纏めた上の事だから此上は談判を待たずして長州に攻め寄せるといふに一決し、八月五日英艦が先づ砲撃の火蓋を切つた、此時軍監となつて壇浦支營長たりし山縣は、營所の門前の桶で水を飲まうとするところへ、偶々敵彈飛び來つて背囊中の握飯を貫いて、右腕に及び、又胴腹の左右を貫いた、そこへ三浦五郎が駆け付けて手當を加へ、飽迄戰ふと頑張る山縣を無理に退軍させた、而して徳川幕府が年賦賠償をすることとなつて和議は成立した、此時山縣は歳二十七の血氣盛りだつた。

諸隊解散の命令を拒む

由來徳川幕府は、長州が何かに就けて眼の上の瘤であるから、此度の攘夷事件を好機として其勢力を根本から覆へしてやらうと云ふので、長州は勅命を矯めて理由なき戰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斷然たる處置を執るべきであると、毛利慶親父子の官位を奪ひ、且長州征伐の令を發した、之に就いて長州では硬派と俗論派とが相争ひ、長藩の形勢は、前門の虎、後門の狼といふ有様になつた、奇兵隊を率ゐる山縣は、度々建白書を藩政廳や藩主父子へ提出したけれども一向採用してくれないので、此上は幕府を相手に戦はねばならぬと考へ、一先づ徳山に諸隊の兵を移して、戦時の場合に備へる爲に、附近の地形等を十分に視察し、一朝事あるに際し立所に砲火を交へられるばかりの用意を整へた。

然るに藩主は人心鎮撫を名として、山口から萩に歸り、從つて藩政廳も萩に移され、俗論黨が全く勝を占めた形となつた、さうして征長總督徳川慶勝の要求にかゝる、三條實美等五人を九州の五藩に引渡す事、山口の城を毀つ事、大膳父子は寺院に蟄居して自判の謝罪狀を出す事

の三ヶ條を實行するやへであつた、之を見た諸隊は、事態容易ならずとして頻々と建白書を提出し、一方皇祖並に藩祖の廟に参籠して、初志の貫徹を瞻念する等、種々なる運動を熱誠に講じたが、いづれも奸臣の遮るところとなつて其意を達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い、此上は公卿を俱して事を擧げんと、山縣は先づ各部隊長と協議して、山口に諸隊を移す事にした、此報に接した藩廳では大に驚き、家老毛利上野を正使として諸隊解散の命を下した、諸隊の代表者は正使に面接して大論判の末、正使等は遂に撃退されて萩に逃げ歸つた。

五卿を具して長府に向ふ

其後萩城からは何の音沙汰もなく、諸隊から又手を變へ品を換へて建白してゐる事、前後十四回にも及んでゐるのに、一つとして採納されない、そこで山縣はつくづくと考へた、最早や事茲に至つては防長の二州悉く俗論に壓せられてゐるものと見ねばならぬ、其中にあつて頼り大義名分を明にし、固く執つて動かざる巨人は、實に長府公一人のみである、依つて此人に依つて挽回の策を講ずる以外に、決して方策はないと、そこで早速諸隊の會議を開き、自己の

意見を發表したところ、何れも大賛成で可決したから、諸隊は三條實美等五卿を俱して、拂曉山口を出發し長府に向つた、其兵數實に八百人、ところが途中長府から急使が來て、今各隊と五卿に來られては困るから、暫くの間山口に居て貰ひたいと云ふ、山縣は頑として之を却け、夜に入つて長府に着いたが、民家では何事か大椿事でも出來するものゝ如くに思つて、一軒として宿を貸す者が無い、山縣等は餘儀なく五卿を功山寺に、諸隊を附近の寺院に合宿させた。此日五卿を始め諸隊の人々は、朝食をした儘で何れも空腹と、二日間の急行軍で疲れ切つてゐるので賄をする者が無い、己むなく寺の佛壇に供へてあつた御飯や柿などを喰つて、一時の空腹を凌ぐといふ有様、山縣等は食事もせず旅装も解かず、急ぎ長府侯に謁して今日までの経過を簡單に申述べ、更に詳細なる意見等を陳述して深更寺院に歸つた、其後から長府侯より一同へ握飯と梅干とを大盥に盛り、酒の大樽を備へて送り届けられたので、施餓鬼供養に會うた無縁佛のやうに、始めて五卿及び諸隊の人々は人心地づいたのである。斯くと知つた萩城では又少からぬ狼狽をした、既に五卿を九州の五藩に引渡すとの條件を承諾し、之を實行せんとする矢先に、諸隊が之を俱して、長府に至つたので、萬一此問題にして



解決せねば、折角の恭順も水泡に歸するといふのであつた。

剃髮して素狂と號す

そこで藩廳では急使を長府に送つて、五卿は既に京都に還られる事になつたから、其旨宜しく承知せられよと告げた、諸隊は愈々激昂して、斷じて之に應じない旨を答へた、一方征長總督と長州との間に斡旋してゐる筑前の月形浩藏等は、筑前に潜伏中の高杉晋作に此由を申送つたので、高杉は痛憤措くところを知らず、成敗を顧る暇はない、急遽筑前から長州へ飛んで来て、諸隊に投じ、大に盡すところあらんとして、形勢は刻々と險惡になるばかり、月形等は之を憂へて諸隊に勸説したが、斷じて五卿を渡さぬといふ、己むなく月形は五卿に面接して、五人一緒に九州行を諾する意中を聞き、早速總督の許可を得た、さうして五卿等も遂に諸隊と別れて、筑前へお預けとなる身になつたのである。

これより先き、筑前から歸つた高杉は、飽くまで幕府と戦ふの決心をなし、馬關を根據地として、戦ふべき準備をすると言ひ出した、山縣は折角高杉が長府へ來たのを、百萬の味方でも

得たやうに思つた間もなく、別れて戦ふのは大敵に向ふ場合の策ではないと止めたが、高杉は承知しないで直に馬關へ走つた、一方筑前に預けられる五卿は、西三條と四條の二卿が代表者となつて、毛利父子に最後の忠告をなすべく長府を出發する事となつたので、諸隊は二卿を俱して萩に向つた、山縣は獨り考ふところがあつて、諸隊の後に残り、頭を圓めて、

吳竹の世のうきふしの杖と笠

おもひたつ身の嬉しかりける

との一首を詠んで、名も素狂と改め、駕籠に乗つて靜に長府を後にした、時に年二十七。

國事奔走と彼の風流

慶應元年正月、長州にては正義派と俗論派との間に、遂に争闘が開始されることとなつて正義派に屬する山縣は、策戦大に力めて俗論黨をして生色なからしめた、さうして長州國是は恢復したが、山縣は幕府が再度征長の舉あるべきを豫想し、兵制の改革に従事することとなつた、果せる哉、慶應二年六月、幕府は海陸より長州を攻めたが、烏合の衆にも等しい幕軍は到

る處散々に敗北した、陣中に在つた山縣は、砲煙彈雨の中にあつて左の一首を口ずさんだ。

黒けむり立て、戦ふ筒の音の

響にも又散る紅葉かな

十月十三日小倉藩から戦ひ疲れて媾和を申込んで来た、山縣は長州軍を代表して小倉藩の軍使と會見し、小倉藩の武器を長州に引渡すこととして、媾和談判が成立した、恰度此時將軍家茂の薨去に會ひ、朝廷では勅を發して停戦を命ぜられ、次で孝明天皇崩御遊ばされて、征長の師を解かれたので、茲に長州對幕府の砲火は收められたが、天下の形勢は漸く變化の兆を現はして来たので、山縣は獨り密に上京して京都の容子を探らんと、薩藩の人の如く装うて、相國寺の薩摩邸に身を潜め、有志と屢々會合して京都の事情を探つた、此時に山縣が自筆した日記をば「葉櫻日記」として後日に残した、其中の二三を左に抄録する。

慶應三年五月五日 今日晴れ渡れり、曉嵐にまかせて、舟を出だす。

伊豫の島安藝のいそやまとりくくに

追手の風の面白きかな

古さとはちまきあやめを取交せて

我行く旅を祝ふなるらむ

二十八日 はれわたれり、今日は東山より白河橋のほとりにあそぶ。

やすらへと木のめくむ子の言の葉も

都はことになつかしきかな

白水橋頭繫我思。西望帝闕幾回悲。

燕丹壯士徘徊夕。空有川聲訴舊時。

六月十七日 なかばよし。今日は夕つがたより薩摩人村田新八、黒田了介(後の清隆)と共

に都を出たつ、四條の橋のほとりより、高瀬の舟にのる。

高瀬川さをとるきしの舟人も

都の手ぶりなつかしきかな

くれすぐる頃、伏見に至る、こゝにて雨ふり出づ、宵ふくるころより、淀の川舟にのる、空また晴れて、月いとあかりけり。

さしくだす淀の川瀬の涼しさと

月にとまでは思はざりけり

### 公 爵 大 山 巖

大西郷の血骨に流れし英傑の血を受けた薩南の健兒、腕白小僧の標本と目されし大山彌助、江川太郎左衛門に砲術を學んで、維新の風雲に乗じ戦功を立て、普佛戦争を觀戦して歸朝するや、官位累進して陸軍最高級の職に就き、勳功を以て一躍伯爵を授けられ、陸軍大臣となり、海軍大臣となり、文部大臣となり樞密顧問官となり、日清戦役には第二軍司令官となり、日露戦役には滿洲軍總司令官となつた、而して其墓するや墓碑に銘して議定官内大臣元帥陸軍大將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公爵といふ肩書、正にそれ位人臣の榮を極むるに至つた。

#### 非凡な記憶力と讀書好き

大山は天保十三年十月十日を以て、鹿兒島藩士大山彦八の二男に生れた、幼名を彌助といひ父親の彦八は西郷南洲の叔父に當る人で、西郷家より出で、大山家を繼いだのである、故に大山と西郷南洲及び従道とは從兄弟の間柄であり、大山綱良は其兄である。然るに彦八の食祿は微々たるもので、それがため彌助は幼時西郷家に預けられ、當時女丈夫

の評判高き南洲の母まさ子から訓育を受けた、さうして稍長じては生家の不如意な生活を助け、米搗きなどの勞役に服し、又その手工に巧みであるところから、自分や他人の穿く下駄を製造して、親族や家中の少年少女連を喜はせてゐた。

大山の生れた家は城内鍛冶屋町にあつて、現在野島少將邸になつてゐるが、食祿の割合に廣い庭があるので、そこへは大西郷が土俵をこしらへて、後日維新の元勳となつた人達が盛に相撲の稽古をやつた。此町は一名士族小路ともいふべき所であつて、彌助の大山元帥を始めとし黒木大將、大迫學習院長、東郷元帥、西郷従道など又先輩としては、大久保利道、大西郷などの英傑が輩出した郷中であり、中でも従道と彌助は、年輩も左まで違はず、二人相並んで文武の道に勵み、或時は大西郷の膝下で其偉大な感化を受け、或は指導にあづかり、時には其羽翼となつて機密に參與したのである。

當時彌助は、藩中少年子弟中の槍遣ひを以て聞えてゐた、よく其廣い家の庭で獨り槍を引扱いては槍術の工夫をした、又學藝の方では、經書と源平以後の軍書を耽讀してゐたが、彌助の最も誦讀に得意であつたのは、元龜天正年間の戦亂に關する武田三代記、眞田幸村などの書物

で、武田三代記の何巻目といふと、彼は聲に應じて読みあけたものである。此記憶力の非凡な  
のと、讀書の熱心には、郷中の先輩が皆敬服し、従兄弟の従道と共に、其頃から鍛冶屋町郷中  
の二俊才と稱されてゐた。

### 大西郷の與へたる薰化

彌助が少年時代の腕白であつたことは、遙に従道の上にあつた、おまけに思ひきつて横着で  
物事に機敏であり、膽略奇智に富んでゐた、然るに長ずるに従つて其れを包み藏し、決して外  
面に現はさなくなつたから、當年鍛冶屋の腕白小僧彌助と、晩年の元帥とを對比すれば、人は  
其變化の餘りに甚だしきに一驚を喫するであらう。

彌助が十四五歳の頃、町内の所謂へこ二才衆と格闘し、右腕に重傷を負つた名残は、逝ける  
七十五歳の老年に至るまで、瘡痕著るしく印してゐた程である、曾て外國人が始めて鹿兒島へ  
來た時、へこ二才連が集つて盛んにいろんなものを投げつけたり、思ひ切つた罵聲を浴びせた  
りして、大にへこの特色を發揮したものが、其率先者は實に我が彌助であつたのだ。

彼の同輩には野津道貫大將、高島革内將軍、松方正義などがあり、南洲門下の逸材桐野村田  
なども頑童仲間であつた、而して海江田信義や大久保利通や、川村純義などは何れも其先輩で  
あつたけれども、年少の彌助は既に嶄然頭角を顯はして、彼の人物は廣く藩中から認められて  
ゐた、さてこそ最年少者の身を以てして、薩藩過激黨中の過激黨ともいふべき有馬新七の配下  
に屬し、かの寺田屋騒動にも加盟したのであらう、而して其武士的薰化の大部分は、言ふまで  
もなく當年の大西郷が與へたものに違ひない。

彌助の父が如何なる人物で、其母がどんな人物で、家庭教育を如何に施したかは能く分らな  
いが、兎に角西郷家の血を受けた父も、それに伴れ添ふ母も、世に秀でた人であつたらうと思  
はれる。

### 英艦砲撃と彌助の奇策

時恰も尊攘の論天下を騒がし、薩藩主島津久光は勅使の警護として江戸に入つた歸途、かの  
生麥事件があつて、薩藩は幕府の信任を一層稀薄にした、而して英人は遂に鹿兒島灣を砲撃し

て、其砲臺は破壊された、薩摩軍人は一齊に起つて之を遡へ撃ち大に力戦した、生麥事件の代償として藩の汽船三隻を拿捕された薩人の怒り、薩人の敵愾心は期せずして高潮し、且つ共鳴し團結して、天保山櫻島その他の砲臺から盛んに英艦を砲撃し、その侮るべからざるを示した彌助は其時まだ弱冠、しかも一奇策を案出して野菜賣に變装し、砲火未だ開かざるに先だつて、敵艦に其れを賣込むべく乗船し、急に居直つて戦ひ敵を屈服せしめんと謀つた。不幸にして此奇策は其効果を示さなかつたけれども、別に退いて戦つた彌助の勇武は、大に敵艦を毀け其艦長を戦死せしむる事が出来た、即ち薩藩に於ける此快舉は、天下愛國の士の血を沸き立たしめ、赤誠なる攘夷論者の氣焰は萬丈となつたのである。

### 江川太郎左衛門の感化

英艦砲撃の舉は一面に於て薩藩をして、外人を敵として戦ふことの容易ならざるを自覺せしめた、大久保利通の如きは、彼の長を採つて我の短を補ふ事を主張し、藩主に献言して開成所を設け、洋學修得の必要を實際に行つた、又一方藩士の有爲なるものを選んで他に留學せしむ

ることになり、彌助は此時拔擢されて、西洋砲術を學ぶべく伊豆の非山へ行き、江川太郎左衛門の門に入つた、さうして文久の末年から慶應二年まで修業したのである、當時の江川塾には天下諸藩の俊才が集り來り、其教頭は大島圭介であつた。

彌助は是等の俊傑と交り學ぶの傍ら、深く江川の人格に感化された、江川は常に言ふ、

「専門の事は専門家でなくては解らない」

と、彌助は此平凡な眞理をば深く感得した、而して他日一切の事に之を汎用し、一たび専門的英才を得て之に任すれば、全く無干渉の方針を取り、唯だ自分は大綱を統べるといふことに一貫したのである、斯くて英才の雄略と智謀は自由に展開せられ、江川の教訓は彼の一生を通じて生きてゐたことほど左様に、深く彼の遵奉するところであつた。

### 薩長の握手に代表者

かゝる間に時局の幕は幾度となく開閉し、天下には幾多の波瀾曲折を生んだのである、先づ攘夷親征の詔勅下降を始めとして、七公卿の長門落があり、或は將軍再度の上洛があり、關東

には筑波山の義舉があり、蛤御門の戦ひがあり、征長軍に次いで毛利家の屈服があり、條約の勅許、薩長の握手などもあつた。

薩長同盟、薩長和解は、大西郷の主張するところであつたが、それが端なくも筑前の人月形浩藏、早川養敬等の仲介で、西郷と高杉晋作の會見になり、これに坂本龍馬、中岡慎太郎等の土州藩士の調訂もあつた結果として、西郷と木戸孝允の會見約束にまで話が運んだ、然るに其期に臨んで西郷は行かなかつた、さうして此代りとして青年薩人の代表者ともいふべき大日彌助と黒田清隆の二人が馬關に赴いて、木戸と會商する事などもあつて、遂に東藩は舊怨を棄て、茲に攻守同盟の約が成立した、是れ實に彌助等の努力が大に與つてをるわけで、斯くて幕府の長州再征討は、殆ど有耶無耶の裡に葬られ、其威信は全く地に墜ちて、續いて大政の返上となり、王政は復古したのである。

鳥羽の戦ひに夜襲の策

斯くて一方に於ては討幕の廟議一決して、鳥羽伏見の戦ひは開かれた、此時鳥羽街道は薩長

の兵之を守り、開戦の報を聞くや衆皆踴躍して快哉を叫んだ、就中薩の伊地知正治、野津鎮雄、大山彌助、長の山田顯義等の猛士は、意氣軒昂當るべからざるの概があつた、即ち堅く關を扼して、斷じて幕府の通過を許さないと主張した、幕軍の先鋒竹内丹波は聲高らかに此開門を迫つたが、薩長の官軍は「前將軍の入京は大軍を率ゐるを許さぬといふ勅諭ではないか」と云つて、如何にしても之に應じない、之を聞いて丹波の軍大に怒り、關門を粉碎して進發すべく命令した、事の急なるを見た官軍は先づ第一砲を放ち、彼我兩軍の戦端は開かれた、然るに幕軍は雲霞の如き大軍で、官軍は僅に一部隊に過ぎないから、所謂衆寡敵せずの有様、奇策を用ひて勝を制するより外途がない、そこで大山野津伊地知等は夜襲策を取るに決し、幸ひに功を奏して敵の左翼を突破し、勝に乗じて全軍之に續き、幕軍を撃退したる戦功は、大山野津等の比類なき手柄と云つて宜しからう。

剛勇の伊地知恐れ入る

徳川慶喜は勝安房の言に動かされて、恭順の意を表し、大政奉還の事は終結したが、残る

は官軍に抗せんとする東北諸藩の問題である、時に大山格之助、大山彌助の兄弟は、鳥羽鎮撫  
總督九條道孝の配下にあり、彌助は此軍の砲兵隊長であつて、江川塾に於ける多年の蒞番を隨  
所に發揮した、さうして其四斤砲の威力には、敵も味方も戦慄した、「大山どんの四斤砲」とい  
へば當時陣中に於ける大評判物であつたといふ。

彌助が東北征討の途に上る時、彼の従兄で、時の征討大總督參謀だつた大西郷は、左の一律  
を賦して其行を壯にした。

戊辛四月送友人爲砲隊長赴奥州

從來素志燦交情 大義撐腸離別輕

一算投機扶百世 片言謬事斃千兵

必亡危害生疎暴 決勝奇謀發至誠

往矣慎哉雷火術 電光聲裡見輪贏

砲隊長は即ち彌助のこと、友人とあるは故らに斯く稱したもので、親情は油然として文字の  
外に溢れてゐる、當年に於ける兩人の交情は既に此の如き濃やかなものであつた。

時 會津藩主は、仙臺米澤兩藩主を通じて罪を鎮撫總督に謝した、一藩も亦兵を解いて會津  
藩主のため連署して免罪を申出た、總督は直に之を許さうとしたが、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  
助等頑として之に反對し、會藩の謝罪は直に其誠意を認め難いと憤り、竟に會藩攻撃の火蓋は  
切られた、この第一聲は格之助の舍弟、砲兵隊長たる大山彌助等の一隊であつて、彌助は又實  
に善く戦つた。

時に攻撃軍一方の將として、剛勇を以て聞えた伊地知正治が、兵を率ゐて國境の嶮岨な山の  
麓まで來た、さうして部下の將卒は兵を按じて敵の動靜を窺つてゐると、正治は之を手緩い手  
段なりとして「何故一氣に進軍せぬか」と叱り付け、爲に川村純義と大激論をやつた、川村も  
伊地知の暴論に辟易して座を起つた、そこへ更に入ればつて野津鎮雄と伊地知の激論が又一  
頻りあつて、流石の野津も頗る持て餘してゐる所へ、彌助が割り込んで黙つて聽いてゐるが、  
突如として、

「伊地知どん、あんたの主張は極めてようごわすが、先づ御自分で其れを御實行なされては  
どうでせう、そいでなければ他が服しませんぞ、第一あんたの跋で此嶮岨な山を一番がけに

越えられますか、若しそれが出来んとなら、あなたの論は空論でござすわい」とやつた、此一言には流石に剛情我慢の伊地知も恐れ入つて苦笑しつゝ、今まで口角沫を飛ばしてゐた主張をば、忽ち撤回に及んだといふことである。

其の名を諸藩に知らる

兎に角奥羽の征討は官軍の勝に歸し、砲兵隊長として各地に轉戦した大山彌助等の任務も、茲に一段落を告げたが、此時以來薩藩に於ける彼の聲名は、廣く諸藩の間に認められるやうになつた、彼は江戸と鹿兒島間を早打で往來すること十九度、といふ大任務も果してゐる、而して藩諸侯は彼を信任すること厚く、兵器材料の購入、其等の研究に於ける智識を殆ど一人で供給せる如き時代があつて、鹿兒島横濱間を屢々往來した。

明治初年頃、薩長藩の舊藩王が御親兵として東京に駐屯した頃には、大山は清海と改名したことがあるらしい、而して此後親兵隊長即ち後の近衛の都督は、従兄の西郷南洲であつた、之を以て桐野利秋、篠原國幹、村田新八などいへる、彌助と同輩なる薩藩出身者は、何れも皆維

新の動績に依つて武勳赫々たるもので、當年の大山彌助も亦其の如くであつた。

普佛戦争の觀戰武官

明治二年、有名なる普佛戦争の觀戰武官として洋行することとなつた、我維新の内國戦に依つて戦鬪の経験を十分知悉した大山彌助等の、この觀戰的普佛への渡航は、更にヨリ驚異に値ひする新戦術新戦略を此時見聞したのであつた、當時同行した人々は、長藩の品川彌二郎、土藩の林有造、肥藩池田彌一等に各一名宛の隨員があつた、就中大山は大藩派遣者であるといふので、一行中の牛耳を執つてゐたさうである、時に彼は二十八歳の青年であつた。

當時最年長者なる池田彌一が、如何に勸告するも鬪鬪を肯んじない、一同大に憤慨したが、大山は池田の就眠中缺を揮つて鬪鬪したなどの話もあるが、大山が此觀戰に於て、第一に如何なる事を感じたかと云へば、それは血腥き戰場に於ける彼我馳突猛進の勇壯な光景ではなくして、兩軍から互に其屍體を收容すべく活動した休戰の際の光景であつた、敵も味方も刻前鎗を削つて生死の境に相争つた恨みを忘れし態度の、禮儀正しい中に、煙草の贈答や、推讓の美風



が如何にも天真流露なるに敬服したのであつた。

故に歸朝後も大山は深く之に感銘し、若し當時の感想を叩くものあれば、その都度、彼我兩軍に於ける此美談を語るを常とした、さうして又此美風を我軍隊に移すべく、只管苦心したらしく、大山と共に當年の觀戰武官たりし人々の中には、歸來此狀況を單行本として刊行し、或は公衆に此講演をなすものもあつて、頗る歐洲の軍事通を誇つたが、大山は斯る事を好まず、唯だ内に包んで、折に觸れ此一部の長所を我軍隊に應用すべく期待した。

巖の由來と瀑見物

歸朝後間もなく兵部權大丞に任官し、果進して陸軍少將に上つたが、明治四年再び佛國留學を命ぜられ、主として軍制を講究した、帝國陸軍の少將は茲に一介の書生として、或は時々瑞西に轉じ、ゼネバに於て、曾て學びたる砲術を又習得する等、前後三年間歐洲文明の空氣中に浸つて、鹿兒島特有の蠻氣は殆ど灰汁抜がしてしまつた。

此時の姓名は大山岩と稱してゐた、ところが同じ在留邦人中の某が、或時

「大山といふ姓に對して、唯だ岩とは對照の妙がない、それよりは詩經に所謂維石巖々たり  
の巖に改めてはどうか」

といふと「さうか、それではさうしよう」と、遂に晩年まで續けた名の巖に改めた。

歸朝する頃の大山は、可なりうまく佛語を操つた、之を第一回渡佛當時口に一佛語を發し得なかつた時に較べると、大變な變はり方であるが、初めて巴里へ行つた時の大山は、或日名所舊跡を觀るべく、唯一人馭者を伴うて散歩した、偶公園の瀑を見たいと考へたがさて、一言半句も佛語を語り得ないので、此旨を先づ馭者に通じて案内を命すべく、千思萬考の末其手段を思ひ出した、即ちシャー／＼と叫びつゝ兩手を上下し、水の落下する光景をして見せた、然るに馭者君は此手眞似口眞似を解し得ない、仕方がないから大山は、僅に聞きかぢりの公園といふウロ覚えの佛語を、不安の思ひで叫びながら、復たもやシャー／＼を繰返して見せたので、馭者君漸つと了解して公園へ伴ひ、首尾好く瀑見物が出來た、爾來「大山の瀑見物」といへば、在佛邦人間の一話柄となり、今も尙巴里には此逸話が殘つてゐるとか、兎に角大山の此留學に於ける新智識が、如何に我が創始當時の陸軍に用ひられたかは、彼の六鎮臺制

なる佛蘭西式軍制が、それを證明して餘りあるであらう。

### 公爵 三條實美

幼冲にして聰明、純忠至孝の公は、只管皇室の事に心を碎き、王勢の衰微を嘆きて幕府の専横に慨し、身を忘れて王政の復古に東奔西走、遂に其目的を達したる其間の苦心艱難や蓋し想像の外であつた。公は實に明治維新の大元勳者である、其隠れたる逸話華績は多々あるが、其徳行の高く其心事の清廉なる深く秘して之を世にせない、殊に明治大帝の御信認厚きこと、恰かも慈父の如くあつたと聞く、偶々病重なるや陛下は特に公の邸に御行幸、親しく病床に有難き御説を給はせられしと。

#### 公の祖先と幼時の民家預け

王政復古の元勳として然かも生存中正一位に陞叙されし者は、我國開闢以來たつた一人、曰く大職官たりし藤原謙足公と本項の主人たる三條實美公のみである、公の家系は由緒深きもので、閑院大政大臣贈正一位仁義公の第三十二世、贈右大臣正一位忠成公の第四子、天保八年二月八日京都は梨木町の邸に生れ、幼名は福麿と呼ばれ、母は土佐の國主山内豊策の第三女紀子の方といはれた。

公は幼少の折から賢才を以て知られ、緒東北新田村の楠六左衛門の家に養育された、當時箱紳の幼児を民家に託して養はしむること、驕奢羸弱に流れぬやうに、素朴剛強の風に慣れしむるものなりとして、公も斯く民家に預けられたのであつた、公五六歳の折某佛寺の開帳があつて、湯を設けて什寶を陳列し諸衆の觀覽に供する際、廻らすに欄を以てした、所が其欄が餘り高いので餘り不便であるのみか、觀覽者にも能く觀ることが出来ぬといふ始末に、一同の者は議して大工に之を改造せしめるといふことになつた、すると之を目撃してゐた公は、何も改造するにも及ぶまい、只其脚を截つて短かくすれば底くなるではないかと言はれたので、一同の者は何れも公の早慧に驚き、且服したさうである。

#### 一流の學者名人を聘して家庭教育

公七歳の時に邸に還られた、之より天資聰敏で然かも熱心學事に志したので、忠成公は只管良師を撰んで諸藝を兼修せしめた、即ち國學の師には谷森種松、勢多章甫、漢學は空谷亮長、池田奉時、大澤雅五郎、歌道の師には飛鳥井雅典、渡忠秋、書法は花山院家厚、弓馬の師

は川瀬半左衛門、雅樂は安倍季召、繪畫の師は小田海僊といつたやうに當時一流の名學者名流に囑して毎日公の邸に通ふて、公に教授を施されたのであつた。

然かも一を聞いて十を知るといふ公の才智と明敏に、其進達の著るしきには師も一語を喫する程であつた。

夫れに就て面白い話がある、恰度安政元年加茂八幡兩社臨時祭の時公は年僅かに十八歳であつたが、舞人に選ばれて下賀茂社の舞殿にて、東遊一の舞をつとめて、其練達なるに何れも心服したさうである、然かもその舞は久しく中絶せしを、此時公が再興せられたものであつた。

勅を奉じ父を蟄居に訪ふ

安政五年十二月御父忠成公は幕府の嫌を避け、京南上津屋村に屏居して、落飾を請ふた、處が朝廷では未だ之れを許さない、翌年三月主上は之を聞き召され、實美公を宮中に召し、一書を取り給ひて公に授け、其憂鬱の情を慰め給はんが爲に、特に勅使として實美公を遣はされ勅書に名畫を下し給はつた。

其後忠成公は、一條寺村の渡邊仲助といふせまぐるしい不潔なる百姓家に移られ、幕府の横暴を憤りつゝ敢なく日を送つてゐた、するとふとした病から次第に重くなつて、床に就いたなり起き得られなくなつたので、公は父君の假寮に赴いて只管看護につとめられたが、其効もなく遂に薨去された、それが臨終に公を枕頭に呼び、幕府の横暴は一通りでない、皇室の爲に黙するに忍びぬ、汝宜しく勤王の志を継ぎ、素志の貫徹を謀れと遺言し給ふた、公は歛嗔流涕して深く心根に徹し、謹んで服膺實行する旨を答へられた、公が維新の大業を成し遂げたのも、全く父君の平素の教訓と此遺訓の結果に外ならない。

朝廷の爲に屢危地を奔走

徳川幕府は尊王攘夷論が四方に起つて、爲に幕府は朝廷に反旗を翻し、抗敵するに至つて京師を始め江戸にも續いて東北にも戦亂が起つた、文久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詔勅あつて公を正使とし、姉小路公知を副使として、關東に至り攘夷奉行の事と親兵選買のことを命ぜられた、そこでいよく京師を出發する段になつたが、夫れには道中での危険もあるので、土佐の山内豊

腕が自ら旗下の兵を率ひて、公等を護衛する事となり、裁藩の兵も又之れに隨從する事となつて、同勢正に數百人に及び、行装頗る嚴肅であつた。  
 兎角するうちに一方では、幕府が外國の請を納れ和親貿易の約を結んだので、諸藩主を始め尊王攘夷の面々は非常に激昂し、禁闕に拜趨して反對の建白を上奏する者續々出て來たので、文久二年十二月國事係といふものを學習院に置き、公を始め慷慨憂國の士を選びて之に當て、公は議奏職として夙夜國事に鞅掌し、且弘く志士の意見を徴した、志士は何れも幕府に迫つて攘夷の期を聞かんとしたが、幕府は遷延して其儘にして居る、世間は日毎に騒々しくなる許りで、此上は彼れ悲憤の餘何事を企てるか知れぬといつた有様であつた、此時公は同僚の議奏傳奏及び副使を隨ひ、一橋慶喜の旅館であつた東本願寺に赴き、攘夷の期限を促し、克く其任務を果したが、當時の物騒なことは一通りでなく、折々開かるる朝議の都度途中の危険はいつ何時生命を失ふやも測り知れぬ程で、或夜の如き公は朝議を済まして其邸に歸るを得たるに引換へ、北方に歸られた姉小路公知は突如盜賊の襲撃を受けて重傷を負ふた、之れを聞いた公はそは容易ならずと隨臣の諫むるも肯かず、直ちに其處で公知の病床を見舞ふたといふ事である。

七 卿 落 と 道 中 の 苦 行

ちと書き過ぎるが、公の事蹟中最も著るしきものだによつて参考として紹介して置く、公は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壬生基修、四條隆譜、錦小路頼徳、澤定嘉の六卿、外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と共に京都の妙法院にて夜更けまで將來の處置を協議し、萩藩士の請によつて、遂に京を出て、周防國山口に赴き、徐々に後圖を謀ることに決した、蓋し之れ幕府が横暴を擅にし、皇室を省みざるを慨し、機會を得て王政を復古せんことにのみ、日も之れ足らざる苦心を重ねた、然るに幕吏の手は益々勤王派に嚴にして、寸刻も油斷は出來ない、身の危険は益々迫つて來たので、止むなく是等七卿落となつたのは有名な話。  
 之れが恰度文久三年の八月廿九日と記憶して居る、此日は大雨で終日止まず、公は篋笠を着て草鞋をはき、徒歩で竹田街道を出た、其時毛利元純、吉川經幹以下隨ふ者二十餘人、路上は泥濘甚だしく一行の困難は非常なものであつた、殊に公と李知とは草鞋をはいた事もないので足へは其處此處と豆が出て血が流れる、山崎に至つて肩輿を雇はんとしたが、何れも甲冑を着

たり鎧劔を持つて居る従者が多いので、恐れて彼等は逃げてしまふ始末に、止むなく其儘漸くにして兵庫の旅館に着し旅装を着換て、當日の疲勞を休めることが出来た、其途端後から急ぎ公を慕ふてやつて来た田雅等は公の以前に變る有様を見て、驚き且涕泣たといふ、翌日兵庫を出立して、備後國鞆津に著し、保命酒舖を旅館となし、密書を土方楠左衛門、清岡半四郎の兩人に持たして、廣島藩へ、又水野丹後、渡邊謙藏を津和野藩へ遣はし、兩人共に城中柳の間に面會を遂げ、人拂にて親しく公の意旨を傳へた、一方公は船にて鞆津を發し途中意外の暴風雨に遭ふて漸く絲崎八幡に碇泊し、夫れから廣島の砲臺を過ぎて上陸する事が出来たとか。

侯爵 井上馨

門閥高き家に生れ、質素勤儉な家庭に育ち、嚴格なる父に教へられて文武の道に精通し、日本最初の留學生として英國に渡りし井上は、幕末の政變に國事に奔走し、次で維新の風雲に乗じて勳功を立て、第一次伊藤内閣の下に外務大臣となり、第二次の時内務大臣となり、朝鮮公使となり、第三次伊藤内閣の大藏大臣となり、明治四十四年侯爵に陞爵されて國家の元老となつた。

質素勤儉なる彼の家庭

井上の家は清和天皇第六の皇子貞純親王から出た門閥高き家柄である、彼は天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を以て、父光亨の次男に生れ、幼名を勇吉と云つた、生家は周防國吉敷郡湯田字高田村にあつた、其周圍に一町ばかりの田地と、四五段ほどの畑地を有し、生計上窮乏を告げるやうな心配はなかつたけれども、家庭は頗る質素勤儉で、畑地に栽培する蔬菜類を始め、烟草や棉などに至るまで、父親が自ら耕作したものだから、井上等兄弟は其蔬菜に肥料をやつたり、又は棉の芽を摘む等の農務に服して、常に父親の仕事を手傳つてゐた、田地は小作人に作らせゐるが、時に依つて小作人から苦情を訴へ、小作料の輕減を請求することなどがあつて、之に應ずる能はざる事情のあるときは、其田地を受取つて、父親自身が耕作したことも度々あつた。

斯る生活であつたから、士族とは言ひながら其日常の業務は農夫と異つたところはない、乗用と耕作とを兼ねて一頭の馬も飼つてゐたから、それに飼料を與へたり、又其脊を造るなど

の仕事も、井上等兄弟の受持ちであつた、父親は極めて嚴重な性質で、朝は六時に必ず家内の者共を起して各其業務に就かしめた、井上が毎朝の業務は、米又は麥一臼を搗くのを例としそれが終らないうちは朝飯も食はさない、それから朝飯がすむと、一里ばかり隔つた山口の後河原なる稽古場に通つて、弓馬劍槍と漢籍を修業した。

嚴格極まる父親の教養

さうして毎日の食物はといふと、朝は雑炊で、晝は漬物と一汁、夕は野菜と一汁、膳の上には魚類を見るのは朔日と十五日二十八日の三日だけ、それも大抵鹽物か干物で、生魚を食ふことは滅多に無い、衣類は總て母親や姉妹の手織木綿で、絹布などは決して着ない、又極寒の時でも足袋を穿いたことがない、こんな素樸の生活であつたから、冬季の衣類も袷に袴で、極寒の候に始めて羽織を被るといふ有様、夜は十時まで一家團樂一個の行燈を中央に圍んで、各自受持の内職をやる、女子は糸繰を通例とし、井上兄弟は草鞋や草履などを作るので、内職がすめば、書間講義を聞いた書籍を復習する、然し早朝から夜間に至るまでの仕事に疲れて、覺え

ず居睡りをする事が屢々ある、其時父親は竹の鞭で頭や脊中を容赦なく打ツ叩いて目を覺ませせる、井上は斯る嚴重な監督を受けて、夜の十二時にならなければ臥床へ入れなかつた、こんな家庭に育つたお蔭で、井上は少年時代から辛勞に耐ふるの習慣性を養ひ、且つ米麥蔬菜の耕作から味噌醬油及び酒の醸造法は勿論、割烹漬物の仕方に至るまで知らないものはないといふ有様、彼は常に人に語つて曰く、自分は其當時苛酷に使役せられるのが嫌になつたが、今から考へて見ると深く父の恩恵を感謝せねばならないと。

窮窟な養家の神佛祈願

井上は十九歳の時同藩士志道慎平の養子となつて、名を文之輔と改めた、養父慎平は謹直溫和の性質だつたが神道癖のある人、又養母は觀音様の熱心な信者で、井上が此家の養子となつて常に窮屈を感じたのは、養父母の此信神の一件であつた、一體養母は何うして觀世音の信仰者となつたかと云へば、其次女即ち井上の妻たる者の妹が、幼少の時大患に罹つて到底成長の見込みがなかつたのを、母親が心配の餘り觀音様に日參して、一心に祈願を籠めた効験で、次

女の病氣漸次快方に赴いて成長するを得た、そこで養母はお禮参りとして毎夜一町半ばかり隔つた御許町の観音堂へ参詣するのだ、井上は其度毎に隨行を命ぜられ、おまけに観音經を習つて之を讀誦せよとお申附だ、井上は經文の意味など薩張り解らないが、唯養母の御機嫌を損じない爲めに、經文を能く記憶して形式的に讀誦したのであつた。

又親爺の慎平はと云ふと、毎朝肩衣を着けて神棚に向ひ恭々しく禮拜する、そして井上も養父の命令に依つて與に俱に神前に拜伏しなけりやあならない、固より祝詞などを知らないから唯黙つて拜んでゐるのだが、慎平の禮拜の時間の長いと云つたら呆れる位、井上はいやになつてしまつて、モウよからうとヒヨツと頭を擡げると親爺奴まだ一心に拜伏してゐる、仕方なしに復た頭を下けて拜伏するといふわけで、井上も此朝晩の神佛祈願には餘程閉口したらしい。

文武修業と君側の看護

井上は幼年の時二人の師匠に就いて文學を修業し、弓術槍術劍術柔術の武藝も、各其師を異にして山口の稽古場で修業したが、十七歳の時兄幾太郎と共に萩に出て、一軒の陋屋を借受

け、自炊生活をやりながら藩學明倫館に通學した、明倫館は藩士子弟の教育場で、初め萩城の郭内にあつたのを、規模狹隘を感じるに至つて城下の中央に再建し、嘉永二年正月に落成したもので、總ての設備完整し、學科を經學歴史制度兵學文章の五つに分け、生徒の才質好尚に應じて、之を講習せしむる規則であつた。

井上が志道の養子となつた時は嘉永六年で、北米合衆國の軍艦浦賀に來つた年であつた、これより海内漸く多事ならんとするを以て、當時毛利慶親が江戸から歸ると、益々文武を作興して、士氣を勵まし、侍衛の士の如きは最も精銳なるものを選ばれた、此際井上は御前警衛の命を受け始めて親衛の列に加はつたが、安政二年藩主の參勤に扈從して江戸へ行つた、爾來藩主に從うて江戸と藩地との間を屢々往來した、井上が江戸に居る時はいつも、櫻田邸内の有備館で文武の道にいそしんだ、此有備館は江戸在番士の爲文武を講習せしむる所で、井上は有備館の塾舎に寄宿したが、後擊劍修業の爲劍客齋藤彌九郎の塾に通學することゝなつた。

時恰も時勢一變して、何時外國と戦端を開くやも測り難き有様となつたから、諸藩士は相競うて文武の業に勵み、特に武藝には最も重きを置くの傾向に變じた、井上も初めは時の風潮に

従ひ、主として武技を講習してゐたが、其後時勢に鑑みるところがあつて、海外の技術を講究し、且つ其事情を審にするの必要あるを感じ、遂に蘭學を研究するの志を起した、藩府にては、其志を嘉して學資金若干を給與し、蘭學の師に就いて學ばしむることとした、其時に肥前の人で岩屋玄藏といふのが江戸に居て、頗る蘭學に通じて居るところから井上は此人を師匠とした、然るに萬延元年の春、玄藏が國へ歸ることとなつたので、井上は玄藏と共に肥前に赴き、益々蘭學を研修せんものと、藩府に請うて許しを得たから、早速旅程に上つて其途次萩に立寄り、養父母に挨拶して將に出發せんとする時、藩府は俄に肥前行を止め、井上を御小姓役に任命して君側に奉仕せしめることとなつた。

初め井上が肥前行の許可を受けて、まだ幾日も経たないうちに櫻田門外の變があつて、大名達は大に警戒を加へるやうになり、毛利慶親も其登營往來には特に警戒を加へて、從來一刀の輕卒は兩刀を帶し、奥丁の如きも亦竊に刀を帶して服務するといふやうな有様で、井上等有備館の壯士は不慮の事に備へる爲、藩主の儀仗外に追隨して、輿側を警護せんことを請うて、井上等十三人の者が其任に當る事となつたので、俄に肥前行を留めて小姓役を命じたものらしい。

一風かはつた攘夷論者

井上は小姓役を命ぜられたけれども、其素志たる蘭學の研究は何所までも續けたいと、密に藩主に請うて、公務の餘暇に是れが修業を許可された、此年四月藩公に従うて萩に歸つたが、藩主は鋭意藩政の改革に従事し兵制に就いては最も意を西洋銃陣の練習に用ゐた、そこで井上も其隊伍に加はつて日夜操練をやり、其勵精驚くべき程であつた、其後文久二年秋、世子の小姓役に轉じて江戸へ往つた時は、海軍興隆の意見を持して頻に其論を主張したから、海軍研究の爲英學修業を命ぜられた。

當時尊王攘夷の論甚だ盛んで、此論を唱へない者は憂國の志士にあらずといふが如き有様であつたから、井上も亦其論者の一人であつたが、しかし彼は他と少しく其趣を異にしたところがある、即ち井上の論旨によれば、攘夷を實行せんと欲せば必ず海軍力を盛大にせねばならぬ若し海軍力がなければ、假令能く攘夷を爲し得るとするも、それは唯だ波打際まで外人を攘斥するに止まつて、彼れの軍艦を撃破し且つ之を海外に驅逐する如きの、眞の攘夷は決して爲し得



べきでない、故を以て海軍の興隆は現下の喫緊事に屬すと云ふのである、藩府が海軍研究の爲井上に英學修業を命じたのは、其論旨を容れた結果であらう、此時には同志の士高杉晋作等と攘夷運動に熱中して、専心英學に従事するは事情の許さざるところであつたが、其翌年に至つて斷然洋行の志を決し、遂に英國に渡航したのは、其目的全く海軍興隆の素論を實行せんとするにあつたのである。

夷人斬殺を斷行する相談

初め高杉晋作は長州藩世子の小姓役で江戸に居たが、長井雅樂が専ら公武間周旋の任に當るのを見て不平で堪らない、斷然亡命して大に爲すところあらんと決心したのを、木戸孝允に諭されて遂に上海行を命ぜられたのであるが、歸朝して江戸に來ると、矢張り世子の小姓役として學習院御用掛を兼ねてゐた、然るに熟々事情を察するに、長井は既に免黜されて藩の方針は一變したとは云ふものゝ、公武間の周旋は益々盛んであるのに憤慨し、薩藩は既に生麥で外人を斬殺し攘夷の實を擧げた、然るに長藩は相變らず公武合體を説くなどは迂濶極まる、宜しく

斷乎として幕府の罪を糺し、獨立して攘夷の實を擧ぐべきである、藩府にして之を斷行することが出来なければ、吾輩同志の士が蹶起すべきだ、今の時に方つて君側に離脱たるは丈夫の恥づるところだと、或日世子に自分の所見を開陳し、外に在つて苦節を盡すの已むを得ざる衷情を訴へ、即時藩邸を脱して常陸笠間に走つた、彼は同志の士を糾合して自ら攘夷の實を擧げんとしたのである、然るに事志と違つて再び江戸に歸り、諸藩同志の士と交を結んで其素志を達するの機會を待つてゐた。

此頃井上は長嶺内藏太、大和彌八郎と共に英學修業の命を受けて、君側の實務に服せず殆ど藩邸外に居た、高杉とは元から其志を同じうしてゐたから、常に相談して一仕事やらうとしてゐた矢先、長州藩の悪口を言ふ者があつて、長藩は初め航海の議を主張しながら、今や忽ち急激の攘夷論に變じた、こんな變節をやるやうでは何を言つても信用出来ない、屹度これは朝廷に諛つて、世間を惑亂しようとするのだといふ、之を聞いた高杉は憤懣に堪へない、さうして井上等に向つて、世間ではこんな風に長藩の悪口を言ふ、若し長藩が速に攘夷の實を擧げなければ、吾々は何の面目があつて天下に對せんやだ、吾輩同志の士は宜しく夷人を斬つて攘夷の

端を開き、其決意のあるところを世間に表白すると共に、幕府及び藩府の果斷を促すべきであると論じ、井上等は此提言に大賛成の意を表した。

土藏相模て密議を凝らす

當時横濱在留の外人は、土曜日から日曜にかけて近傍の勝地を遊覽してゐたものだ、井上は或日、某國公使が次の日曜には武州金澤へ出かけるといふことを聞き込んで、公使を刺殺すのは攘夷の端を啓き、幕府及藩府の決斷を促す好手段だと考へて、高杉に相談すると大賛成といふので、急ぎ長嶺大和の兩人に通知して、當時の秘密會合所たる品川の土藏相模に會合し、密議を凝らして更に久阪玄瑞、寺島忠三郎、有吉熊次郎、品川彌二郎、白井小助、赤根幹之丞、堀真五郎、松島剛藏、山尾庸三の面々に相談することにした。

協議の結果十一月十三日の日曜を期して決行しようといふことになり、就いては同志一行の旅費及用意金等の必要があるが、書生の常として之を支辨する程の金を持つてゐる者が無い、たゞ井上と大和長嶺の三人は、曩に英學修業の資金として藩から金百兩の支給を受けたけれど

も、高杉の給養やら同志の會合やら、其他の遊蕩費等につかつてしまつて、今は囊中殆ど空っぽ、且つ其旅費と用意金だけならば大した金もいらぬが、井上長嶺大和の三人が負擔してゐる土藏相模への延滞金が、積り積つて六十兩ばかりある、井上は、こんな借金を残して置いて今度の企てをやれば、吾輩の死後世間では、彼奴等は金に困つた結果こんな暴舉をやつたのだと批評されよう、それでは丈夫千載の耻辱である、何とか手段を講じて金をこしらへ、妓樓の勘定もすまし旅費と用意金も準備した後、決行するのが萬全の策だと主張して、高杉長嶺大和と井上の四人は、其金策の手段や金澤行の手筈を定める爲に、新橋の料亭朝陽亭へ上つて、同志の面々を此處に集めた。

借金を申込んで大目玉

當時井上等が金を調達する方法としては、藩邸へ行つて巧く口實を設けて借り出すより外はない、ところで同志中の高杉は、亡命の身であるから藩邸へは入れられない、其他の人々は境遇上邸員に面會して金子借用を頼み込む便宜を持たない、それで此任に當るべきものは井上と長嶺

大和の三人だけだ、然し餘り面白い使ではないから、三人が互に譲り合つて進んで行かうといふものがない、それぢや當八拳を打つて負けた者が行くことにしよう、三人が拳を打つた結果、井上が最終の敗者となつた彼も困つた役に當つたと弱つたけれども仕方がない、それに金澤行の日も明後日に迫つてゐる、グヅ／＼しては居られないといふので、意を決して朝陽亭を飛び出し、櫻田の藩邸へ行つて先づ周布政之助の邸舎を訪ふと、幸ひに會計主任の矢倉頭人、來島又兵衛、佐久間佐兵衛などが來て一杯やつてゐた所だつた、井上は周布と來島に向つて、實は金が無くて困つてゐるから、モウ百兩だけ貸してくれと頼んだ、すると、二人は大に怒つて何用あつて來たのかと思つたら、又金子のことか、實に怪しからん奴だ、曩に百兩といふ金をやつたのは、お前等が海軍隆興を云々し、英學修業に熱心だといふので、將來有望の者と信じ特別の取計ひに出たのである、然るに何ぞや其金子を以て品川の女郎屋に流連したといふではないか、實に不心得千萬の所行ぢやないか、最早一文たりとも貸す事まかりならぬと、痛く叱り飛ばされた。

奇策を案じて全五拾兩

井上は辯疏して曰く、實は定まつた居所がありませんから、時々女郎屋へまゐりますが、これは誠に申譯のない次第であります、ところで英學修業の準備として横濱に家を借りますし、其他いろいろの必要があつて、曩に支給された金子は殆ど遣つてしまひ、借宅の修繕や萬端の費用にも不足いたしましたのみならず、此度三人の外に高杉も同學中に加はつたので、人員も増せば費用も嵩むといふわけになつたのです、但し前陳の如く修業の準備も既に略ぼ整ひ、金子が出來れば直ぐに横濱へ移轉して、専心勉學しようといふ際ですから、どうか特別の取計ひを以て、更に百兩貸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す、と平身低頭して頼み込んだ、しかし周布來島の兩人は更に應諾しやうな模様がな、殊に來島は一層激しく叱りつけて、全く手のつけやうがなかつた、蓋し來島がひどく怒るであらうとは井上の豫期してゐたところだから、朝陽亭を出る時に、大和と相談して、來島の怒氣を挫くの一策を講じて置いたのであつた。

それは當時來島も時々土藏相模へ遊びに來て、一人の昵懇女が出來てゐたことは井上も能く

知つてゐた、そこで大和が女の手紙を書くのに巧みであるのを利用して、其なじみ女から來島に贈る偽手紙を作らして、之を懐中に入れてゐたのである、其手紙には、前月の恵比壽講に多少の費用を要し、此頃は手許不如意で困つてゐるから、少しお金子を貸して下さいといふ意味を書いたもの、所謂無心の手紙だ、井上は來島が烈火のやうに怒つてゐる時に、其手紙を懐から出して、こんな手紙を頼まれましたと來島の前へ出した、來島は封を披いて見ると、なじみ女から無心の手紙だから、一寸讀んで直ぐ懐に入れ、暫く黙つてゐた機に乗じて、井上は前言を繰返して切に懇願した、されど來島は尙怒つて相手にしない、忽ち起つて席を外さうとしたので、井上は跡追掛けて來島の邸舎へ行つた、さうして、斯くまで懇願に及ぶも御承諾なければ、最早何と申しても益なきこと、斯くなる上は此席に於て立派に切腹いたす、と必死の覺悟を見せたところが、やつと來島の怒りも緩んで、それ程までに切迫してゐる事情があるなら、金子は貸してやらう、然し公金を支出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から、自分の所持金を貸すことにしやうと、五拾兩の金を出して来て、此金子で女郎買などをやらうものなら、それこそ對面は今日限りと覺悟せよと言つた、井上は厚く御禮を言つて、二三日の後私等がどんなことをするか

見てゐて下さいとの一言を残して來島の宅を出た。

## 井上の機智て又五拾兩

さて五拾兩の金子は出來たがこれだけでは、女郎屋へ拂ふ金にも足りないモウ五拾兩なければ仕事が出来ないが、ハテ何うしたものだらうといろ／＼考へた井上は、又復た一策を案出したのである、これより先、高杉の父小忠太は、世子の番頭役で江戸に在勤してゐたが、用務を帯びて國へ歸ることになつたので、世子の侍儒山縣半藏に五拾兩の金子を托して曰ふには、愚息晋作事世子の小姓役を勤めて居りながら、恣に亡命したるは足下御承知の通り、斯の如き不埒な子ではあるが、親としては愛憐の情に堪へませぬ、他日若し前非を悔いて歸國せんとする如きことがあらば、第一金錢の必要に迫られるであらう、其場合には此金子を與へて下さいと懇々頼んで行つたといふ話を、嘗て高杉から聞いてゐたから、一つ謀を設けて其金を取り出してやらうと思ひ付いたのでつた。

井上は其夜の子の刻頃山縣の舎宅へ行き、戸を叩いて呼び起し急用だと告げた、山縣は何事